

# 道德經

附錄《道德經講義》、《禮記》

老子《道德經》以淺白簡短五千字，繞富哲理，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經典瑰寶，從修身、齊家、治學，經商以至到為人處事，任何人都能在經裡找到所需的解方，亦是全世界有效辯證思想的哲學。這部堪稱質量最高的智慧寶典，留給我們的就是一「無」的形上智慧。

講  
義  
卷  
四



堂閱  
講贈  
玉費  
華免

禰世聰道長 —— 編著

本書以哲、軍、政、文、宗教，深層多角度領略《道德經》

# 道德經

附錄《道德經講義》、《禮記》

老子《道德經》以淺白簡短五千字，  
繞富哲理，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經典瑰寶，  
從修身、齊家、治學、經商以至到為人處事，  
任何人都能在經裡找到所需的解方，  
亦是全世界有效辯證思想的哲學。  
這部堪稱質量最高的智慧寶典，  
留給我們的就是一個「無」的形上智慧。

講  
義  
卷  
四

堂閱

講贈

玉費

華免



禰世聰道長 —— 編著

本書以哲、軍、政、文、宗教，深層多角度領略《道德經》

純陽呂祖師像

呂氣可知知覺路，進入仙班凡來修，修得本性明大道。  
洞天福地福人居，渡世救世蒼生苦，感化蒼生大道行。  
賓主不分心相同，悟知悟覺明真理，凡世可救有緣人。

道心發，道即行，  
道心微，道即止。  
一道行來度世人，  
無為清靜卻埃塵，  
三千立德絲厘過，  
大澈還原得見真。

《道德經講義》呂祖降示《序》

賜序！  
《道德經講義》將分四冊出版（望首冊丁酉，其三戊戌年），乞求道祖及祖師為此四冊

書昔鉅著版不間  
世人易閱字不艱  
惜乎仙聖皆古人  
文難淺白義不閒

關尹令兮聞吾至兮。紫氣東來，擲五千言兮。秘窮天地。深邃淵古兮。義彰八表。道之為體兮。世之為用。吾得乎禪子之釋兮。亦樂琅琅。

《目錄》

序章

《道德經講義》呂祖降示《序》……………四

第一部……《道德經講義》

|                   |     |
|-------------------|-----|
| 第一節……………《為下章第六十一》 | 八   |
| 第二節……………《道與章第六十二》 | 一九  |
| 第三節……………《無難章第六十三》 | 三五  |
| 第四節……………《輔物章第六十四》 | 四五  |
| 第五節……………《玄德章第六十五》 | 六〇  |
| 第六節……………《江海章第六十六》 | 七五  |
| 第七節……………《三寶章第六十七》 | 八六  |
| 第八節……………《不爭章第六十八》 | 一〇〇 |
| 第九節……………《用兵章第六十九》 | 一一一 |
| 第十節……………《懷玉章第七十》  | 一二三 |



|         |           |     |
|---------|-----------|-----|
| 第十一節……  | 《不病章第七十一》 | 一三五 |
| 第十二節……  | 《畏威章第七十二》 | 一四六 |
| 第十三節……  | 《天網章第七十三》 | 一五七 |
| 第十四節……  | 《司殺章第七十四》 | 一六七 |
| 第十五節……  | 《貴生章第七十五》 | 一八一 |
| 第十六節……  | 《柔弱章第七十六》 | 一九七 |
| 第十七節……  | 《天道章第七十七》 | 二〇二 |
| 第十八節……  | 《水德章第七十八》 | 二一五 |
| 第十九節……  | 《左契章第七十九》 | 二二七 |
| 第二十節……  | 《不徙章第八十》  | 二四〇 |
| 第二十一節…… | 《不積章第八十一》 | 二五四 |

第二部……《禮記》

|       |             |     |
|-------|-------------|-----|
| 第一節…… | 《禮記》之《學記》全文 | 二六八 |
|-------|-------------|-----|

第一部……《道德經講義》



第一節……《為下章第六十一》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一）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二）  
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  
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三）



一、道經、第三十二章：譬道之在天下，由川谷之於江海也。又第六十六章言：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其意喻：驕矜敗，謙受益是也。  
二、牝之所以能常勝牡者，以其處柔靜；故太上言成大國者，當學江海納百川之居下流，牝勝牡之處柔靜也。  
三、大、小兩國，若大國修下，天下歸小國修下，在求自全。若彼此不論國之大小，唯

修卑下，然後乃各得其所欲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

說苑 卷第十七 雜言（一）

原文：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欣賞）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喻乎道也）焉。遍予（施與也）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水向低而下流），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慢慢而流，卻終必達），似察；受惡不讓（接受污水而不推讓，似包容），似包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化而育之也）；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漿（盈滿而不求溢出；漿：量米木板以刮平用），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意志堅決）。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說苑 卷第十七 雜言（二）

原文：「夫智者何以樂？（音：肴、低去聲。快樂。音：落）。音樂（音：岳）三種聲韻不同）水也？」曰：「泉源潰潰（水源奔騰澎湃），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堅強有力）；循理而行，不遺小間（無處不流而至也），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避障礙以待而正也），其似知命者（知天命以為）；不清以入，鮮潔以出，其似善化者；眾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

淵（為善而深深），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知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泮宮之水，古諸侯饗射之地，東西南方有水環繞，如半壁，稱泮水），薄採其茆（萑菜，即菰菜）；魯侯戾止（魯僖公居停），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嵩巒（高山連綿不絕），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眾木立焉，飛禽萃焉（聚集），走獸休焉（棲息），寶藏殖焉，奇夫息焉（隱士所居），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太山巖巖（巍峨），魯侯是瞻（景仰）。』樂山之謂矣。」

### 說苑 卷第十 敬慎

原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修道處世以立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客氣而不驕，免眾人怨懟之禍），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人皆助之），信則人恃之（可依靠也）；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疏（親疏之比），不亦遠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修於內之美德，而裝其外表），不亦反乎（反其道而行）？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 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

### 說苑 卷第十 敬慎

原文：羞小恥以構大怨（小不忍則亂大謀，因小怨而變成大怨，由大怨而變成深仇），貪小利以亡大眾（貪小利不止害其身，而害其國，及於百姓）；春秋有其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道之故（不通知而大軍過境），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君有結（秦晉之好，秦穆公之女，晉文公重耳王后），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先君（周禮、父王死，子女守孝『斬衰』，為期三年），敗鄰國（鄭國、同宗國，姬姓，周天子後裔）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君薨而不弔贈（不吊唁），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不假道，是弱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屍停在屋而未葬殮），無哀吾喪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兵要之，殺之，匹馬隻輪（輪）無脫者，大怨構禍於秦；接刃流血，伏屍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卒喪其師眾，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不可不察。

### 韓非子 卷七 主道

原文：道者，萬物之始（本體），是非之紀也（價值之準則）。是以明君守始（探究萬物之本質），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善惡之始末）。故虛靜以待之，令名自命也

（編排事物義理之形成）。令事自定也（建立也）。虛則知實情（虛心以察情之真偽），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詳細參考而作定論），君乃無為焉（君無所為），歸之其情（歸納其情而定奪）。故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君有所欲），臣將自雕琢（臣自捉摸以悅君之所好）。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逢迎之術，各遂君意）。」故曰：「去好去惡（君摒除好惡，持平以義而為），臣乃見素（各顯真章）；去智去舊，臣乃自備（戒慎而不妄為）。故有智而不以慮（不以智而謀取），使萬物知其處（各安其處以用）；有行而不以賢（有才能而不施展），觀臣下之所因（君觀臣治事之準繩）；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發揮）。是故去智而有明（君上，光明之策劃），去賢而有功（君不用己之賢能，用羣臣之賢能），去勇而有強。羣臣守職，百官有常（常道之規範也），因能而使之，是謂習常（常道也）。」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謬<sub>ㄇㄨˋ</sub>（<sub>ㄇㄨˋ</sub>音：流）乎莫得其所（不知上有君位之管治，亦君上何所處）。」明君無為於上，羣臣竦<sub>ㄙㄨㄥˋ</sub>（<sub>ㄙㄨㄥˋ</sub>音：聳。同義）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者效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是故不賢而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賢主之經（明君之常道）也。

## 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

### 說苑 卷第十一 善說

原文：雍門子周（戰國時人，複姓）以琴見乎孟嘗君（戰國時齊人，名田文）。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

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後賤（飛黃騰達而後潦倒卑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魁梧俊偉），適逢暴亂，無道之主，妄加不道之理焉（無端而受罪，無道之君之故也）；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鄰，誅<sub>ㄓㄨㄥ</sub>（<sub>ㄓㄨㄥ</sub>音：屈。解：屈曲、坎坷）折價厭（有若困於隱約閉固之絕境，四鄰隔離），襲於窮巷，無所告愬<sub>ㄙㄨˋ</sub>（<sub>ㄙㄨˋ</sub>音：訴。此句喻：申訴無門之意）；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父母也），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鬱盈胸。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更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為之徽膠（繫琴弦之繩叫徽，膠是黏著。固定琴弦，準備彈奏）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選進而諂諛；燕（閒居）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弋獵乎平原廣固，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掌握天地之意），忘死與生，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

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為不然。」



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者一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其名可匹敵帝王）：連五國之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天下無太平之事），不從則橫（合縱、與連橫），從成則楚王（合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連橫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兩者皆結怨而害薛成仇敵）。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譽之猶摩蕭斧而伐菌也（好像持利斧以伐木槿一樣。破柴一般而已），必不留行矣（片甲不留，全軍盡沒）。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後，廟堂必不血食矣（無庸祭祀）。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漸（曲折之園池漸毀），墳墓既以下而青廷矣（墳墓塌下，長滿青草之平地）。嬰兒豎子樵採薪薨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眾人見之，無不愀<sup>ㄘㄡˋ</sup>（<sup>ㄘㄡˋ</sup>音：悄。悲慘變色）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落得如此之收場）』。」

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黯然垂涕），承睫而未殞（淚盈於眶而未掉下），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歔<sup>ㄒㄨˊ</sup>（<sup>ㄒㄨˊ</sup>音：希。解：嘆息）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 呂氏春秋 卷十二 季冬紀 不侵

原文：孟嘗君為從（從事合縱）。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觀察），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要求為臣亦得不到也），何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然後合縱未為晚也）。」

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言辭羞辱之），以觀公孫宏（觀察其才能）。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對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諍臣也），不友乎諸侯（忠於君也），得意則不慙為人君（知為君之道也），不得意，則不屑為人臣（不為失道君之臣也），如此者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欲客之必謹論寡人之意也（將寡人之意傳達之）。」公孫宏可謂不侵矣（不受屈辱而有節操之士也）。昭王，大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國雖小，而節操高尚，賢士也）。

### 韓非子 卷六 說 林下

原文：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荊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荊王曰：「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高級將領，穿鎧甲者）。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兵師疲憊），不如起師與分吳。」荊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給予好處以止戰也）。」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以賂之。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說苑 卷十二 奉使

原文：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雋陵，雋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謝秦王（因拒絕易地，而往解釋舒緩情緒）。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雋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尊重道義）。今寡人以十倍之地易之，雋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為趣者，雋陵君也。夫雋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祖先地所以守）。雖復千里不得當（就算千里之地也不可以），豈獨五百里哉（何況是五百里乎）？」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脫冠赤腳），以頭額地耳（叩頭於地），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匹夫愚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慧星襲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隼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日，此三人皆布衣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侵厲於天（怒氣衝霄漢）。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匕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雋陵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韓非子 卷六 說林下

原文：韓趙相與為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

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為化解兩國仇怨），乃皆朝魏（兩國皆謁見魏，以示尊敬之也）。

孔子家語 六本 第十五

原文：孔子曰：「與富貴而下人（不以富貴而驕），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不以富貴而惡貧者），何人不親？發言不逆（言而有理，無惡言相向），可謂知言矣（談吐得體）；言而眾響之（言合眾心，自和而應），可謂知時矣（識時務也）。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達則兼善天下）；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謙遜持平，得人）；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扶弱憐貧，道之為也）。」

玄功聖解 第六十一為下章

道德經精義簡錄 清、黃裳元吉

原文：大國喻元神也，下流喻以神光下照於丹田，而陰精亦下流入丹田，神火一煨，精化氣矣。此個丹田即元關也。夫人一身之總持，五氣之期會，三花之凝聚，結丹成胎，出神入聖，



無不於丹田一穴是煉焉。故曰天下之交，猶百川眾流之朝宗於海也。

煉丹之所在此，而合藥之道，又貴以柔順為主。故取象於天下之牝，牝柔也和也，即太和所謂道。又曰專氣致柔，如此至柔至和，則元精溶溶，可以化氣而生神。且元精在內，靜攝腎氣於其中，迨神火一煨，精化為氣，於是行逆修之術，運顛倒之工，升而上之，餌而服之，送歸土釜，以鉛制汞，即以牡制牝。此河車以後之事。

若在守中之始，心本外陽而內陰，腎本外陰而內陽，以後天身形而論，即悟真云：「饒他為主我為賓。」又曰陽本男身女子身，陰雖女體男兒身，此顛倒乾坤，離反為牡，坎反為牝矣。

修煉之法，務令心之剛者化柔，動者為靜，腎之柔者化剛，靜者反動，是以離之柔和，溫養坎之陽剛，此即火中生木液，水裏發金剛。以心使氣，以性節情，情不妄動，無非以默以柔，謙和忍下，以煉心性，故上田美液，流入元海，液又化氣而入丹田矣。是為是章之闡述也。

## 第二節……《道奧章第六十二》



道者萬物之奧，（一）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二）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

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三）

故為天下貴。



注釋：

一、奧：玉篇：「深也、內也；主也，藏也。」奧有藏意，故有覆蓋庇蔭之義。此句言道為萬物之庇蔭，不易窺見者皆曰「奧」，亦謂之「玄之又玄」是也。

- 二、善人歸化於聖人之道，聖化日深而止於至善，故道為善人之寶；不善人，受化於聖人之道，改過立新，因而遷善，以至於純；故道為不善人之所保也。
- 三、謂善人化於道，則求善得善；有罪者化於道，則免惡入善，此道之所以為天下貴也。

### 道者萬物之奧

#### 中和集 頌二十五章

原文：道本至虛，至虛無體，窮於無窮，始於無始，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为二，二則有感，感則有配，陰陽互交，乾坤定位，動靜不已，四象相係，健順推盪，八卦茲係，運五行而有常，定四時而成歲，沖和化醇，資始資生，在天則斡旋萬象，在地則長養群情，形相相授，物物相孕，化化生生，莫有窮盡。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無錯綜，隱顯相扶。原其始也，一切萬有未有不本乎氣，推其終也，一切萬物未有不變於形。是知萬物本一形氣也，形氣本一神也，神本至虛，道本至無，易在其中矣。

道偈云：我命從來本自然，果然由我不由天，

金丹一服身通聖，可作蓬萊閬苑仙。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物居中，自融自化，氣在其中矣。天地之最巨，人於物之最靈，

天人一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變在其中矣。人之極也，中天地而立命，稟虛靈以成性，立性立命，神在其中矣。

道偈云：人人天賦此元和，好把真常各自磨，

今古神仙成道者，皆緣掘地採鉛多。

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道在其中矣。形化則有生，有生則有死，出生入死，物之常也。氣化則無生，無生故無死，不生不死、神之常也。形化體，地氣化象，天形化有感，氣化自然。明達高士，全氣全神，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之真，玄之又玄，無質生質，是謂仙胎。欲造斯道，將奚所自，惟靜惟虛，胎仙可冀，虛則無礙，靜則無欲，虛極靜篤，觀化知復。動而主靜，實以抱虛，二理相須，神與道俱。道者神之主，神者氣之主，氣者形之主，形者生之主，無生則形住，形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神住則無住，是名無住住。金液鍊形，玉符保神，神形俱妙，與道合真。命寶凝矣，性珠明矣，元神靈矣，胎仙成矣，虛無自然之道，畢矣大哉，神也其變，化之本歟！

道偈云：奉真修道守中和，鐵杵成針要琢磨，

此事本然無大巧，只爭逐日用功多。

注釋：金液：內丹名詞，腎氣與心氣交合而不上升，薰蒸於肺之液為金液（猶元氣）。夫

物稟先天之炁，位屬庚辛，上應太白金星，是謂西王母，產出南方赤鳳髓，是謂後天，曰金鉛、美金華，金液。

符：合天地正氣曰符。符者，天地之真信，人皆假之以朱墨紙筆，吾獨謂一點靈光，通天徹地。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精相搏，神神相依，所以假尺寸之紙，以號召鬼神。古云：書符不識竅，卻被鬼神笑，書符若知竅，驚得鬼神叫。或曰：「一」符者，陰陽契合之具也。惟天下之至誠者能用之。誠苟不至，自然不靈。

大道教人守中，而守中者，乃守其竅也。此竅者何？此竅非凡竅，乾坤共合成，名為神氣穴，內有坎離精。故此當於身中求，而不可求諸於他也。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陰符經註 悟元子、劉一明

原文：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惟與天地合其德，故不違天地之道，因而裁制變通，與天地同功用，何則？自然之道，非色非空，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含至實，有無兼賅，虛實並應者也。故以言其無，則虛空一氣，無聲無臭，其為道也至靜，靜至於至，雖律曆之氣數，有所不能契，夫律曆能契有形，不能契無形，至靜則無形矣，律曆焉得而契之。毘陵師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名本寂寥者是也。以言其有，則造化不測，包羅一切，其為器也最奇，器至於奇，是謂神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故萬象森羅，八卦相盪，甲子循環，神之伸機，鬼之屈藏，

無不盡在包容之中。毘陵師所謂：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是也。靜道者，無名天地之始，神器者，有名萬物之母。老子所謂「無」欲以觀其妙者，即觀其始也。「有」欲以觀其竅者，即觀其母也。非有不能成無，非觀竅難以觀妙，觀妙之道，萬有皆空，無作無為。觀竅之道，陰陽變化，有修有證，聖人不違自然之道，因而制之。觀天道，執天行，從後天返先天，在殺機中盜生機，顛倒五行，逆施造化，以陰養陽，以陽化陰，陰陽混合，由觀竅而至觀妙，由神器而入至靜，由勉強而抵自然，有無一致，功力悉化，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於色象之外矣。要知此術非尋常之術，乃竊陰陽，奪造化之術，乃轉璇璣脫生死之術，昔黃帝修之，而乘龍上天，張葛許修之，而超凡入聖，以至拔宅者八百，飛昇者三千，無非由此道而成之。（張天師、道陵。葛仙翁、玄。許仙翁、遜、字旌陽。）

說苑 卷第三 建本

原文：今夫辟地殖穀（開墾種植五穀），以養生送死，銳金石（精研也），雜草藥以攻疾（「辟」音：燦）撓草藥以治病，各知構室屋以避暑雨，累臺榭以避潤濕，入知親其親，出知尊其君，內有男女之別，外有朋友之際，此聖人德教，儒者受之傳之（書生教學相傳），此教誨於後世。今夫晚世之惡人，反非（譏諷）儒者曰：何以儒為？如此人者，是非本也（輕視根本），譬猶食穀衣絲，而非耕織者也；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主匠者也；食於釜鬲（膳食器皿），須以生活，而非陶冶者也；此言違於情而行矚於心者也（言論違背常情）。如此人者，骨

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夏、商、周）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太陰不毛之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音：浩。此句，交給蒼天以定其罪）。」此之謂也。

### 孟子 離婁篇第四 離婁章

原文：孟子曰：「離婁之明（離婁又名離朱，黃帝時人，古之明目者：百步見秋毫之末），公輸子之巧（春秋時人，即魯班，巧匠也），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春秋時，晉平公之樂太師）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有仁心及聲譽，民不能受恩澤），不可法於後世者（後代不能效法），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即不執其法也）。』」詩云：『不愆不忘（不辜率不遺忘），率由舊章（依循法例）。』」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過無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可盡其用而不盡）。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澤被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為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地方官不信服）；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僥倖以存）！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

喪無日矣（日子無多，快淪亡矣）！』詩曰：『天之方蹙（天意傾覆其國），無然泄泄（多言而無振作）。』泄泄，猶沓沓也（言皆謬論）。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為諍言以行正）；陳善閉閑邪謂之敬（陳述先王之正道，以閑君之邪心）；『吾君不能』謂之賊』（若言君王不能行正道，是臣不盡責，是賊害其君也）。』

###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

#### 說苑 卷第十一 善說（一）

原文：孫卿曰：「夫談說之術（勸服之道），齊莊以立之（整齊嚴肅以臨），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枚舉事例以證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滿以送之（慷慨激昂，加添情緒以助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事情之可貴，不可失諸交臂），如是說常無不行矣。」

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言談始終如一，不輕易變卦也），無曰苟矣（故無苟且之弊也）。」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其言巧而偽，修飾為難而有破綻）。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因偽言難生效應），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中之所善也。辯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君上之言穩重），民之莫矣（民心自安）。」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安；蒯<sup>#</sup>（<sup>#</sup>音：拐）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脩而說不可不善。

### 說苑 卷十一 善說（二）

原文：孝武皇帝時（漢武帝時），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得寶鼎（夏禹所鑄之九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羣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周鼎而壽王獨以為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於后稷（周朝始祖、堯時農官），長於公劉（后稷曾孫，百姓愛戴），大於大王（文王祖父，古公亶父，有盛德），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通達上天），天下施惠，六合相同，至陛下之身愈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江蘇、銅山縣）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 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 呂氏春秋 卷四 孟夏紀 用眾（一）

原文：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不知從何而學，耳濡目染之故也）。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吾不信亡國之君不能為賢君），其所生長者不可耳（其環境與其近臣良莠之故也），故所生長，不可不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又云：性相近，習相遠之意）。

賞析：是以：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河水欲清，而砂石穢之，人性欲平，而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之故也。

#### 呂氏春秋 卷四 孟夏紀 誣徒

原文：達師之教也（通情達理之師所教者），使弟子安焉（安心求學），樂焉（愉快向學而習之），休焉（適時休止），游焉（優哉悠哉），肅焉（端莊認真），嚴焉（嚴肅專意），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貴無旁貸，不走歪路矣），理義之術勝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要安其心而樂其事），不能得於其所不樂（不安心則為而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順乎其情），則得所以勸學矣（此為勸學之道



也）。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盡烹煮食獸肉莫知盡其味），嗜其哺則幾矣（食臘肉乾則知之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失於義理），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成敗在乎此也）。

#### 呂氏春秋 卷四 孟夏紀 用眾（二）

原文：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此所謂集腋成裘，挑選雪白而成之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群眾愛戴之力量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成功後而棄民），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忘本也）；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亂而不安）。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合眾力而不懼孟賁、齊之勇士之力量也），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戰國時之力士），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黃帝時，明目之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以眾知，無畏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邑中通行之道），而邊境弗患（若處邊境，眾防守則無用武之地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眾眾設防），兵士已修用矣，得之眾也（眾志成城也）。」

故立天子，置三公，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

秦始皇兼併六國，結束五百年春秋戰國動亂，統一中國大業。聽法家廷尉李斯之言，廢棄前代諸侯分封制，避免諸侯勢力坐大，重蹈周朝覆轍，改為推行郡縣制，最初分全國為三十六郡，後增至四十六郡，郡下設縣。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制，建立中央集權制，皇權獨攬，擁至高無上之權力。惟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管治，況中央皇朝日理萬機，必須選拔各級官員輔助朝政，確立整套有效政制，治國有方，天下太平，故皇權不至旁落。

中央設丞相，太尉及御史。丞相為最高行政官，輔佐皇帝處理全國政務；太尉為全國軍事首腦，掌管軍事。御史大夫協助丞相，負責監察事務，兼掌管重要文書圖籍，屬副丞相之職，此三者是為三公，乃中央機關及行政之樞紐。

三公下設九卿，負責具體事務：（一）奉常：掌管宗廟禮儀。（二）郎中令：統轄皇帝侍衛。（三）衛尉：負責宮門警衛。（四）太僕：管理皇帝車馬使用。（五）宗正：管理皇族事務。（六）典客：掌管外交。（七）廷尉：主管司法，偵察審訊工作。（八）少府：管理山林池澤稅收及宮廷手工業。（九）治粟內史：管理國家財政。是為九卿。

## 貞觀政要 卷十 論災祥第三十九

原文：貞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長六丈，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帝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子，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矣。』」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麒麟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星未足為憂。」

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翦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傷焉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深自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 通關文 榮貴關 清、悟元子、劉一明

道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孔聖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悟真曰：「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百歲光陰石火燐，一生

身世水泡浮，只貪利祿求榮顯，不覺形容暗瘠枯，試問堆金等山嶽，無常買得不來無。」邱祖曰：「心安不說三公位，性定強如十里城。」此皆教人以道義為重，而不可貪戀榮貴也。

夫榮貴，有天爵之榮貴，有人爵之榮貴。天爵者，道德仁義是也。人爵者，功名祿位是也。求人爵者，讀書攻苦，十年寒窗，日夜用功，廢寢忘餐，不知費盡多少心思，耗了多少精神，方得功名到手。雖得功名，而大小又不可必，或有發秀而不能發科者，或有發科而不能會進者，或有會進而不能登仕者，或有登仕而得失存亡又不可保者，如此艱難，耗散精神，消化氣血，以真換假，圖此虛名，榮在何處，貴在何處，更有功名未得而傷癆早發，痰喘氣促，行動艱難，性命莫保，豈不可傷可嘆。其所謂榮貴者，不過所生者輻，所乘者馬，所衣者紗羅綢緞，所食者羔羊海味，徒以壯身體，充口腹，耀人耳目，究之身心大傷，受福無幾，大限即到，臨時榮貴莫恃，與無榮貴者同一泯滅，何貴乎榮貴。

修天爵者，飽仁義而味道德，斂浮華而就樸實，蓄精神而養正氣，尊德性而道問學，不肯以真換假，不肯以苦為樂，自尊自貴，自足自滿，寵辱不到，咎譽難加，造化不能拘，陰陽不能移，吉凶不能近，完成本來乾元面目，天地喜悅，鬼神尊服，方且披天衣，食天祿，享天壽，其榮貴永久長存，較之塵世霜露之榮貴，何啻雲泥之異。

吾勸真心學道者，速將塵世虛假榮貴關口打通，好作出世真正榮貴事業。打通塵世榮貴關口，不是教避榮貴，是要於榮貴境遇過處，做出不貪榮貴之實落工夫，或處榮貴而特榮貴，或居榮貴而貪榮貴，或遇榮貴而詔<sup>※</sup>（音：淺）榮貴，皆是不會打通關口。榮貴能亂人之性，迷人之

心，驕人之氣，敗人之德，縱人之惡，傷人之身，送人之命，榮貴是大苦、火坑、是泥塗，方可大開關口，出入乎榮貴之中而不為所傷。

昔在榮貴場中成道者；如鮑倩、淮南子、東方朔、許旌陽、梅真人、葛仙翁、抱朴子、羅壯元，俱是大隱居朝，成就大業。蓋緣早已看開識透，故在大火裏栽蓮；泥水中拋船，借世法而修道法，顯晦逆順，人莫能測，非貪榮貴者也。有道者，入世得志則忠君愛民，做就經綸大業，不得志則絕不虛位素餐，獨善其身，修道立德，不與愚庸於混世。昔伊尹商湯，非圖榮貴，蓋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孔子週遊列國，孟子遊食諸侯，豈求榮貴，蓋行道以救世也。自古大聖大賢，皆以道為重，不在榮貴上著意也。故修道者，以明道為貴，以成道為榮，庶乎志念歸真，前程有望矣。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 說苑 卷第七 政理

原文：成王（武王是也）問政於尹逸（周人、成王師）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使民信伏愛戴）？」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不碍農時敬而尊之），忠而愛之（誠懇愛護），布令信而不食言（發布命令，有始有終）。」王曰：「其度安至？（其目標法度何也？）」「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之，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

沙（古國、山東境內）之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民不愛其主而攻之，卻歸順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能不懼而戒之也）？」

原文：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兩國和無戰爭），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安定而不亂）；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既行大道，此乃當然之舉也）！」

#### 莊子 五 德充符

原文：哀公曰：「何謂十全（才質雙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人事之變），命之行也（天命所行），日夜相代乎前（此現象交替而發生），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人之智慧不能在其始而有所規範），故不足以滑和（知之而不能與心融和），不可入於靈府（不能入於胸中深處），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通順而不滯於物，安和處順，窻窻光明），使日夜無卻（血氣暢通），而與物為春（應物不迷），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不迷而性住）。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行德不形於外）？」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平靜之水為法），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守得其真，

不動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太和之氣得矣），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有道，萬物親不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闕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寔（恐懼無其德而乏行其實績），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問心有愧，不敢高攀，不稱君臣，而稱德友）。」

道偈曰：道中尋寶寶中尋 莫入寶山空手還

大道玄微歸根竅 煅煉坎離精氣神

### 第三節……《無難章第六十三》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一）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二）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大。

夫輕諾，必寡信，

多易必多難；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一、無為、無事、無味皆指道而言。無為言其虛，無事言其靜，無味言其淡。

二、大少多少：言天下難事必作於易，而大事必作於細；在六十四章之道德經所云：「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是其意也。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 列子 黃帝篇

原文：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效法齊、孟嘗君收畜名士，以壯大其名聲），舉國服之（國民屈服於其勢力）；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受晉君之寵愛，雖不仕，卻權傾三卿為重）。目所偏視（得其關愛），晉國爵之（晉國授爵位與之）；口所偏肥（受其鄙視及非者），晉國黜之（晉國即貶之）。游其庭者侔於朝（門庭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盛況與朝廷相若）。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相搏比賽為戲），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劇鬥必有損傷，華子毫不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始成俗（國中殘忍之風氣也）。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遙遠荒野之外），宿於田更商丘開（老農夫也）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正困於飢寒交迫之境），潛於牖北聽之（躲在北窗偷聽）。因假糧荷畚（音：本）之子華之門（借糧擔筐前往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華麗絹紡白衣乘車），緩步闊視（走路則昂首闊步，趾高氣揚）。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眴（音：職）之（鄙視之）。既而狎侮欺詒（音：而。玩弄侮辱），攬袂揆扞（推撞撻打），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軍（技窮），憊於戲笑（戲虐厭倦）。遂於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毀（絲毫無損）。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不足為怪）。

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河灣深水處）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眾昉同疑（昉：曙光初現。開始驚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參加喫肉穿衣之行列）。

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個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宅也，聞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忘乎形體之安危），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廷者（物無所擾吾真），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誣我（今始知子黨之蒙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回憶往日之萬幸也），怛然內熱（驚惶心焦），惕然震悸矣（震蕩恐懼）。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以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對虛假而誠信不移），況彼我皆誠哉（我輩從來遵從信義）？小子識之（更應知曉至誠之道也）！」

賞析：此篇「無難章」，錄出列子、黃帝篇；其中老農、商丘開所作，以道立身，正是中華民族群體專才之寫照。新中國立國之初，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卻要參與韓戰，抗美援朝



# 四卷義講

## 道德經

朝，其艱苦不足為外人道。何況當時被稱「竹幕國家」，受歐美國家經濟制裁，民眾生活艱苦，無論建設及科技發展，依靠外援，難上加難矣！50年與蘇俄交惡，專家撤走，惟有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原子彈要靠自己研發，周恩來總理著人從牢窖取出帶有霉氣味之五萬美元作為原子彈開發用途，而參數之計算，是用人手珠算，多人群組以此原始方法計算，或用手搖計算機作業，其落後可想而知。

###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 列子 力命篇

原文：管夷吾、鮑叔牙（皆春秋時，齊人）二人相交甚戚（親密），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呂氏，名糾，齊襄公弟，齊桓公、小白之兄），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桓公，糾之弟）。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同等待遇）。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齊臣）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山東、安丘諸城）。既而公孫無知（殺齊襄公篡王位，後被渠丘大夫雍林所殺）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自殺），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為君效忠），亦必能為人君（效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赦免）！」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屈居於下），任以國政，號曰仲

父。桓公遂霸。

管仲嘗嘆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分花紅）；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情況之所限，不得不如是為之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病危嚴重），可不諱（交帶後事毋隱瞞）。云至於大病（若病逝），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誰人可托以治國）？」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也，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若能比其低則不屑交往），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責備君王），下且逆乎民（違逆民情）。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少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病重不治），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為上則忘在高位，對下不驕橫跋扈），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善視不若己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以能人自居），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有才能而謙遜），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順應自然），其於家有不見也（中庸之道，隨和之謂也）。勿已（病不能治），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

薄；非厚隲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于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國情形势所主宰，不得不如此而已。）

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列子 湯問篇

原文：造父（善於駕馭馬車者）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對其師執禮甚恭），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毫不怠慢），乃告之曰：「古詩言（禮記·學記所載）：『良弓之子，必先為箕（先學編製簸箕，以明其器運用之原理）；良冶之子（鑄造金屬器皿者），必先為裘（縫綴。『音：最』皮裘，表示知最基本之原理）。』汝先觀吾趣（疾走）。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古時一般是一車四馬，共八轡。『音：臂』。纏繩也。外側兩驂馬之內轡是拴在車身上，御者所持為六轡。六馬者，天子所乘也）。」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立木椿為途），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嘆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協調馬匹）乎轡衡（馬銜鐵）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嘔喝聲輕重吻合）；正度乎胸臆之中（掌握分寸在乎心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傳達於手掌以控制之）。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

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路徑狹窄，僅可容車而過），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隲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盡授吾術），汝其識之（牢記）！」

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列子 湯問篇

原文：均（均衡），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屬於形體萬物也是）。均髮均懸（以髮懸物，拉力均衡），輕重而髮絕（受力輕重不均則斷），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應斷而不斷，均也）。人以為不然（人不知而不識），自有知其然者也（自有賢者知之）。

詹何（戰國時哲學家）以獨繭絲為綸（以絲綫為釣絲），芒針為鉤（針身纖細為鉤），荊篠為竿（細荊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激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之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楚人善射鳥），弱弓纖繳（柔弓幼繩繫於箭上），乘風振之，連雙鶴（黃鸝、黃鶯也）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沉埃聚沫（塵埃下沉，水中泡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

哉？」楚王曰：「善。」

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

列子 湯問篇

原文：甘蠅，古之善射者（古之神箭手），殺弓<sup>※</sup>（<sup>※</sup>音：鈎。拉滿弓）而獸伏鳥下（射殺鳥獸）。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眼不眨），而後可以言射矣。」紀昌歸，偃臥（仰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以眼釘著織機踏板）。二年之後，雖雖未倒眦（雖尖刺近眼眶），而不瞬也（眼不眨）。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罍懸虱於牖（牛尾毛拴住虱子，懸於窗前），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睹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燕國之牛角視弓），朔蓬之簞射之（楚之蓬梗作箭），貫虱之心，而懸不絕（牛毛不斷）。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撫膺（拍胸膛）曰：「汝得之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抵擋）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賞析：古人之智慧，今人正在為，等若核技術，知者不傳人，可以揮大棒，勒索威迫人，霸凌掠奪，制裁製核武，有者結聯盟、無者限制造，聖哲知人心，現今強權用，歎服前人說，

閱讀可變通。

夫輕諾，必寡信。

呂氏春秋 卷二十五 似順篇

原文：吳起（師：曾子）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立己之威信），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值一根木製標識），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值<sup>※</sup>」（<sup>※</sup>音：奮。解：強仆，破壞）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值表者，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值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值表，來謁吳起，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值（深入泥土中），不得所賞。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賞罰信乎民，何事不成，豈獨兵乎？

多易，必多難。

呂氏春秋 卷二十五 六曰慎小

原文：上尊下卑（君臣上下），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卑者小事不得察其上），尊則恣（上位自驕），恣則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故上不知下情），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不相知而生誤會，不能竭力侍忠），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君不能用所非之臣），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蠅（巨大之隄，

螻蛄、螞蟥潰之），而漂邑殺人（因而淹沒閭閻邑，溺死民眾），突洩一燔（竈突洩漏火焰），而焚宮燒積（焚宮室及屯糧），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過一言（言之錯失其令），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

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呂氏春秋 卷十八 審應覽

原文：荊莊王（春秋五霸之一）立三年，不聽而好讒（謎語、燈謎）。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何不以孤為對象）。」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察民情）。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

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同：悅），荊國之眾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滅亡）；成公賈之讒，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

賞析：莊王之智慧，雌伏有三年，故扮作昏庸，暗中心觀察，盤算來運用，分判忠與奸，謀定而後動，一觸刻即發，清剿朝中毒，去癥換新生，朝氣臣蓬勃，氣象煥一新，稱霸是所屬。

#### 第四節……《輔物章第六十四》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一）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二）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三）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五）

民之從事，常幾成而敗之。（六）

慎終如此，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 一、脆：脆者，易斷也。易泮：易破，易散也。如冰薄則脆，受熱則易溶解。
- 二、此句語之意，是聖人行無為之治，當始於人民知欲未起之時也。知欲未萌，以道而教化之，使歸於正也。
- 三、聖人者，在上位，以無為作準則，自然無病咎之患，能以道及早從事，若待民知欲已多，而後再從而治之，形名執之，其患既成，無有不敗者也。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  
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韓非子 卷八 喻老

原文：昔晉公子重耳（晉文公）出亡過鄭（河南省中部、黃河以南），鄭君不禮（不按禮接待）。叔瞻（春秋、鄭國大夫）諫曰：「此賢公子也，君厚待之，可以積德。」鄭君不聽。叔瞻又諫曰：「不厚待之，不若殺之，無令有後患。」鄭君又不聽。及公子返晉邦，舉兵伐鄭，大破之，取八城焉。

晉獻公以垂棘之璧（以屈產良馬及玉璧借道於虞），假道於虞而伐虢。大夫宮之奇諫曰：「不可。唇亡而齒寒，虞虢相救，非相德也（互相援救，非互賜恩惠）。今日晉滅虢，明日虞必隨之亡。」虞君不聽，受其璧而假之道。晉已取虢，還反滅虞。此二臣者，皆爭於腠理（診斷疾病之初起）者也，而二君不用也。然則叔瞻、宮之奇亦虞鄭之扁鵲也，而二君不聽，故鄭以

破，虞以亡。故曰：「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 說苑 卷第十 敬慎

原文：存亡禍福，其要在身（關乎本身），聖人重誠（自我警戒），敬慎所忽（小心莫疏忽）。中庸曰：「莫見乎隱（隱暗處易顯現），莫顯乎微（莫因微小而大意）；故君子能慎其獨也（獨處尤慎之）。」諺曰：「誠無垢（真誠無咎），思無辱（慎思無敗）。」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 呂氏春秋 卷十一 仲春紀 五曰長見

原文：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友好），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漸漸削弱），至於覲存（僅能生存），傳三十四世而亡。

注釋：尊賢上功：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則臣權重，故能奪君國也。田成子恆殺簡公，適二十四世也。

世。  
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威武不行，故削弱。魯在秦始皇前三年為楚所滅，適三十四



原文：吳起治西河（黃河以西）之外，王錯譖（誣陷吳起）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許州長社縣），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棄草鞋，屨也），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而使君能西河（國君盡信管理西河），可以王（稱霸），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盡歸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賞析：秦孝公伐魏，魏王（梁惠王）遷都大樑，即開封，獻西河地於秦，距吳起去西河時，不過四十餘年，足証吳起之遠見也。

原文：魏公叔痤<sup>ㄉㄨ ㄅㄨ ㄘㄨ ㄙㄨㄛˊ</sup>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國事誰主）？」公叔對曰：「臣之禦庶子（官）鞅，願王以國聽之也，為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荒謬）！」公叔死，公孫鞅西游秦，秦孝公聽之（聽政也），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以不壞之事而當作壞事）。

#### 呂氏春秋 卷十三 有始覽 四曰聽言

原文：聽言不可不察（聽之不能過信，察之，詳之），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否則善惡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夏、商、周）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敗壞），聖

王之道廢絕，世主多盛其歡樂，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不理民之死活，只求遂其所欲），老弱凍餒，夭瘠壯殺（壯者變羸弱而死），汙盡窮屈（民幾盡而窮困屈辱），加以死虜（非死則囚），攻無罪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塿（室牆低矮），守狗死（守夜之狗亡有），其勢可穴也（可直搗黃龍也），則必非之矣（咎由自取）。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奪其國也），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不知辨別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過去已成過去），來者不可待（來者要處理不能等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也（有能者，當據王位也）。

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其與人穀言也（穀言，雞鳴之音，未成熟，理不完之謂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造父始習於大豆（皆善禦者），鑾門始習於甘蠅（善射者），禦大豆，射甘蠅，而不徒（學而志堅），人以為性者也，不徒之（誤解以為天性不易），所以致遠迫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專心學習），然後能聽說（留心傾聽），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假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弱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 注釋：

一、白圭非惠子：白圭、名丹，詭辯家也。自許治水愈於禹，孟子斥之大言不慚。與惠

子新相識，惠子即說以強國之道，別後。白圭告人：新婦入門而多言，應安靜矜持，家政對錯而不能論，是誹謗而說惠子邪辟。

二、公孫龍說偃兵：公孫龍以偃（息）兵說燕昭王，說破其想用兵破齊，燕王養士多知齊國險阻要塞，及善用兵者，雖然兼養不欲破齊之士，故燕王無辭以對。

三、空洛（同：雄）之遇，秦、趙結盟：自今始，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秦興兵伐魏，趙欲救之，秦王不悅。責趙。公孫龍著趙發使讓秦王，曰：「趙欲救魏，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

四、孔穿讓公孫龍：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孔子之孫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益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為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乎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為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孔穿無以應焉。

莊子、天下篇：公孫龍之言論：「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五、翟翦難惠子（即惠施、仕魏，惠王相。）：惠施為魏惠王制訂法律，公諸百姓，同

贊好，獻惠王，傳與翟翦，回王曰：「善也。」王曰：「可行邪？」回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乎輿譁（眾人扛物所發之呼聲），後亦應之（前唱後和），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百姓認為善，有若鄭衛之音，淫亂而不宜治國也）？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喻扛大木者，治大國之大事也）。」

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韓非子 卷九 人主

原文：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妄顧法紀，恣意而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弄權偏私）。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仗權作威作福）。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

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非，不察其事類者也（不察而重蹈覆轍）。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法理者與當權者），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

（不能有所專權胡為），近習不敢賣重（近臣不能重用君權）。大臣左右權勢息（勢弱）；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結黨營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排斥異己），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何時得進而用），人主奚時得論裁（何時自行裁決國策）？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排除大臣之獨見），而背左右之訟（擯棄其言論之左右），獨合乎道言也（用術士合乎道之理政）。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法理者能冒生死而進言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

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營私幫者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無行所私而奮進）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智而聽之（知之為智者），入因與近習論其言（因與近臣論而聽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受近臣所說而不用其），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當權者或非賢人）。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誤聽近臣而不廢棄智者）。

故智者決策於愚人（指近臣），賢士程行於不肖（受不肖者批判），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也，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

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說苑 卷第十 敬慎

原文：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雀）生鳥（烏鴉）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福），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雀帶來福氣），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月而大拱（一人合抱之大），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修行（謹慎修德），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延續將絕之世代），舉逸民（歸隱賢能之士），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翻譯語言）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昔：換。解：逃避）。」

## 說苑 卷第三 建本

原文：周召公（召公奭、文王庶子，諡曰康）年十九，見正而冠（正式加冠），冠則可以為方伯諸侯矣。人之幼稚（同：稚）童蒙之時，非求師正本，無以立身全性。夫幼者必愚（智未開也），愚者妄行（所行脫軌），不能保身。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學問以修其性。今人誠能砥礪其材，自誠其神明，睹物之應，通道之要，觀始卒之端，覽無外之境，逍遙乎無方之內，徜徉乎塵埃之外，卓然獨立，超然絕世，此上聖之所遊神也。然晚世之人，莫能閒居心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友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虞，疏遠世事分明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義立度，以為法式；窮追本末，究事之情，死有遺業，生有榮名；此皆人材之所能建也，然莫能為者，偷慢懈墮，多暇日之故也，是以失本而無名。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節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是磨刀石也），而可以利金；詩書壁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夫問訊之士，日夜興起，厲中益知，以分別理，是故處身則全，立身不殆，士苟欲深明博察：以垂榮名，而不好問訊之道（不求知之道），則是伐智本而塞智原也，何以立軀也？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幹將雖利，非人力不能自斷焉；烏號（良弓之名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輔正弓弩之器具），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樹名）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臺廟之榱（ㄘ音：吹。解：椽子），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也。故曰：「訊問者智之本，思慮者智之道也」。中庸曰：「好問近

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  
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  
常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 晏子春秋 卷一 內篇諫上

原文：楚巫微（女巫名微）導裔款（帶領侯臣、名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喜悅）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功德顯著）者，明神未至也（神明未降臨）。請致五帝（設神靈之位祭祀），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先虔誠齋戒）。」公命百官供齋具於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於寡人，其有所濟乎（此有所濟助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君言差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眾（包容民意），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母。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時，然後為帝王之君，明神之主。古者不慢行（不急慢妄行）而繁祭（無妄亂而多祭祀），不輕身而恃巫（著重巫人作）。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切實之德澤），福不苟降，君之帝王（欲固帝位），不亦難乎？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言論之不當）。」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面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國內行之過錯），不知（不智）；出以易諸侯於外（遺害於諸侯），不仁。請東楚巫（流放於東）而拘裔款。」公曰：「諾。」故囚送楚巫於東，而拘裔款於國也。

原文：景公觀於淄（河流岸邊）上，與晏子閒立。公謂然嘆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於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要聞明王不徒立（並非無功而可立），百姓不虛至（有德行才受百姓愛戴）。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其德行所行為百姓者，荒廢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要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能為諸侯之首長，其德善隆）；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立賢為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特以存（衰敗以任賢而起死回生，得以國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將士用命而不辭勞苦）；驅（驅使、率領）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也，盛君之行，不能進焉（無與倫比）！及其卒而衰（最後衰落），怠於德而並於樂（無德而浸淫於玩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于豎刁（其害由豎刁所出之壞事影響），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後世非議），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身死而不舉喪），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其結局慘況比桀紂不能再差）。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最初努力

孜孜為善，而後鬆懈不得善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君位不能安享）。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眾：肆欲於民，而虐誅於下，恐及於身矣！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不能洗心革面），則持節以沒世耳（則節制欲念，守候名位以待存亡）。」

## 說苑 卷第三 建本

原文：豐牆磽<sup>ㄊㄞˊ</sup>（<sup>ㄊㄞˊ</sup>：敲。解地硬，不肥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sup>ㄌㄠˇ</sup>至（洪流為患），壞必先矣；樹本淺，根垓<sup>ㄍㄞˊ</sup>（<sup>ㄍㄞˊ</sup>：該。根基也）不深，未必櫜<sup>ㄎㄞˊ</sup>（折斷）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而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冀望）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嘖其泣矣，何嗟及矣（哭泣嗟嘆何用之有）？」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未也。

虞君（虞為國之名，山西平陸縣虞城）問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賞析：技藝、知識可常保，而能與時俱進。青春美貌與時而長，年老色衰，青春豈能長駐，故美貌不可長恃驕矜也。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晏子春秋 卷七 外篇

原文：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豆之種稱曰菽。粟：穀物）食鳧<sup>（#音：扶。鴨鵝之屬）</sup>鴈；出而見殣（餓殍），謂晏子曰：「此為何而死。」晏子對曰：「此餓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sup>（#音：坤）</sup>府，惠不偏加於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佈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殣何足恤哉！」

韓非子 卷六 十過

原文：十過：（一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二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三曰）、行僻自用，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四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五曰）、貪復喜利，則滅國殺身之本也。（六曰）、耽於女樂，不顧國政，則亡國之禍

也。（七曰）、離內遠遊，而忽於諫士，則危身之道也。（八曰）、過而不聽於忠臣，而獨行其意，則滅高名為人笑之始也。（九曰）、內不量力，外恃諸侯，則削國之患也。（十曰）、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

韓非子 卷八 喻老

原文：夫物有常容（一定之性質），因乘以導之（順其質態以開而輔導）。因隨物之容，故靜則建乎德（安靜培養德性），動則順乎道。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葉之大小、脈絡支脈），毫芒繁澤（尖銳鋸齒細節，色之光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不遵循自然發展之定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故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美也（唐堯之農官，後稷不能使稼豐收）：豐年大禾，臧獲（奴婢，喻不懂耕耘者，）不能惡也（亦可為也）。以一人之力，則後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奴婢綽綽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不違大自然之道也）」

## 第五節……《玄德章第六十五》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一）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知此兩者，亦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二）



一、古之有道者，以道治身治國，不使民之有道，無使用智謀姦巧，以取物欲之貪，更要其教化所從，復歸於朴，無詐偽所生也。王弼注：「明謂多見巧詐，蔽其璞也；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而自返其渾璞未鑿，而自全其先天之性真，方可與言入道也。」

二、大順者，指道而言，言玄德深遠，人主與萬物同返（反）於真，然後乃同於至道。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呂氏春秋 卷二十六 士容論 上農

原文：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導民之道），先務於農（農為邦本），民農非徒為地利也（地利以為用），貴其志也（務農是其志）。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民樸而淳，自可聽令而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穩重），重則少私義（穩重而無私議）；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力量統一而治事）。民農則其產復（豐盛），其產復則重徙（豐收則不遷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安土則重遷而死守其所居處，無考慮有二心）。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民本末倒置而不接受命令），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倒果為因，生產薄弱），其產約則輕遷徙（所產不足，民易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民皆流竄），無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不重其業而有乖僻之行），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奸詐生，弄巧作偽，不從法令），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正邪是非多矣）。

賞析：自古重農，故立國以務農為本，凡務農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鄉間生活，簡單樸素，無繁華奢侈物欲之誘，歪僻邪行少，無違法令。產業豐收，民自安而留守，不願遷徙異地而處，民安則國家安定。故管子有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禮義足。」此牧民安邦定國之良方也。

## 說苑 卷第七 政理

原文：延陵（地名，今江蘇、武進）季子（吳季札）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耗盡民力），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能一口判斷而不猶疑）？」延陵季子曰：「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雜草叢生），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耗盡）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自誇其能）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 說苑 卷第二十 反質

原文：信鬼神者失謀（只信鬼神者無謀慮），信日者失時（只信陽光照射者，失時），何以知其然？夫賢聖周知，能不時而事利（不須擇時日而使事利）；敬法令，貴功勞，不卜筮而身吉；謹仁義，順道理，不禱祠而福。故卜數擇日，潔齋戒，肥犧牲，飾珪璧，精祠祀，而終不能

除悖逆之禍，以神明有知而事之（神明有知而祭祀以依恃之），乃欲背道妄行而以祠祀求福（行事背道而欲祭祀以求福），神明必違之矣。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江、河、淮、濟）、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禮記祭法：諸侯為國立五祀：司命、中雷、國門、國行、和公厲），士祭門戶，庶人祭其先祖，聖王承天心，制禮分也。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以卜筮考究疑難，以輔導步入正途），示有所先而不敢自專也；非欲以顛倒之惡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胡亂祭祀），諂<sup>ㄊㄨㄢˋ</sup>（音：淺。是諂媚）也。」是以泰山終不享李氏之旅（不尚饗權臣李氏之旅祭），易（易經既濟卦）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sup>ㄊㄨㄢˋ</sup>（音：約。春也）祭，蓋重禮不貴牲也，敬實而不貴華（樸實而不浮誇）。誠有其德而推之，則安往而不可（無往而不利）。是以聖人見人之文，必考其質。

##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

## 韓非子 卷九 心度

原文：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不用力推行），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舊惡習不除），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法為治。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世易，適應始有功效）。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民樸，下令則治），世智而維之以刑則從（民巧許多智，以刑罰制裁使順從）。時移而法不易者亂，世變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

也，法與時移，而禁與世變（隨機應變以治則安）。

### 說苑 卷二十 反質

原文：秦穆公閑，問由余（原晉人，後入西戎）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當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盛黍稷器皿，外圓內方），啜於土鉶（音：堅。盛菜羹之器皿），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斬木而裁之，鎖銅鐵，脩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茵褥，觴勺有彩，為飾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殷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微，食器彫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彫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夫戎僻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歌伎之聲），君其遣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疏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具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地利，既已得矣，舉兵而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主，能聽賢納諫，故霸西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 列子 黃帝篇

原文：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搭船過渡，觴深是宋國之深潭，以酒杯命名），津人操舟若神（掌管過渡之船夫，馭者技術出神入化）。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善泳者更能易識），乃若夫沒人（能潛泳者），則未嘗見舟而護操之者也（未嘗見舟而立刻可駕馭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噫！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吾嘗與汝研習文辭久矣），而未達其實（未得事理之證實），而固且道與（何況掌握道之根本）？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護操之也，彼視淵若陵（在水中有若於陸上之平地），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視舟有若車在陸地之倒退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萬物陳於前而不影響其內心之波動態況），惡往而不暇（安能會不從容而揮洒自如乎）？以瓦擗（音：溝）者巧（古時一種博戲，以瓦塊作賭注，一方將物藏，一方伸手摸取，瓦塊不值錢，技術能好好發揮），以鉤擗者憚（金銀製造之鉤值錢價高，輪掉而害怕），以黃金擗者惜（黃金作賭注，頭腦更六神無主），巧一也（技巧則一），而有所矜（神經緊張），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重於外、物欲也，精神壓力大而做出笨拙之行動也）。」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淮南子 卷九 主術訓

原文：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舴舺（有如屋及窗之小船）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商湯之妻陪嫁奴隸，佐湯伐桀，尊為阿衡《宰相》。湯歿，太甲壞湯法制，伊尹放逐到桐宮，三年後迎歸復位），而不能與胡人騎驅馬（千里馬，黃毛白腹）而服駒駉<sup>（音：陶塗。野馬也）</sup>。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叢深草也。聚木為榛，深草為薄）出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於物也，淺矣，而欲以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不因循道之規律），而專己之能（以己有限之能），則其窮不遠矣（處困境而不遠已）。故智不足以為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輅<sup>（音：格）</sup>伸鉤（其力大可折動物之角，可拉直鐵），索鐵欽<sup>（音：吸）</sup>金（搓揉使金鐵相合）；推移，大犧（桀之大臣），水殺龍鼃<sup>（音：元駝）</sup>，陸捕熊羆<sup>（音：卑）</sup>，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團結一致之力），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鼃鼃，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業（眾志成城），萬人之聚無廢功（事業必成）。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周穆王篇

原文：周（周、古地，陝西、岐山一帶）之尹氏大治產（經營大產業），其下趣役者（奔走為其服役者）侵晨昏而弗息（從朝到晚無歇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仍加重工作繁重而用）。晝助呻呼而即事（白天呻吟發出呼聲而工作：鬼叫你窮呀，頂硬上：之類），夜則昏憊而熟寐（晚上因疲憊昏然入睡）。精神荒散（魂魄不能合其為一），昔昔夢為國君（往往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游宴宮觀），恣意所欲（恣意尋歡作樂），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同情其勤苦而慰之）。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擔當重任），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喟<sup>（音：含）</sup>嚙呻呼（夢話連篇及呻吟呼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地位崇高），資財有餘（財貨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勞苦與安逸反覆），數之常也（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此常規也）。若欲覺夢兼之（欲在夢中，兼而有其樂趣），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寬鬆而不勞役其僕役者），減己思慮之事（思慮減），疾並少間（其疾及痛苦亦損矣）。

賞析：尹氏治大產業，有若治國，勞役其下，有若徭役其民，辛勞痛苦，民不聊生，痛苦而受壓迫，意識於夢中為君上者，是推翻暴政治國之喻也。故雖受人安慰，仍表露民眾喜愛美好之生活意識也。尹氏富商，猶若君王享有其國，私欲擴張，常欲保持其權、名、與利，朝夕勞役



民眾，此殘民方法，在夢中亦已為所殘，因果報應返還之理，是所然焉。是以無為之治，君上之所繫焉。

### 淮南子 卷九 主術訓

原文：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明主者，心境寧靜，理智行之以治國，無憎厭惡而妄為），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賞罰分明官有責，並不參與加阻攔）。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無偏無倚亦無私）。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自作自受理當然，有功自然獲賞賜），故務功脩業，不受賴於君（並非受寵在君王）。是故朝廷蕪而無跡（各自勤奮司其職），田野辟而無草（農耕勤奮無野草，禾稼豐收自然常），故太上（明主在上，無為而治），下知有之（下者智民，只知道有君上而無干於民眾）。橘植直立而不動（水井枯槁<sup>『』</sup>音：古高：打水器也<sup>』</sup>），俛<sup>『』</sup>音：俯<sup>』</sup>仰取制焉（一上一下，所受制約也）。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而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響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以道化天下）。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盡用天時地利也），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不用狡智，以德淳化，民皆復於朴），則聖人為之謀（賢人為所用）。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君上虛懷若谷，能容萬物，何愁不大齊）。

### 列子 周穆王篇

原文：秦人逢<sup>『』</sup>音：龐<sup>』</sup>氏有子，少而惠（聰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精神錯亂，所謂神經病也）。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氣（古時，魯、齊乃文化之地，而魯，孔子乃名士也），將能已乎（能治此病）？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去魯國），過陳，遇老聃（老子也），因告其子之證（證者，症也）。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汝怎能認定汝子之精神錯亂）？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天下人皆迷惑，不分是非），昏於利害（只是迷於追求名利）。同疾者多（同患此疾）；固莫有覺者（渾然不覺）。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單一不能傾覆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以此類推，不能全部傾覆也）。天下盡迷（天下皆若此而盡迷），孰傾之哉（有何所傾覆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眾人皆醉而汝獨醒，汝豈不是獨汝有病乎？）。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或許吾所言，亦未必不是迷亂之表現也），而況魯之君子之郵者（鄒魯多儒士，好說仁義，皆迷亂之徒，以仁義說教），焉能解人之迷哉？榮（背負）汝之糧，不若適歸（速速回歸）也。」

賞析：治國之道，太上第五十七章、治國章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列子是篇所喻：人性本乎自然而然，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此真本性也，無奸狡詐騙，天性淳

朴，相安為樂。惟聖人標榜仁義，創榮辱，彰是非，天下人遂矯偽飾智，爭逐名利，是為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焉。此聖人之過也。韓非子、五蠹、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

今觀強霸者，以言論自由、民主、人權，號稱為普世價值，擔此幡旗，進行顛覆政權，侵略謀奪，殘酷殺戮，以非而是，迷惑世人，直至國滅家亡，始方知強霸之為害也。金融股票財技玩弄，使人响往沉淪，六神無主。賭波賭馬者，財迷心竅，癡癡迷迷，食不甘味。科技手機之蓬勃，低頭一族，何時何地，均各持一部，無時無刻，不停指撥，旁若無人，朋友面對，極少交談。何有異於尹氏之子哉！

天下人盡迷，皆患有神經錯綜混合症，若不，眾人皆有以，而我獨若遺，豈非我獨有迷惘之疾乎哉？故列子所喻者，乃清靜無為之道，示人反朴還淳而已矣！

知此兩者，亦楷式。

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說苑 卷第十三 權謀

原文：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廟燬」（音：凡）。「齊景公出問曰：

「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無差錯也）。』天之與人，必報以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興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使明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也。」

孟子 公孫丑篇第二 當路章（一）

原文：公孫丑（孟子弟子）問曰：「夫子當路於齊（掌大權於齊國），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可復管仲晏子之功業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音：促）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人所敬畏）。』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輒（音：忽。勃然）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是！（何以相比）』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不足取）；而子為我願之乎（怎可希望如他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其功業不值夫子為）！』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說助齊王天下，易如反掌）。』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治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怎能相比）！由湯至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興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人心久歸）。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盡

如彈丸運在手中）。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失之也（雖然有過，而能經歷長久才失掉）。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地方大臣皆獨享有）。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王者未興），未有疏於此時者也（甚為疏落）！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比驛馬傳達更快）。』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解脫苦痛之倒懸）。故事半古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 玄德章第六十五 玄功聖解

古之聖人，治國之道，不用智謀，無為而治，上下和融，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玄德厚矣，長安久治之道也。治國者，有若治身。雲笈七籤、卷三十五：人以身為國，神為君，精為臣，氣為民也。當須眾戴元後，本固邦寧，君臣康強，所以治也。夫氣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嬰兒，故男女構精，所以化生人形。若能蓄精，便得自育。夫育精為血脈之泉源，骨髓之靈沖，五臟傷而筋骨枯，即魂魄不守矣，特宜慎焉。猶恐欲性熾隆，陶染難割，雖自強抑，尚恐夢交，當須修習靜觀，以防過之，是謂不死之道，還精補腦，延齡益能，名上仙籍矣。

嵇康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難，聲色不去為三難，滋味不絕為四難，神慮精散為五難。五者不去，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回其操，不免天天年。五者無於胸中，則信順日濟，道德日全，不祈喜而有神，不求壽而延年，此養生之大經也。」

岐伯曰：「人年四十而養，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故曰：知之則強，不知之則老。又曰：同出而異名。智者察其同，愚者察其愚。愚者不足，智者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年老復壯，壯者益理。是以聖人為無為，事無事，樂恬淡，無縱欲快志，得虛無之守，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理身也。」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能治民，則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國亡，氣竭人死。死者不可以生也，亡者不可以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病，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氣難清而易濁，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三七守焉（三魂七魄也），百害卻焉，年壽延焉。人年五十至於一百，美藥勿離手，善言勿離口，亂想勿輕心，常以深心至誠，恭敬於物。慎勿詐善，以悅於人。」

悟真篇、宋、紫陽真人，張伯端

卷中 其六

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若問真鉛何物是？蟾光終日照西川。

注釋：凡煉丹者，須明陰陽調和之術，兩兩平均，不多不少，此為要也。鉛為元精之代號，汞為元神之代號，火候太過不及皆為不可，文火武火，用當其時，不傷丹母。夫金丹大藥，只是真鉛一味，必須兩弦合體，烹煉而成，離中真陰為汞，恍惚中真象也。坎中真陽為鉛，杳冥中至精也。陽大而陰小，似乎不均，惟以真意調和之，庶幾兩弦之炁，各得其平，金丹乃成。故曰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兩弦合體，方稱真鉛，與後天之凡鉛凡汞迥別。

蓋晦朔之交，日月合璧，會於黃道，太陰水魄吸取太陽金精，有金蟾之象，到初三日，一鉤現出金方，是金蟾吐光，而金丹大藥產矣。故曰若問真鉛何處是，蟾光終日照西川。川者水鄉，西者金體，水中之金，是為金丹，終日照者，即赫赫金丹一日成也。蓋溫養沐浴之功，又得慧劍之用，金丹之功圓，則一陽來復，便可採取烹煉，以結大還丹矣。

第六節……《江海章第六十六》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一、說文：「王，天下所歸往也。」又：「泉出通川為谷。」是百谷即百川，王即歸

往。范應元：「江海所以能為眾水所歸者，以其善下之而居不爭之地也。譬天下之

歸於王者，以其謙下而不爭也。」

二、聖人效法百川以歸於江海，是為謙下之態況，不以上位而驕，親民、愛民，善待

以德而化之，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成為百谷王。

淮南子 卷十二 道應篇

原文：孔子觀桓公之廟（魯桓公，字子允，春秋魯君，在位十八年），有器焉，謂之宥厄<sup>※</sup>（<sup>※</sup>音：右支。古盛水器，又名敔器，宥坐器，注滿則倒，空則側，不多不少則正立，古之誠鑒座）。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見事物之改變而動容）曰：「善哉，持盈者乎！（持盈保泰，守成事業之道理）」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sup>※</sup>（<sup>※</sup>音：泣）而損之（損而又損）。」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則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賞析：為人及與事者，謙讓以居下，處高位而不驕，則得人與共。處事留有餘地，小心謹慎，防危慮險，則不至過盈而有所傾覆，是為持盈保泰之道，天象所示，月虧則盈，盈滿則虧，此常道之所示，莫有過之而不及者也。

讀易筭（同：札）記 下編 十五

一、謙卦（艮下坤上）卦序：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卦象：地中有山。讀曰：地山謙。五行屬土。

二、卦義：謙者，讓也。有而不居之義。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盈，所以長守富貴。天道惡盈，故謙退天之道也。

三、卦辭：謙，亨。君子有終。山本高而在下，故曰謙。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謙不自足也。三承乘皆陰，故曰亨。艮為君子（仁者樂山），坤為終，故曰君子有終。

四、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綜述：謙者謙然有所不足也。人不可以自滿，氣不可以太驕。自滿則止，太驕則人爭。抑卑而能求高，虧而能求盈，奮而能求豐，勉力向上，是以稱吉。若以卑巽退意<sup>※</sup>（<sup>※</sup>音：徙。害怕、畏懼）謂之謙，非聖人之意也。



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  
欲先人，必以身後之。

說苑 卷第八 尊賢（一）

原文：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者？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周公旦白屋之士，所下者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矣。伯牙子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復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琴者。非獨鼓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以接之，賢者奚由盡忠哉！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樂而後至也。

說苑 卷第八 尊賢（二）

原文：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行動果敢），其謀和，其令不偷（無貶損）；親舉五殺大夫於係縲

（拘留，受困）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

注釋：五殺大夫：即百里奚，秦穆公良相，初事虞公，七年無所遇，知其將亡，不諫而去之秦，自賣五殺之皮，為人養牛，其後，穆公用之為相，七年而霸。

說苑 卷第八 尊賢（三）

原文：齊桓公設庭燎（古國有大事，夜燒柴以火照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邊遠之人）有以九九之術（一種術數之法）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古賢人），詢於芻蕘（打柴）。』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從廳到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自羊到牛祭品）。」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害。

說苑 卷第八 尊賢（四）

原文：宗衛相齊，遇逐罷歸舍（被免職回家），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而問焉，曰：

「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宗衛曰：「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田饒對曰：「廚中有臭肉，則門下無死士矣（無勇士為君犧牲）。今夫三升之稷不足於士（三升糧食，不足活命）；而君雁鷺有餘粟。紬素綺繡靡麗（織錦奢華美麗）。堂楯從風雨弊（廳堂欄杆受風雨破損），而士曾不得以緣衣（無衣著以蔽體）；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搯以相隨（摘取果實互擲玩耍），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貧窮者所重視），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無所得益而賣命），豈不難乎哉？」於是宗衛面有慚色，遂<sup>※</sup>（<sup>※</sup>音：詢）巡避席而謝（緩慢離座以謝過也）曰：「此衛之過也。」

### 說苑 卷第八 尊賢（五）

原文：介之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並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固然免於亂矣）！」

注釋：介子推，春秋時人，從晉文公出亡，歷遊各國，凡十九年，文公還國為君，祿賜不及，之推與母隱於綿山，公求不得，焚山，之推竟死。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孟子 離婁篇第四 十二、居下章。

原文：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得不到上級信任），民不可得而治。獲於上有道（取信於上之方法）；不信於友（失信於友），弗獲於上矣（難以取信於上）。信友有道（取信於友）；事親弗悅（對父母不孝），弗信於友矣（難於受友之所信也）。悅親有道（悅親之方法），反身不誠（若非是真心存乎善孝之心），不悅於親矣（雙親所不悅也）。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天性固有之道）；思誠者（慎思而真誠無偽），人之道也（為人之本然之理）。至誠而不動者（真誠而不使人感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虛假之誠，怎能感動於人哉）。」

### 說苑 卷第二十 反質

原文：楊王孫病且死（漢城富人，治黃老之術），令其子曰：「吾死欲僂葬，以返吾真，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僂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為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而有知也，是戮屍於地下也（讓屍體蒙羞），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為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糾正世俗之風氣）。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以相高（世間誇耀財富），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浪費財源，竭盡金錢），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真與暴

骸於中野何異（山狗盜墳，與暴屍荒野何所異哉）？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終結）；歸者得至（到其盡頭），而化者得變（自是變化），是物各返其真（得返還之真）。其真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眾，厚葬以矯真（掩飾真樸），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失其所以然而然）。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屍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寶，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順應其人情），不忍其親（為死者之親人），故為之制禮（定其祭禮）；今則越之（超越禮制），吾是以欲僂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為槨（棺槨），葛藟為緘（葛藤為繩，裹而束之）；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生則容易為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用，謬哉！可謂惑矣。」祁侯曰：「善。遂僂葬也。」

### 呂氏春秋 卷十四 孝行覽

原文：功名大立，天也（天之所授命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是以若無其人則不可），不可。夫舜遇堯，天也（天之使命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天下人喜悅），秀士從之，人也（其人之德性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所為之事，有利百姓者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禹疏導河流，使不淤塞），人也（水利專才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

民，人也（有德之人也）。

賞析：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修仁義之德也，故君子者，修己以俟天命，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是所謂：能順天應人者可得之矣。

### 韓非子 卷九 功名

原文：明君之所以立功名者四：一曰天時（天道依時運行，謂之天時，易、乾文言：「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責<sup>#</sup>（<sup>#</sup>音：奔。古之勇士。孟賁、夏育，兩人齊名）、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不須苦力耕耘，而穀物自能生長）；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不用督促，自勉而勵行）；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熟能生巧）；得勢位，則不進而名成。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無窮之令（持續命令而實行），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名不正，則言不順，雖有才，庸劣者弗聽從也），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下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為平民時），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而鎗銖重也（古以三十斤為鈞，千鈞，言重也。六銖為鎗，二十四銖為兩。鎗銖言輕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

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君臣目標一致，而任務各異而已）。人主之患，在莫之應（臣民不響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樛<sup>ㄉㄨ</sup>（樛：夫。鼓槌），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人民有力量而效應），而技有餘巧便於事（君上有能而施政以實行）。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遠近不能團結），則名不稱實者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勢，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古時君之座位向南，臣下面對而向北也）。

### 江海章第六十六、玄功聖解

#### 道德經精義簡錄 清、黃裳元吉

夫人莫不欲人之服己也，乃有不欲服而人服，益欲服而人愈不服者。無他，以其自高自大，而不肯低其心下其氣也。試觀江海為百谷之所歸往者，以其能下之，故所以為百谷王。設江海如百谷之自處於上，百谷雖有歸往之勢，奈彼無容受何。若喻煉丹之學，始以神火下入丹田，然後火蒸水沸，水底金生，長生之藥始得而有。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原是完完全全，自有生後氣質詢（同：詬）之，物欲蔽之，所得於天之元氣，悉散漫於一身屍氣之間，不能萃一區者久往。

聖人能下天下，天下所以歸心。夫人一身，心為至大至貴，百體皆小焉賤焉者耳：太上故以江海之大聖人之貴喻心，以百谷之小萬民之賤喻百體喻下田。修道者亦當以下為本，以賤為基，而不自處於高於貴，庶低下於人，所成自易。

若論凡人，原以神為主，氣則隨之動靜，所以生男育女，而有生死，至人則以氣為主，而神則聽之轉移。悟真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是大修行人，於氣機之動，逆施造化，顛倒乾坤，一聽其上下往來，歸爐固封，再候真信，循環運轉，全不以神為主持，但觀真氣之沖和，逆施倒行，功成九轉，丹熟珠靈，豈不高乎在上，赫赫乎居先，而為萬夫之仰，天下之觀者耶！惟其處下居後如此，則一片恬澹之志，謙和之心，所以無傾丹倒鼎走錯飛之害。故處上而人不重，居後而人不害，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 第七節……《三寶章第六十七》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大道本無，由無極而太極，若有言思擬，而議所不能罄也，若以大而強名之，則浩然之

氣，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如欲以細而狀之，則無名之璞，至隱至微，能退藏於密，其小無內。其在人也，得之則生，失之則死，要皆自無而有，由微而著，蓋以微者其原，而大者其委，與其言大以明道，不若言細以顯道也。

是以太上曰天下皆謂我大，夫我即道也。道本無方無體，今以大稱，是道有方體可擬，似不相肖。夫惟大莫名其大，故不肖，人之所謂大者，若欲形天之道，肖我之身，自開天以至於今，體天立極，闡教明道之聖人，久矣乎，皆以無極之極，不神之神，至細至微而為道也。顧道如此無聲無臭，恍惚杳冥，學者又從何下手哉！以此，是可知也。

## 老子指歸（三寶章注解）漢、嚴遵

原文：物有異同，物有同而異，有異而同，有非而是，有是而非。此君子之所以無患，而眾世之所以憂悲也、何以効之？莊子曰「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生死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與赤子也同功。」凡數者，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是以天下嫌疑，眩耀結構，紛縲是非。是以，聖人似不肖。夫何故哉？

得道之士，外亡中存，學以變情，為以治己，實而若虛，渾渾冥冥，若無所以，容疏言納，貌樸且鄙，情達虛無，性通無有，寂泊無為，若無所止，遁名逃勢，與神臥起，執道履和，物無不理，不合時俗，與天地反。眾人僭偽，以直為醜，殊塗異指，謂之病矣。

夫小人則不然，博學多識，以釣智名，異行顯功，以疑仁賢；詐世治俗，飾辭盛容，卑體



阿順，以掄愛恩；先指承意，以獲眾心；明黨相結，多挾賊人；勞鮮而祿重，功寡而爵尊；國貧而家富，主微而身貴。動權生變，竊乘盛勢，名號隆盛，震動境外。僑奢暴逆，縱恣不制，順心而卑，情忤而奪。動喪民命，靜生物穢，張目而物傷，開口而民害。此時，俗之所榮而世之所謂肖者也。若然者，道德所離，神明所去，天地所憎，陰陽所惡，物類不比，民人不附。動無所終，靜無所得，生為患害，死為福喜，眾俗迷妄，浸以相導，所獲者微，其日甚久。

我有三寶，持而寶之，

一曰慈，二曰儉，

三日不敢為天下先。

韓非子 卷八 解老

原文：慈於子者不敢絕衣食，慈於身者不敢離法度，慈於方圓者不敢舍規矩。故臨兵而慈於士吏則戰勝敵，慈於器械則城堅固。故曰：「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夫能自全也，而盡隨於萬物之理者，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生心也。故天下之道盡之生也。若以慈衛之也，事必萬全，而舉無不當，則謂之寶矣。故曰：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注釋：愛惜子女不敢缺少衣食，愛惜己身不敢違反法度，愛惜方圓不敢放棄規矩。所以用兵作戰，能愛惜官兵，可戰勝強敵；能愛惜器械，可固守城池。老子曰：「能夠慈愛，攻戰可勝，防守可堅。」若能具備慈愛之心，依循萬事萬物之規律，而一定產生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所

生，在於生於心也。天下之道所生者，以慈愛而護之，事務可以定而萬全，行之而恰當，是之謂所寶也。故曰：「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此三寶，掌握之為至寶也。」

周文 子魚論戰（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左丘明

原文：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春秋、宋襄公，在位十四年），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宋為殷商之後，欲復振興，伐鄭，大司馬、公孫固勸止）」弗聽。

及楚人戰於泓（泓水、河南省柘<sup>〔音：蔗〕</sup>縣北）。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渡河）。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讓楚人列好陣勢而進攻），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君之近衛盡亡）。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害傷兵），不禽二毛（不擒花白頭髮之年長者）。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乘人之危而襲擊之於險隘間）。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不擂鼓進攻尚未列陣之隊伍）。」子魚曰：「君未知戰（不懂兵法）。勅<sup>〔音：擎〕</sup>：強也（敵之人，隘而不列（於險阻地尚未列陣而戰），天贊我也（天助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乘勢攻之，不亦佳乎）？猶有懼焉（猶恐未能取勝耳）。且今之勅（強對手）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sup>〔音：九〕</sup>，老而長壽，胡：長鬚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敗

則恥，故勇），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殺敵何論死傷）？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愛惜而不忍殺，不若降之）。三軍以利用也（用以戰勝），金鼓以聲氣也（鼓聲以振軍威）。利而用之，阻隘可也（險阻以防禦敵人進攻）；聲盛致志（士氣高昂），鼓儼#（#音：讒。不整齊）可也（進攻未列陣者，是最佳時機也）。」

賞析：宋襄公攻打鄭國，已犯不仁之過，侵入國而興己邦，失天道也。與楚人戰，楚人未盡渡河，不出擊而等待，既已渡河，敵未列陣而不進攻，以偽君子之禮而守戰。對敵人之年老老慈，而對己之兵將殘酷，何來士氣可言，婦人之仁，本末倒置，一敗塗地，遂喪師焉。

### 漢文 文帝議佐百姓詔

原文：間者數年比不登（近年五谷歉收），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毛病何所出）。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所行失當）？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祭祀有所廢棄）？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百官奉養浪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民何以缺糧）？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農地非寡，民無增加），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原由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民事妨農），為酒醪#（#音：爐）以靡穀者多（釀酒耗費大量米穀），六畜之食焉者眾與（飼養六畜無度）？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盡心

竭力深思），無有所隱（須表白）。

賞析：漢文帝劉恆，高祖子，初封代王，呂后死，周勃等平諸呂之亂，迎立為帝，仁慈恭儉，以德化民，海內豐殷，天下大治。在位二十三年，崩，諡文。

其詔因連年荒歉，水旱交煎，心感憂慮，欲解厄困。詔有大體，謙遜溫婉，多方推敵，層層反詰，召羣臣而共議，覓良方以補缺失，仁慈隱惻，是以國能大治也。而漢景帝，其長子，劉啟繼位，節儉愛民，有乃父風，故有「文景之治」之盛名也。

### 史記 繆公赦食馬之報（節秦本紀）

原文：十五年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左傳：魯僖公十五年，秦晉戰於韓原）。晉君棄其軍（丟兵棄甲），與秦爭利，還而馬驚（歸隊馬陷泥潭），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君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駿馬、好馬）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忘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寤，亦皆推鋒爭死（奮勇殺敵），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公布命令全國），齋宿（齋戒沐浴更衣獨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

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求情勿殺）。」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即秦繆公

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經跣(穿素衣喪服赤足)曰：「妾兄弟不能相救(妾兄弟之錯弗能糾正)，以辱君命(有辱君令)！」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夫人為此擔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更換頂級旅舍)，而饋<sup>#</sup>(<sup>#</sup>音：跪。解：送贈)之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為一牢。諸侯饗鉅餼七牢。)

### 淮南子 卷十八 人間訓

原文：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古地、河北臨漳縣西)，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軍械庫)，官無計會(無出入之數簿紀錄)，人數言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魏相、曾薦吳起、西門豹、樂羊、李克等人)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蓄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挾甲箚(民穿鎧甲持弓箭矢)、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撻載粟而至(駕牛車、人拉車裝粟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魏臣)為東封(治東部疆域)，上計而入三倍(年終呈報：人口、錢糧盜賊、獄訟等報告)，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

「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賣掉)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夏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又伐林而積之，負輓(用馬拉車、輓為牲口拉東西架頸上之工具)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徭役虐民)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功而可罪(處罰例子也)者也。

###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 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 韓非子 卷八 解老

原文：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

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況於人乎！故萬物必有盛衰，萬事必有弛張，國家必有文武，官治必有賞罰。是以智士儉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戰其卒則民眾(不輕易而戰，珍惜民眾生命，故曰重戰)。民眾則國廣，是以舉之曰：「儉故能廣。」

凡物之有形者，易裁也，易割也。何以論之？有形則有長短，有短長則有小大，有小大則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有方圓，有方圓則有堅脆，有堅脆則有輕重，有輕重則有黑白。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白黑之謂理，理定而物易割也。故議於大庭而後言則立（後發言而先至，參詳所得而事後孔明也），權議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圓而隨其規矩，則萬事之功形矣。而萬物莫不有規矩，議言之士計會規矩也。聖人盡隨於萬物之規矩，故曰：「不敢為天下先。」不敢為天下先，則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綜合意見，故能議論蓋世，不居高位，怎不可能乎）！處大官之謂為成事長，是以曰：「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成事長。」

## 呂氏春秋 卷十三 有始覽

原文：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卒而難知，妙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聾（遇而不敬重），則不惕於心（不動心而掠過），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

太公釣於滋泉（渭水支流），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平民百姓），不待知而使（隨時而備用），不待禮而令（無須待之以禮），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以禮待必報相遇之恩），然後其智能可盡。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

## 史記 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節錄）

藺相如會秦昭王以秦地十五城換和氏璧，識破其詐，於是「完璧歸趙」，後繼欲修好，相會於黃河東、陝西中東部、西河澗（#音：敏）池，是為著名之「澗池之會」，秦欲欺凌趙君於宴會，相如不懼還擊，保其君之名節而歸。遂發生廉頗與相如之故事：「負荊請罪，刎頸之交。」

原文：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夫，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道經三十一章：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普通人亦引以為恥），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雖駑（愚魯），獨畏廉將軍哉（難道尚懼將軍乎）？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



生。吾所以為此者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吾乃乏修養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胸襟廣闊若是）。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賞析：身居高位人謙遜，位高受妒合自然，良材胸襟量度廣，不為人先自躲藏，化解矛盾國可安，負荊請罪上門來，前嫌冰釋知對錯，刎頸之交開先河。

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呂氏春秋 卷十五 慎大覽

原文：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敢死隊）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將軍亡），得車二千，得屍三萬，以為二京（古戰爭，勝者將敵人屍體積聚成堆土葬，叫京觀）。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屍以內攻之（退回屍首，內攻術也）。越（甯越）聞之，古善戰者莎（莎衣用以避箭，置箭巖上，不發箭）隨賁服，卻舍延屍（退却延緩收屍），彼得屍而財乏，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屍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屍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是為第二次進攻）。」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可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

呂氏春秋 卷十五 慎大覽（貴因）

原文：三代所寶莫如因（三代：夏、商、周。所貴者，順應自然之道），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三江：長江、黃河、珠江。五湖：洞庭湖、湖南。鄱陽湖、江西。太湖、江蘇。巢湖、安徽。洪澤湖、江蘇、淮河下游），決伊闕，溝迴陸（受阻而溝通陸地），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方二里為邑），再徙成都（四縣為都、方二十二里），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以百姓之心為心）。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遠塗（同：途也）也，蹕（同：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賞析：凡欲主宰自然者，只有順應自然，不違天時，自可獲益。齊人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

蘇轍、字子由，註釋此章之節錄

原文：道以不似物為大（形而上者故為大）。故其運而為德，則亦悶然（其德隱秘是天然），以鈍為利，以退為進，不合於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寶，則慈忍儉約廉退（謙遜而退讓）。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為賢，而以慈忍為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知恥而近乎勇），其終必至於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為陋（俗世之人不認同），不知廣大之易窮（奢侈以為用），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於



廣也。世以進銳為能（利益是所從），而以不敢先為恥（爭權是為益），不知進銳之多惡於人，而不敢先之樂推於世，其終卒為器長也。蓋樸散而為器（道之形而下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疾也。為眾所疾，故常近於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為之效死而不辭。故可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為之衛矣。

注釋者：蘇轍（一〇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至一一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年自號穎濱遺老，四川眉州眉山人，父蘇洵，兄蘇軾（蘇東坡），北宋嘉祐二年，與兄同登進士，一門三傑，人稱「三蘇」。軾事：兄弟兩人同遊巫山，遇山中老道，試與神童、蘇軾較量，以異字同音為對，曰：「無山得似巫山好。」蘇軾不假思索，回對下聯，曰：「何葉能如荷葉圓？」老道稱好。惟子由與兄道：「下聯其工欠穩，讓其一試若何？」

遂曰：「何水能如河水清？」老道與蘇軾齊聲叫好，蓋「水」對「山」實工整也，故其名遠播焉。

三寶章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簡錄。清、黃裳元吉

道曰大道，其實無極而太極也，然非從無極之始，混混沌沌中，覓出津涯，又安知太極之根，能測其起止乎。學者須先明道原，於不睹不聞之中，尋出至隱至微之體，即所謂虛而靈者是。

顧其細已甚，曰黍珠一粒，又若有可象者，總之無形之形，無狀之狀，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即人心中藹然一片仁慈是也。雖至頑至劣之夫，亦不泯仁慈之性。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修丹豈有他哉，不過守此仁慈而已。何謂仁慈？如齊王見牛之斃觶<sup>ㄅㄨˋ</sup>（<sup>ㄅㄨˋ</sup>音：合速。解：顫抖）而不忍，鄉人見孺子之墜井而惻然，此皆仁心發端，天心來復。由此思之，此個動機動念，無時不有，第恐人不及覺矣。

學者從天真發動處，擴充行去，自然煉丹有基，但不可務博而荒，祇須守約而微，一心皈命，五體投誠。古云：「心要在腔子裏，念不出總持門。」由此愈約愈博，愈微愈彰，其約之彌精者，其拓之愈廣也。學者可不以儉為本乎！

雖然儉德為懷，固以約鮮失之良法，苟不出以謙和，又恐燥暴之性，起火傷丹，故守約猶須至和，在在自卑自小：不居人先，始為虛己下人，仁心常在，道氣常存矣。

若不尚慈而尚勇，不務儉而務廣，不居後而居先，如此則心是凡心，氣是凡氣，人身雖存，天性已滅，其不死亡者，未之有也。安望我有三寶，持而不失乎！且人有仁慈，尤足得人歡心，以之出戰，戰必勝，以之守城，城必固，此即喻臨爐進火，燒退六賊三屍，守城沐浴，則保固胎嬰元神，是柔和之心，為煉丹養道之要，況天之生人，予之以生，無不予之以仁慈，能克念歸仁，長生永命之丹，即在是矣。

## 第八節……《不爭章第六十八》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之極。



- 一、善為士者不武：焦竑注：「古者車戰為士，甲士三人，在車上。左執弓，右持矛，中御車掌旗鼓，皆欲其強武。」太上在此所言之士，為有才智修道之士，不以武力強加諸人，而以德智取之。
- 二、善戰者不怒：戰爭之時，主將冷靜而不有怒火，若衝動妄為，將自亂陣腳，深思熟慮，則運籌帷幄，可決勝千里也。
- 三、善勝者不與：王弼注為「不與爭也。」太上有言：「柔弱勝剛強」，「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主張以「慈」以「柔」以化解敵意。
- 四、善用人者為之下：善為士者，知人善用，故禮賢下士，則可得人，既得人，則可以

御兵而制敵也。

- 五、是謂配天之極：有云：「是謂配天古之極。」河上注本：「能行此者，德配天地。」此句乃總括全章，指古之善為道者，以此為極，以配天為最高修養境界。

## 不爭章聖解

太上有云：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明天道，而道德次之；若道德不足以化天下，而仁義次之；若仁義不足以為治，而禮法刑次之；若禮法刑不足以為治，內不足以禁暴亂，外不足以禦侮寢攻，以防外敵入侵之患，必有兵戰之事。故以武衛之，以慈守之，以智謀之，以勇威之，以仁懷之，以道救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以而用之，以兵用事，為下之又下者，故曰：「善為士者不武。」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死生之地，不可不察也。」故臨事如懼，懼則慎思而劃謀，劃謀事則周，周而能善其事也。故不怒而興師，不忿而為戰。故曰：「善戰者不怒。」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以強勢而震懾之，以善謀而取之，兵不血刃而勝之，是謂「善勝敵者不與。」太上曰：「善用人者為下。」此乃謙德，效法天之道，得人心，則共患難，同生死，若有上下之分，又烏能有所得之哉！

聖人之所從事者，道也，無為而無不為，心性靜而虛，物無其物，無無亦無，則雖善武而

不武，善戰而不怒，善勝而不爭，善上而善下，善尊而善卑，善大而善小，善強而善弱，善有而善無，是謂和同。若此，自是無爭於天下，是謂配天之極，則可上贊天地之化育，而能與天地參也！

蘇轍曰：「士當以武為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於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殛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於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為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與。

### 史記 節李牧列傳 漢·司馬遷

原文：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郡名、山西舊代州、寧武北地），備（防守）匈奴。以便宜置吏（招聘官員任用），市租皆輸入（稅收入軍營之用）莫府（凡征戰，將軍無常處所以治，故言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入侵），急入收保（進入營房壁壘固守），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烽火示警），輒入收保（退而守備），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責罵）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

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死亡多，邊不得田畜（不能耕耘畜牧）。復請李牧。牧

杜門不出（閉門拒召），固稱疾（患病）。趙王乃復強起使將兵（強迫出任任命）。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

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勇敢死士，獎一百金），殺者十萬人（精於弓箭之射手），悉勒習戰（勤練習戰訓練）。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詐敗），以數千人委之（留下數千人為虜）。單於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佈下窩弓擒猛虎，安排香餌釣金鰲），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檻，破東胡，單於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  
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之極。

### 太公六韜 卷第一 文韜 文師

原文：文王（姬姓名昌，乃殷時之諸侯，居岐山下，被紂囚於羑里，後獲釋，後遷都於鄴，在位五十年）將田（打獵），史編布卜（周、官名，宣告占卜結果）曰：「田於渭陽（黃河最大支流，陝西中部，古謂：水北山南為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彪（音：雌。螭無角之龍）、非羆（音：卑。熊也），兆得公侯（古時占卜，看燒龜甲灼燒形成裂紋，判吉凶之徵兆。五等：公、侯、伯、子、男，有才能者），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武王、

成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嚳，為禹占（夏、姒姓），得皋陶（虞舜時，掌刑法），兆比於此（與此相若）。」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狩獵車），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生於河邊之草叢）以漁。

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漁邪？」

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得其志（君子以實現抱負為樂），小人樂得其事（常人實現己所樂之私事）。今吾漁，甚有似也；殆非樂之也（非為喜歡與否，實現其志也）。」

文王曰：「何謂甚有似也（何以與釣魚何所關連哉）？」

太公曰：「釣有三權（用作人事者，有三種權衡）：祿等以權（以優厚俸祿收買人才以盡其能），死等以權（重賞以招死士），官等以權（高官職位授之，使忠貞為用）。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有若垂釣，此高明用人之權衡），可以觀大矣（處理天下大事矣）。」文王曰：「願聞其情。」

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淵深則有魚），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枝葉茂盛而果實生長），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共同從事而合作成功），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語互通）；言至情者（肺腑之談），事之極也（事業發揮之極度方向）。今臣言至情不諱（坦白直言），君其惡之乎？」

文王曰：「惟仁人能受至諫，不惡至情（無厭惡實情），何為其然（何有所想）？」

太公曰：「緡（釣魚用之絲綫）微餌明，小魚食之；緡調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

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網羅人才）；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舉（征服天下）。嗚呼！曼曼綿綿（時間推移越廣越遠），其聚必散（失人心必崩潰）；嘿嘿昧昧（默默耕耘，無聲無息，持而行之），其光必遠（光明遠大）。微（妙）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誘導人而不知不覺入於正途）。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量其才德而居其檔次），而樹斂焉（所以此為其標準規範）。」

文王曰：「立斂（用何方法收攬人心信念）何若而天下歸之（使天下人歸心）？」

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獨攬）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其眾則和，合其則喜，仁義之道理也）。」

文王再拜曰：「允哉（說得好）！敢不受天之詔命乎（那敢不承天之意旨而為哉）？」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史記 節淮陰侯列傳（韓信拜相）司馬遷

原文：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信逃出楚而降漢），未得知名（尚未有知名度），為連

敖（官位名），坐（犯）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相貌不凡），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聽而悅其言）。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其職甚微而不受重用）。

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驚訝而佩服）。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擇路逃走），信度（猜測）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潛逃）。何聞信亡，不及以聞（無時間告漢王），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若長在漢中，則信可不用）；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可議大事也）。願王策安所決耳（決策稱王非信莫屬矣）。」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郁郁（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附屬蕭何）。」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 太公六韜 卷一 盈虛

原文：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

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

文王曰：「古人之賢君可得聞乎？」

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

文王曰：「其治如何？」

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珍怪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溢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墜，薨、桷、椽、楹不斫，茅茨偏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糧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績（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sup>#</sup>（音：星）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賑）<sup>#</sup>（音：善）<sup>#</sup>（音：善）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

文王曰：「大哉，賢君之德也。」



黃石公三略 下略 聖賢

原文：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故能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歸之，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求賢以德，致聖以「道」。賢去，則國微。聖去，則國乖。微者危之階，乖者亡之徵。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

黃石公素書 原始章第一

原文：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親，有慈惠惻隱之心，以遂其生成；義者，人之所宜，賞善罰惡，所以成功立事；禮者，人之所履，夙興夜寐，以成人倫之序。夫欲為人之本：不可無一焉。賢人君子，明於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審乎治亂之勢，達乎去就之理。故潛居抱道，以待其時。若時至如行，則能極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如其不遇，沒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於後世矣。

賞析：易經、乾卦、九五爻辭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九五爻辭，「利見大人」，是以大人德性，要與天地之功德相契合，要與日月之光明相契合，要與四時之春、夏、秋、冬序相契合，要與鬼神之吉凶相契合。在先天而言，天道運行之變化，不能違背自然之功能。在後天言，天道變化運行，必須奉行其法則，故先天與後天之天道，尚且弗能違，何況於人乎，何況於鬼神乎！

玄功聖解第六十八、不爭章

易曰：「二炁感應，以用为止。」亦無非直寫善用功法而已。曰善為士者不武，能善為修士者，必守靜以文，不敢輕動而武。曰善戰者不怒，若善於應敵之人者，雖陽生火起，亦不敢遽然而進火採藥，故不怒也。曰善勝敵者不爭，我本性陽，與敵之陰炁相鬥，今不取動而取靜，靜則操必勝之權，故能勝於敵之陰炁也。所以行火採藥，不爭主於剛而居上也。曰善用入者為之下，善於利用不死之人而輔我者，故尊之無上，自甘實於柔而居下也。

此乃善為煅煉之士恥而不恥，怒而不怒，誠能如此，可謂得之真善矣。曰是謂不爭之德，得此善之功法，處於不爭之地，而後得於五千四八春之大德。曰是謂用人之力，修仙之秘無他，知自己本無用不死之能，必善為利用不死之人給我之炁，復我之命，歸我之根，了我之道也。

試問獨修之人者究自己有不死之力耶？若不知人是人也之訣，斷難有不死之人相遇，不死

之人不遇，是不知其道也。曰是謂配天之極，此配也，非存心想腎水火之配，乃生人生仙之真水真火之配也。夫火之為性，遇風則熾，遇土則藏，用之不可太過，亦不可使之不及，全在匹配調和，以武而採，以文為養，審其寒溫，微則以巽風味吹之，熾則以坤土藏之，匹配得其中和，而無太過不及之害，方成德大配天，而片晌之間造成高古之無極，非有坤元牝戶之德，烏可配乾元玄門之道哉。然極者無極，又曰中極無極，且亟然而起，勃然而興，此乃天地之心將發未發之樂極矣。果不知十字街頭之口訣，學者殆未可管見輕議者也。

再者：此章喻藥生進火，雖有猛烹急煉，亦因時而動，順勢而行，用武無武，以免傾丹倒鼎之患也。故須屏息無怒氣，則取金丹易如拾芥也。要其神凝無凝，息調無調，以勿忘勿助，純任乎天，不雜人念，若有天人交爭，存理過欲，盡人而合天，則其功深，義精仁熟，無爭勝爭功，仁之所以無敵於天下也。此皆由謙和柔順，虛己下人：一聽氣機之動靜，而與為轉移，故丹之成也，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焉。故安處柔順，祥和之氣，是為不爭之德，而心之所安，順理以施，隨機而運，猶若用人力以成一己之功，是能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是以聖人與道合，即與道合真，與天經地緯之常流，而立萬世之人極也。

## 第九節……《用兵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  
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  
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道經、五十七章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孫子兵法，共十三篇，而始計篇云：「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云：「兵者，詭道也。」司馬法（司馬穰苴，春秋時齊名將）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是以，太上引言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蓋若為主者，則是主攻殺敵，而為客者，則守而却敵。

太上道經、六十七章云：「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不敢為天下先。」是以不敢為主而為客也。何以見之？道經、貴左章曰：「夫什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

道者不處。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惟是「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以有備無患也。夫兵強則國強，兵弱則國弱，強者則可戰，可以無戰；可以以和，可以無和；和戰之權，握於我手，操之在我，而不在彼也。太上言張，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也。此為最上乘之兵道，而非普通之兵術可比也。

蘇轍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也。夫不敢為主而為客」者，乃不主動輕啟戎端，而「迫而後動，不得而後起」以應戰者也。翻客以為主，量敵以為計，因時以制宜，適機以制變，乘勢以引導；轉禍以為福，因敗以為功，轉弱以為強，借敵以為勝；皆在善計善因善乘善轉也。其「不敢進寸而退尺」者，亦因是也。以退為進，以退制進；退而後可因可應，可審其虛實，以為奇正之變，而為出奇以制勝，以策萬全之安也。易、乾卦。「亢龍有悔」，「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為聖人乎！」此其自然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

用兵法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三十六計之計二、圍魏救趙

計文：共敵不如分敵，敵陽不如敵陰。

譯文：與敵正面交鋒，不如誘使分散兵力；敵明我暗，伺機突襲滅之。

故事源出：戰國時期，魏惠王聽大將軍龐涓進言，任命龐涓統率大軍八萬，圍攻趙國邯鄲。趙勢危，拯救於盟齊。齊威王允所請，任命以大將田忌為首，軍師孫臏為輔，起兵以解趙困。

孫臏獻計田忌，若欲解趙危，不須派兵往趙都邯鄲與魏軍對壘，正面交鋒，損失必大，且勝負未可測也，況且魏軍主力精銳在外，魏都大梁國內必定防守空虛，有機可乘。田忌認同，用其計，遂遣兵直奔大梁。魏將龐涓聞國都被齊所圍，急回師援朝，輕騎日夜趕路，正中孫臏伏兵於「桂陵」，齊軍以逸待勞，兼據地利，輕易重創魏軍，大敗幾全軍覆沒，而趙國之危得解。

賞析：孫臏圍魏救趙之妙計：「不為主攻作交鋒，直指大梁魏國都，龐涓被迫班師回，伏兵桂陵機會在，以逸代勞居善地，反客為主是善攻，魏軍中伏重創敗，趙國困解遂所圖。」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史記 第一百九卷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節錄）

前言：李將軍者，漢朝名將，李廣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唐、王昌齡傳詩讀曰：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官職：**李廣隴西成紀人，廣家世世受射（家傳世代習箭射術）。漢、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殺首虜多（取人首級者多），為漢中郎，與其弟皆為武騎常侍，秩（年俸）八百石。嘗從行，有所沖陷折關及格猛獸（衝鋒陷陣，狩獵格鬥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武藝：**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殺之。

**德性：**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家無餘產，分財惠及於人）。廣為人長（高也），猿臂（臂長如猿而靈活），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之射術出類拔萃）。廣訥口少言（不善口才），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地上畫圖佈陣），射闊狹以飲（射箭以密集或寬疏之行列定罰飲）。專以射為戲，竟死（遊戲以射箭直至生命終結方止）。廣之兵將，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

**評論：**太上所云：「一曰慈，慈愛士兵，故為所用。二曰儉，不浪費弓箭，務使箭無虛發，物為所用。三、不敢為天下先，飲食皆居人後，是為外其身而身存，臨陣而不畏縮，後其身而身先。」

詩曰：「奇謀妙計可脫險，攘無臂仍無敵行，  
執無兵而若有兵，李廣智退匈奴群。」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宦官）從廣勒習兵（學習軍事於李廣）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拾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射雕弓箭手）。」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弗知廣何所往），故弗從（不能接應）。

**賞析：**李廣善兵法，急而不懼，善於應變，虛則實，實而虛，以少而拒敵之強大，攘無臂而不逃，解馬鞍，行無行，席地而臥，疑兵之計，執無兵。縱馬十餘騎，殺胡白馬將，復解鞍，令士皆縱馬臥，入黑，天時之利，匈奴為保安全，免被伏兵襲擊而退。



飛將軍、李廣之悲涼終結：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閒談），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具備不及中等之才能），然以擊胡軍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才能並不下於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命該如此）？朔曰：「將軍自念（反思），豈嘗有所恨（遺憾之事）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所造之陰騭事有關也）。」

後二歲，大將軍，驃騎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知單於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自領精兵對決），而令廣並於右將軍，出東道（選他道而行）。東道少回遠（遠路而迂迴曲折），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不利紮營）。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成年之後）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決一死戰）。」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運氣欠佳），毋令當單於，恐不得所欲（恐難功成）。故大將軍不聽（拒絕請纓），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發出命令交廣軍營），曰：「急詣部（報到任命），如書（如令）。」廣不謝（不辭而別）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脫節）。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無功而還）。回師，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對質失道迷途之事）。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上簿（廣獨負責任對質）。」

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眾大將軍出接單於兵，而大將軍又從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不能面對刀筆官吏之辱）。」遂引刀自剄。廣軍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獨右將軍趙食其交下官法辦），當死，贖為庶人（以錢贖命，變為平民）。

### 三十六計之七、無中生有

計文：誑也，非誑也，實其所誑也。少陰，太陰，太陽。

譯文：無而示有，誑也。誑不可久而易覺，故無不可以終無，則由誑而真，由虛而實矣。易經：「少陰喻陰之初始，太陰喻陰之極端，陰為虛無，用陽喻實。借假象以掩蓋真相，迷惑敵方，以克制勝。」

兵法所云：兵無其兵，卻無兵而有兵，疑雲之所以使受迷惑，虛之實者，而實者虛之，真假假，真假真真，反反覆覆，敵之迷，其妙著在於斯也。

故事源出：唐朝末期，安祿山起兵叛亂，派唐叛將令狐潮進攻雍（今河南省、杞縣），縣令張巡率兵僅二千多人頑抗令狐潮四萬叛軍，屢屢將其擊退，堅守六十多日。惟防守日久，箭將短缺，張巡心生一計，命士兵扎草人逾千，披上黑衣，深夜用繩索由城頭懸下。令狐潮認為張巡乘夜偷襲，傳令放箭，天亮方知中箭者皆為草人。張巡粗略計算得箭有拾餘萬，從無變有。

又過數日，張巡故技重施，叛兵與將領以為草人又來騙箭，防備鬆懈，誰知草人夾雜著



五百死士，直搗敵陣，燒營殺敵，叛軍大亂，大軍城中衝出會合，殲敵無數，敗逃竄拾餘里，神離氣喘。張巡大獲全勝。「無中生有」其計得逞。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三十六計之四 以逸待勞（輕敵而喪師）

計文：困敵之勢，不以戰，損剛益柔。

譯文：陷敵之計，使受困而變為被動，不用直接交戰強攻模式，以剛柔轉化之原理，將敵人實力消耗，由強轉弱，己方則由被動變為主動，最後克敵制勝。

故事源出：三國時期，關羽大意失荊州，被東海吳孫權所殺。劉備悲痛欲絕，誓要為義弟報仇雪恨。備之憤怒蓋過理智，不聽諸葛亮勸告，堅持親自率領七十萬大軍征伐東吳。孫權見劉備聲勢浩大，派人議和被拒，遂令大都督陸遜迎戰。劉備欺陸遜乃年輕書生，大軍士氣旺盛，緊逼挑戰。惟陸遜避而不戰，堅守有利陣地，乘高守險，靜觀其變。

一待半年，劉備求戰不得，退而有所不甘，正所謂之「進退兩難」，遂移兵千人於平地，以引吳軍出戰，陸遜不為所動，耐心堅守。時值盛夏，天氣炎熱，蜀軍酷暑難支，體力不勝負荷。劉備心中不忍，將四十座大營全部移往茂林深處，扎柵欄，搭涼棚，以利大軍避暑。蜀兵久離思鄉，軍心散漫鬆懈，移營地勢不足以防守，地處險境。

陸遜見時機成熟，領大軍脫穎而出，衝鋒陷陣，直搗蜀營「火燒連營七百里」，將蜀軍殺個措手不及，傷亡慘重，潰不成軍。陸遜「以逸待勞」，配合天時、地利、人和，一舉輕易挫敗劉備，大獲全勝。劉備痛悔不已，退逃回白帝城只得數百人，不久病倒。此禍莫大於輕敵，而輕敵者，必喪其寶——師之謂也。

評論：劉備之大敗，咎由自取，不聽軍師諸葛亮之規勸，孤意而為，犯下兵法之大忌。孫子兵法之火攻篇，早有明言；其後一段更清晰指出：「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知之而不取之、守之、行之，故蜀兵受重創矣。

馬謖<sup>#</sup>（<sup>#</sup>音：叔）拒諫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

詩云：熟讀兵法無變通，傲慢頑固輕敵從，

剛愎自用三軍潰，盡喪其實行絕路。

故事源出：建興六年，諸葛亮北伐為實現先主之志，馬謖自薦死守街亭要塞，並立下軍令狀。街亭雖小，關係事大，因是通往漢中咽喉，守此，可阻擋司馬懿大軍南下。馬謖率軍二萬五千人，笑軍師過於慎重，謾犯兵家大忌，竟安營紮寨於高山之巔。副將曰：「山上無水源，又無糧道，若被圍困，水源切斷，糧道斷絕，蜀軍則不戰而自潰。」馬謖回道：「居高臨下，勢如破竹，置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之常理，致勝之秘訣也。」王平復諫：「如此佈兵太危險也。」馬

譟怒斥曰：「吾通曉兵法，丞相亦請教於我，汝何所知哉！」王平無奈，分兵五千，山下駐紮作爲犄角互倚之勢。

曹魏名將、張部率軍到達街亭，分兵纏繞王平，並圍馬謖於山上，不攻不戰，蜀兵部隊苦守不久，沒水沒糧，軍心大亂。張部施以火攻，馬謖部隊傷亡極重，王平救出重圍，慘敗而歸。劉備入川時，後在白帝城托孤時，告戒丞相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馬謖曾與諸葛亮在征南蠻時，提供策略，立下汗馬功勞，深得丞相喜愛，故過愛而委以重任，不顧兵將反對，是「逆天行事」也。馬謖知罪孽深重，自縛跪於帳前請罪服刑，諸葛亮以軍令如山，揮淚斬馬謖，輕敵之大過也。其遺書曰：「丞相待吾親如子，吾待丞相親如父。是次吾違背節度，招至兵敗，軍令難容，丞相將吾斬首，以誠後人，吾罪有應得，死而無怨。」

街亭失守，蜀軍慘敗，迫不得已放棄隴右三郡，退守漢中。諸葛亮上表後主，用人不當，請求自貶三等，由一品丞相降為三品右將軍，以承擔責任。自馬謖被斬後，直至諸葛亮臨終，曰：「吾遍察諸將，皆無人可授。」是以此一次之輕敵，喪實之重，可以爲鑑也。

### 破釜沉舟，抗兵相加，哀者勝。

#### 史記、項羽本紀、節錄 漢、司馬遷

原文：項羽已殺卿子冠軍（楚上將軍、名宋義，項羽爲副將，讓領軍援救趙國，被包圍於鉅鹿，義在安陽按兵不動四十六日，以坐收漁人之利，羽怒而殺之），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

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渡漳水），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乃沉船（鑿穿船沉江底），破釜（砸破飯鍋炊具），燒廬舍（燒掉居屋），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抱一死決戰之心），無一還心（一往而前，絕不退却）。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斷其糧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名蓋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往鉅鹿救趙之諸侯有十多路），莫敢縱兵（不敢出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惴（音：最）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皆臣服之矣）。

#### 用兵章第六十九、玄功聖解

參同契曰：「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間文。」此言運用之妙也。曰用兵有言；以兵法喻修道，自古已有言也。曰吾不敢為主而爲客；張紫陽翁闡其微言曰：「饒他為主我爲賓。」張祖直指他者是牝戶，生丹爲主，我是玄門結丹爲賓，此正喻採取之運用也。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玄門進火，必得活子時陽生而進。牝戶退符，必得活午時陰生而退。寧守靜而不敢妄動，是以進寸之地而不敢。反退尺之地而敢爲。進則以玄門外進入牝戶，退則以牝戶退回玄門。從古不敢直泄，多是喻意。在此曲喻旁通，不妨千參萬讀，得到出神入化之境，當知太上所言無差，吾論之不謬也。

世人見經文言用兵法，疑為真用兵，卻不知經文直指修道採藥運用之實事。果是戰伐之稱，何以又言喪吾寶之事乎？曰行無行，此言不敢進，但主力為退，雖有行似無所動行也。曰攘無臂，陽生進火，雖攘前，似無所進前也。曰無敵，龍虎交爭，雖敵仍似無所謂爭持也。曰執無兵，觀天執天，雖用兵似無所執也。此四無，不外主退而不主進之意也。

曰禍莫大於輕敵；採藥行火，遭有危殆之禍者，皆因輕敵人之柔故也。此是必得牝戶之鉛伏我玄門之汞精，可無禍咎矣。曰輕敵幾喪吾寶，乃妄以行火，而不知止，是為輕敵，輕敵則幾而喪吾之精寶矣。此直言運用，何嘗主於動兵乎？曰抗兵相加，所以相抗相加，必得兩兵相對敵，方能向敵進火採藥，藥既得而後退符，退符後則丹成矣。曰哀者勝，哀者慈也，哀字從衣從口，非口鼻之口也，乃衣裏之隱口，即產丹之竅也。得明密藏之口為口，是運用之大旨也果真用兵傷生之事，烏得從事於道哉！

註：

陰在上，陽下奔：於外丹則指藥物置於鼎上，鼎下施火則為陽。於內丹，則離下坎上，取坎填離，水上火下，水火既濟。

首尾武，中間文：外丹燒煉與內丹修煉之火候，皆先用武火調藥，再用文火煉養，然後再用武火也。

## 第十節……《懷玉章第七十》

前言

常言道，道是無所不包，行住坐臥皆是道，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者，非道也哉！

易經繫辭傳、第四章、易與天地準。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清代中葉之增廣賢文，書中吸收中國歷史甚多優秀之格言，諺語及文獻佳句。內涵教人處世之道，做人之準則，處世之法寶，交際之妙術，治家之秘笈。民間廣泛流傳，雖比不上「太上道德經」之美譽，但亦不失為公眾啟蒙之讀本，由淺而入深，培養閱讀經書之興趣。

其書開卷曰：「昔時賢文，誨爾諄諄。集韻增廣，多見多聞。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古人之睿智結晶乃從實際經驗所得，今人奢言革新創作，離經背道，豈能與其比肩。難怪太上之道德經、第六十二章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惟時人不識，以貨、利、名、權、愛、欲為爭逐目標，不到黃泉誓不休，門個你死我活，甚至骨肉相殘，兩敗俱傷。故世人多認真作假，妄作胡為，道德淪亡，殊堪歎也。

卅

太上道德經、第七十章。懷玉章，有云：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卅

君不見現在世俗人之眼光，多數是「先敬羅衣後敬人」，致令痴迷者，崇尚名牌貨品，趨時更新，如蟻之附羶。愚昧之輩，不足論也。雖知衣以蔽體，復求保溫，食以養身，住以防風寒暑濕之相攻，而物品務求實用，價格相宜，非以奢華炫耀為目的。金錢可貴須留以善用，卻有等人一毛而不拔，善財難捨，冤枉則甘心也。

真常之道若何？每常見道者自稱為「貧道」。實是身貧而道不貧；「貧則身常披襤褸，道則心藏無價珍」。此與蠱疏之輩，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絕對有天淵之差異。茲將道德經、第七十章。由有道者向眾眾解述，則修者自可有更清晰之理解也。

注釋：

王弼注：可以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易知也。無為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惑於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迷於榮利，故曰莫之能行也。

宗，萬物之宗也：君，萬物之主也。

夫唯無知：此言普通人君，頑鈍無知，是以不知聖人之教也。

知我者希，則我貴：河上注云：希，少也，惟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

河上公注：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王弼注：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寶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

### 道德經解義 文山遯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老子之道，冒天下之道，通萬世之變；瞻足萬物，含裹六合，聖義開諸子之奧，法言通百家之長，單提一道為體，如千日之耀眼；直指自然為宗，若萬山之拱嶽。深造虛無，玄妙莫測。圓融萬理萬事，而肆應咸宜；深藏大機大用，而無聲無臭。

夫淫於心者搖其精，勇於事者勞其神，拘於時者昧於義，逐於物者盲其道。明其體要，則逐途皆通；失其綱宗，則無處不滯。究極言之，雖曰渾莫識，實極簡明易知。得其心法，彈指可



入，失其鍵鑰，扃關難啟。故自漢唐以來，千家競注，宗趣各有異同；派旨紛馳臧否無由品鑒。承偏襲弊，難期融貫；眾說紛紜，無從折衷。人皆知其書之簡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博大無涯也，皆知其文之古樸也，而不知其義之精玄無窮也；皆知其言之淡然無味也，而不知其味之味之長也。坐致二千餘年老子之道，暗而不彰，未能大明於天下！

聖遠言湮，道脈懸絲，不有聖哲，明不明之義，以弘道統；傳不傳之秘，以垂心法，則千秋萬世，誰開來者。老子有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甚易知者，盡人皆能解也。天下莫能知者，無人得而能解也。故中外解老子者千百家，能通老子而契其神髓者，百不得其一。至若言乎行證功夫，則更難之又難矣！

考老子之所以難於解悟者，主要在其說道說德，無不是從最博大高明處，與最究竟玄妙處立論；無不是出於無始，入於無終；遊心於澹，宅神於虛；觀象於有，寓道於無；而超然物外，圓融無礙。一無所合，而無所不合。故其為道也，萬化玄通，深不可識！以宇宙為一體，以死生為一條，以天人為一環，以終始為一貫。理事兼徹，內外相融。解其紛而通其殊，遺其象而泯其迹；莫究其體，莫窮其用。洋洋乎，浩瀚無涯！不可道，不可名，亦不可比量，又曷可望盡人能悟其無道之道，通其無名之名，而明其無物之物，徹其無象之象哉！設盡人得而知解之，並得而行證之，則失其所以為老子，而孔子亦不致盛稱其「不可知也猶龍」矣。蓋：「大道常存文字外，真詮不在語言中」也。

老子之道，本其道以修之於身，則以清虛柔弱自守，以謙退卑下自持，以寂寞恬澹自居，

以歸真返樸自修，而以聖功神化自行，以自隱無名自務，以無我無身自全，以無爭於天下為適。用舍行藏，唯道是從，有若無，實若虛，得若亡，成若毀，無自也，無心也，一切無心於其間，塊然獨與神明居，而上與宇宙精神共往來，故能死生如一，卷舒自如，悠然自在，無所住而不自在逍遙也。又說老子得易之神，而孔子得易之髓；神無形而髓有物，故孔子以易為易，而有十翼之作，老子以無易為易，不言易而易自在其中矣。偈曰：「須知有易元非易，悟到無易始近玄，且從後天觀有象。直到陰陽未判時。」陰陽未判前之易，乃先天易，亦即無易之易也。老子不得已為關尹子彊留五千言，然累億萬言，亦不足以盡其義而徹其理。其為道也，彌綸宇宙，涵蓋天地，旋轉乾坤，裁成萬世，無所不宜。其機變通莫測，其用神化難窺。正言若反，反言若正；如環之無端，莫可紀極。竊觀其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利而不害，長而不宰，功成而不居，名遂而身退之教；無一莫非天道，而博大無極高明莫究者也！即其守愚守雌，守柔守後，守虛守靜；與其返樸還淳，歸真復命之微傳；如能會通其玄要，躬行踐履而實修實證之，即守其一句教成一字教，亦無不可終身受用而獲益無窮也。

大抵五千言，隻辭單義，類能極諸聖功，片言半語，皆可臻於神化；珍俾星鳳，耀若日星！惟切不可徒向文字中會去，斯為最吃緊處。至若其撥亂反正之功，經世治平之用，則乃土直緒餘矣。垂拱而治，曷足道哉！韓愈薄老子小仁義為小，即諸子百家之學，亦莫不小也。讀老子書，尤宜在功夫上求證老子道：切不可止於超凡入聖。於聖人境界上，再提持向上，期其超聖入神，超神入化，以化為徒，與道合一，則自在天人合一以上！



若此，使吾人之自我精神與宇宙精神永存，宇宙不壞不滅，則吾人之精神，亦自不壞不滅矣！惟欲求個入處，求個安身立命處，求個神化無方處，則首宜會「打成一片訣」，將老子八十一章，渾做一章參，並宜將五千言渾做一言參，進而渾做一字參，再進而一字亦不立，祇參一「無」字，最後無無亦無，以俟天地網緼，無中生有；萬有並羅，有復歸無！循環往復，無始無終。能如此，自會圓悟圓明，而圓通無礙矣！於此，在修證上其入手處宜知：

正反對動。有無一炁通。須觀竅內竅。宜探玄中玄。

妙化元非化。生空不是空。神超天地外。道在不言中。

以上，藉此教人，以之為解老子而不能通老子，與證入老子道者之金針暗渡耳。

莊子、內篇、第五之德充符。內容以發揮老子之道德准則。全篇大旨，言遺形棄知而以德充實之，必有身外之符應。其中取例兩人王骀，哀矜二人皆因德充於內，故為天下人所倚重，乃為德充於內而身外符應之證，是謂德充符。彼二人貌甚醜而德至高，固知貌醜不足為病，在聖人視之，德有所長則形有所忘，若以貌取人，則孔子固已失之子羽，而平原君亦失之毛遂也。

### 悟真篇 卷中 其七

未煉還丹莫入山 山中內外盡非鉛

此般至寶家家有 自是愚人識不全

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嚴遵解曰：「夫聖人之言，宗於自然，祖於神明，常處其反，在默言之間，其微以妙，歸於自然，明若無見，聽若無聞，通而似塞，達而似窮，其事始於自然，流於神明，常處其和，在為否之間，清靜柔弱，動作纖微，簡易退損，歸於無為。」

薛蕙曰：「凡老子之言，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重，曰靜，曰利物；不爭，曰柔弱，曰知足；固皆易知而易行也！然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蓋不明道德之意故也。凡老子言，非苟而已。蓋原本道德，以此揆天下之故，以此明得失然否之辨，以此著禍福成敗之應；則道德者，乃其言之宗，事之君也。故人必知乎道德，然後知其言之所以然，而庶幾其能行之矣。由無知於此，是以其言雖易知，而終莫能知也。」

### 賣柑者言

作者：劉基、字伯溫（西元一三一一至一三七五）明、處州青田（今浙江省青田縣）人。

自幼慧穎，長而通經史，尤擅長天文兵法。元至順間舉進士，任高安丞，有政聲。後以政治黑暗，棄官還鄉，隱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十八篇以諷世。尚有百戰奇略、時務十八策、火龍神器陣法、滴天髓及燒餅歌等。而金函玉鏡奇門遁甲是他糅合張良及諸葛亮之大成。

明太祖起兵，劉基佐太祖滅陳友諒、張士誠，北伐中原，統一天下，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誠意伯。後被胡惟庸所陷害，憂憤而死，（有傳是被其暗中落毒所害）。

課文：杭有賣柑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sup>ㄅㄛˋ ㄇㄛˋ</sup>（<sup>ㄅㄛˋ ㄇㄛˋ</sup>）然，玉質而金色。置於市，買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籛豈、奉祭祀、供賓客乎？將銜（同：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

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於子乎！世之為欺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sup>ㄅㄛˋ ㄇㄛˋ</sup>（<sup>ㄅㄛˋ ㄇㄛˋ</sup>）比者，洗洗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略耶？峨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業耶？盜起而不知禦，民困而不知救，吏姦而不知禁，法斂<sup>ㄅㄛˋ ㄇㄛˋ</sup>（<sup>ㄅㄛˋ ㄇㄛˋ</sup>）而不知理，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高堂，騎大馬，醇醪體而飫<sup>ㄅㄛˋ ㄇㄛˋ</sup>（<sup>ㄅㄛˋ ㄇㄛˋ</sup>）肥鮮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

予默然無以應。退而思其言，類東方生滑稽之流。豈其憤世疾邪者耶？而託於柑以諷耶？

詞釋：燁然：光澤貌。賈：通（價），價錢。鬻：買。

籛豈：盛果實肉脯之禮器。竹曰籛，木曰豆。銜：炫耀。

虎符：虎形之兵符。皋比：虎皮，指虎皮坐褥，武將之坐位。

洗洗：威武貌；干城：扞衛城池。干，盾。用以防衛。

孫、吳：孫武、吳起。孫為春秋名將，吳為戰國名將。

峨：高聳，此為動詞。高戴著。長紳：大帶。

伊、皋：伊尹、皋陶。伊尹為商湯之相，皋陶為堯、舜大臣。

斂：敗壞。糜：消耗。廩粟：公糧。廩乃糧倉。

醇醪：美酒。厚酒曰醇，甜酒曰醪。飫：飽食。象：取法。

東方生：漢、東方朔，字曼倩，善詼諧，寓諷諫，武帝常為其所感悟。

賞析：本文假託賣柑者之言，諷刺當時文武官員，欺世盜名，坐享富貴。為官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如賣柑者之言作為比喻，文武百官，庸碌無能，屍位素餐，名實不副。劉伯溫借賣柑者之言，以明其主旨：「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與「吾子未之思也」，是喻見樹不見林，斤斤於毫末，而不識大體之嘲諷，一事雙寓，饒發人之深省。言有宗，事有君，是謂道德之真諦也。

### 金仙證論（道德沖和論）

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斯言也，蓋道以戴德，德以植道也。夫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體。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現；體乎其道，而沖和自運；是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蓋人稟虛靈，原本純靜，至德體納太和，渾然一團天理，一發皆能中節，何勞修乎？

但人被情欲之私所隔，忘本逐末，竟昧其真；故元和之正炁，純靜之心失矣！

是以聖人表虛極而養己德，論易理以明天道；則盡性致命之學，可以窮神知化矣。然修者欲體乎道德，當尋來時之消息，而窮本然之根苗；欲探造化之機緘，須察遲促之景象；則臨時有

把柄而無危險之患，然後得入道德之門，可造沖和之境矣。蓋至人能權動靜之消息，須用智慧而渾然無我，故能默運化育之道，長定中正之理，活活潑潑，則隨中極之沖和而充塞其兩間，達道達之境，樂無何有之鄉，大至默默，還乎無極，此乃至人之大德也。

苟內懷私欲，外沽名譽，假善法以遮面，闇取泥水之資，非惟無德，實賊德也。唯天地滋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物而無為，亦何期德之洋溢乎！古人云：德者，性道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則無著，道非德則無生，道外覓德，其德遠矣；培德體道，其功切矣。故曰：「天心居北極而眾星拱，東海納細流而百脈歸。」人若能靜心養炁，何慮道德之不成哉！故先嘗自內觀而無心，外覓而無體，飄飄乎尋之不得，恍恍乎覺而虛靈，似魚之隨水，如霧之籠煙，一派沖和，紫衛天地，但人不能深進，故本然之道昧却矣。縱元文奧辭，無非口頭三昧，又烏能盡道德之本然，明體用之精微，解沖和之奧妙哉！

悟真篇、上卷、其十一。曰：

黃芽白雪不難尋 達者須憑德行深

四象五行全仗土 三元八卦豈離壬

煉成靈質人難識 銷盡陰魔鬼莫侵

欲向人間留秘訣 未逢一個是知音

卷中、其四十。曰：

異名同出少人知 兩者玄玄是要機

保命全形明損益 紫金丹藥最靈奇

卷中、其四十二。曰：

始於有作人難見 及至無為衆始知

但見無為為要妙 豈知有作是根基

道德經精義之玄功聖解 清、黃裳元吉

太上之言，頭頭是道，字字切身，即人以言道，即道以言身，易莫易於此矣。夫何難知難行哉！

顧人之昧昧者，良由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不務真常大道，反求糟粕緒餘，如辭章記誦，刑名術數之類，學愈博而心愈荒，事愈繁而性愈劣。

無怪乎太上道言，當時為人心所向，後世為太上所獨也。良由不明言有宗事之有君耳。夫宗者君者，即人身之中也。堯舜獨授心傳，無非允執厥中而已。後如文之純一，參之慎獨，軻之良知，莫非人身之一中。此個中字，所包其廣，其在人身，一在守有形之中。朱子云：守中制外。夫守中者，回光返照，注意規中，於臍下一寸三分處，不即不離是，一在守無形之中。中庸

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羅從彥教李延平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此未發時不聞不睹，戒慎恐懼，自然性定神清，方見本來面目，然後人欲易淨，天理復明。

自古聖賢仙佛，皆以此為第一步功夫，但始須守乎勉然之中，終則純乎自然之中。三聖人名目各有不同，總不外此中字為之宗為之君。即如我教以凝神調息為主，然後回觀本竅，心無其心，氣無其氣，乃得心平氣和。心平則神始凝，氣和則息始調，其要只在心平二字，心不起波謂之平，能執其中之謂平，平即在此中也。心在此中，即丹經之玄關一竅，到得神氣相依，玄關之體已立，此為大道根源，金丹本始。他如進火退符，搬運河車，有為有作，總貴謙和柔順，以整以暇，勿助勿忘，有要歸無，無又主有，至有無不立，方合天然道體，此即得一而萬事畢。吾道一以貫之旨。

修者知此，太上之經可解，庶不為旁門左道所惑也。若不知言之有宗事之有君，未許升堂入室，而不迷於他往者。人能知此行此，自然有得於中，無慕乎外，如聖人之被褐懷玉，而融融洩洩不已焉。

### 悟真篇、卷中。其六十四

修行混俗且和光 圓即圓兮方即方

顯晦逆從人莫測 教人爭得見行藏

## 第十一節……《不病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一、文字符言篇作：「知不知，上也；不知知，病也。」宋、陳專（同：敷）農作：「能知其所不知者，上也；不能知其所不知者，病矣」。河上公注：「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

二、河上公注：「夫唯能病，若眾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也。」道偈有云：「自知之明能醫病，深入淺出是為題，崖岸自高有其病，深化造詣病消除。」

三、河上公本注：「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爭，以自顯著，內傷精神，減壽消年也。」

## 道德經講義 清、龍淵子、宋常星

大道無所不在，至理無事不通。人之知識，本難遍及矣，猶不可自恃，常以不知自處，乃能不蹈於知不知之病。奈何人多恥於不知，遂以不知為知。不惟己之真知已喪，其所知者，與所不知者，皆不可信，亦思聖人是何如處知，乃自取其病乎？此章經旨，是因世人好強不知以為知，指出病根，重辭復語，教誡諄諄。

一、知不知上：普照圓明，無不通透，謂之知。既知矣，乃言不知何也？不露聰明，不事機智，渾渾然，知蘊於內，而不銜於外，無一不知，而却一無知，此真為上知也。故曰知不知上。

二、不知知病：義理本未昭著，識見本未週遍，是不知也。不知矣而強謂之知何也？欲以賢智先人，欲以高明自許，詭詭（「音：而。以為聰明貌」）自是之狀，以為己無不知而却昧於當知者，而實不知，病在自愚也。故曰不知知病。

三、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此二句乃從強知之病中，申明不病之妙義，知強不知以為知，是病也，即當力去其知不知，是能病己之病，能病病，則我之所知者，無不真。我之所以不知者不自欺，又安有自蹈於知不知之病乎！故曰夫病病，是以不病。

四、聖人病病，是以不病：此二句，又是重申不病之義，強不知以為知者病也，不強不知以為知是不病也。聖人惟能不病，惟不病，乃能以其病病，不自恃知，所以能取

天下之知，而盡為我之知。惟見見義理無窮，光明未徹，猶恐我之知，不能盡獲天下之知，安有知不知之病。假令自恃其知，自強其知，是自病也，又安能以其病病乎！修道之人，果能以我之真知，超乎世俗之上，不強不知以為知，自然不病，自然能以其病病，自然不蹈於知不知之病矣。

## 老子指歸 知不知篇 西漢、嚴遵

原文：道德之教，自然是也；自然之驗，影響是也。凡事有形聲，取舍有影響，非獨萬物而已也。夫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不生無而生有，覆不生覆而生反。故，道者以無為為治，而知者以多事為擾，嬰兒以不知益，高年以多事損。由此觀之，愚為智巧之形也，智巧為愚之影也；無為，（遂）（遂）事之聲也，遂事，無為之響也；智巧，擾亂之羅也，有為，敗事之網也。

故，萬物不可和也，天地不可適也。和之則失和，適之則失適。弗和也而後能和之，弗適也而後能適之。故，安世不知危，亂世不知治，若影隨形無所逃之也，不動求響無所得知也。故知而絕知，不困於知；不知用知，亦不困於知。其所以不困則異矣，而於為不困則一也。

是故聖人，操通達之性，遊於玄默之野，處無能之鄉，託不知之體；寂若虛空，奄忽而死，心無所圖，志無所治；聰明運動，光耀四海，塗民耳目，示以無有；庖廚不形，聲色不起，知故不生，禍亂息矣。不言而宇內治，無為而天下已。民俯而無放，仰而無効，敦慤忠正，各守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醇性，惘惘洋洋，皆終天命。死者無諡，生者無號，若此相繼，億萬無量。其次，情無所樂，性無所喜，心無所安，志無所利；疾不知孝，病不知弟，既不親仁，又不識義；無有典禮，守其貞幹，一如麋鹿，一如鴻鴈；不在憂喜，亦不離亂，若盲若聾，無所見聞；主無宮室，民無城郭，國無制令，世無恥辱。

病故不病，與道相託；不言不為，威德自作；天地和順，渾沌磅礴；溷（同：混）若濁流，煥若儼客；人物皆愚，歸於寂寞；動無形鑿，靜無圻<sup>（音：其）</sup>堦；主民俱昌，天下啞啞；亡於小利，而享大福；默而治者，計不能計，而度不能度。

何以效之？夫道德廢，淳樸亡，奇物並作，知故流行；禮節起，分度明，萬物有條貫，百事有紀綱；封疆畫界，治邑屋、州鄉里，國有忠臣，家有孝子；錄內略外，雙身為友，損彼益此，務以相厚；疆大重壘，小弱亡有，郊祀天地，名山大水，封於梁山，禪於梁父，流漸相承，或然或否；斷獄萬數，鯨人滿道，臣殺其君，子殺其父，亡國破家，不可勝數；天子享其知故之利，獲此死亡之咎。由此觀之，絕知為福，好知為賊亦明矣。故，使有德之君變志易心，生息萬事以教其民，禱祝請福以至大治者，自然不聽也。使彼亡國之君廢智去欲，絕為止事，修道行德、棄其心意而欲死亡者，形亦不從也。

是故，趨舍廢置，王道之形聲也；吉兇存亡，趨舍之影響也。夫聖人所以能動與天和，靜與道合，既能保身，又能全國，翱翔乎有為之外，優游乎無事之內，取福於纖妙之中，而舒於四海之外，喪明者之目，杜知者之口，窒聰者之耳，折巧者之手，與時相隨，與和俯仰，不為而自

成，不教而民治，恩加走獸，澤及飛鳥者，以其損聰棄智，廢為而任道也。是以，順情從欲，窮極心意，動導天地，靜陶萬事，神靈在己，不察不燎，自不降席而來萬國自備；雖欲不亡，自然不置也。

宋、司馬光曰：「知之如不知則遠怨，不知而強知則招患。病人能知其病，斯不甚病矣。」

宋、陳景元曰：「夫聖人之稟氣純粹，而天性高明；內懷真知，而萬事自悟；雖能通知而不自矜，是德之上也；故曰知不知，上。夫中下之士，受氣昏濁，而屬性剛強；內多機智，而凡事夸大；實不知道，而強辯飾說以為知之，是德之病也；故曰不知知，病。此亦所謂知者不言，而言者不知也。」

## 論語 子罕 第九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譯：毋者，禁絕之謂也。以我為是者，乃人我之道障，修道無益。無我即忘我，忘我即無心，對物忘形，對境忘情，物我兩忘，物無其物，形無其形，惟見於空，所空既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清常靜，漸入真道矣。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意譯：事物先要消除成見，以客觀體察正反兩端之情況，詳細諮詢其中道理，方以理智之權衡輕重，方作決斷之解答之謂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史記 第八十一卷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趙括之紙上談兵」

原文：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相持對決），時趙奢（子、趙括）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離間計）。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驚怕），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王以名聲，括善兵法而將之），若膠柱而鼓瑟耳（若用膠糊著瑟上弦柱彈奏）。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不識隨機應變）。」趙王不聽，遂將之。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認為太囂，不行）。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若任括為將，趙國將敗在其手）。」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

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賣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括若不稱職，妾不會受株連罷）？」王許諾。

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遂降秦，秦悉數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賞析：秦趙相持對決，廉頗堅守。藺相如病篤，勸趙王勿信間言，以趙括為將，其母上奏趙王，用括為將不利。此三者，知之為知之也。趙王誤信間言，及認同趙括之善兵法之虛名，授以重任，而趙括目空一切，驕矜自敗而喪師，身歿，連累四十五萬冤魂慘被坑歿。此二者，是不知而強作為知之者，故得此大患也。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呂氏春秋 卷十七 審分覽（任數）

原文：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野菜無米相和作羹），七日不嘗粒（飯膳無）。晝

寢，顏回索米得而爨<sup>#</sup>（<sup>#</sup>音：寸。做炊事也）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sup>#</sup>（<sup>#</sup>音：霍。抓取）其甑<sup>#</sup>（<sup>#</sup>音：贈）中而食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先吃而後獻，是為不敬，有歪禮節）。」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炆（煤煙屑）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飲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賞析：知人之難，孔子有所感。以顏回之良好品格，孔子目之所見，心中所想，口中所言，皆有所誤會。直至顏回吐露表白煤煙污屑染污食物，取而食之，以免浪費，真相大白，是以可見，經驗所得，聖人病病，是以不病也。

### 晏子春秋、卷第七 外篇

原文：仲尼曰：「靈公汙（汚邪、失德之謂也），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壯勇），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晏子，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事三君而不惠及百姓），晏子細人也（屬細人，小人之類，非君子也）。」

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議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謙遜之辭，非以道而事人，以謀富貴）！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士（賢人能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為此仕者也（為此人群服務）。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羞愧出言不遜）。反，命門弟子曰：「救民之

姓而不夸（不炫耀自夸），行補三君而不有（行事補益三君而不居功），晏子果君子也。」

賞析：孔子亦有不慎其言，不知而作為知之，是以從經驗而獲得，以治不知之病，故聖人病病，是以知而改之，是乎不病也。

### 晏子春秋、卷第八、外篇

原文：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而不見從政者（見國君而不見參政之幕僚），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侍奉三君而順其意），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為大夫而自稱齊民。謙詞也），不維其行（不檢點），不識其過（不知己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愛（非愛而愛），無幸見惡（非惡而惡，並無憑據），誹譽為類（正反相類），聲響相應（出之於口，如響之應聲），見行而從之者也（見其所行而加以誹或譽之）。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晏子是道一以貫之，安邦定國）；以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三心兩意，侍一君亦不可也）。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未見其實，却非之為阿諛奉承）。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慚於影（君子獨，不慚於人），獨寢不慚於魂（不愧於心）。孔子拔樹削跡（孔子授禮弟子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大樹，孔子去），不自以為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七日不食，而不自以為貧）；非人不得其故（未知實情而詆毀別人），是猶澤人之非斤斧（漁夫非樵夫），山人之非網罟也（樵夫非漁夫）。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之困），始吾望儒而貴之（對儒而敬之），今吾望儒而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疑之（現有所懷疑矣）。」「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言既出而難追），行存乎身（行事立身），不可掩於眾也（莫能掩人耳目）。吾竊議晏子（私下非議），而不中夫人之過（不中聽而錯言其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結識高德之士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優於吾者以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後仲尼見之。

賞析：諺曰：「誰人背後無人說，那個人前不說人。」仲尼亦犯此無病也，唯知錯而能改，善莫大焉。先遣弟子謝過，然後親往請罪。是以聖人病病，是以不病也。

## 不病章第七十一、玄功聖解、節錄 清、黃裳元吉

聖人何以不病？皆因聖人明燭事幾，智周物理，自有先覺之明，絕無卜度之臆。況能病其所不知，所不明，於是一心皈命，五體投忱，盡收羅於玄玄一竅之中，久之靈光煥發，燭照無遺，固隨在皆宜，無往不利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以慧焰之知，是為上也，若矯情之知，實為大患，若以強知之患為患，是以無患也。今以妙道而言之；大凡打坐，必先從離宮修定做一晌，而後自考自證，果然空空無物，始向水府求玄。夫離宮修定，是修性也，心所空，是明心見性。故靜坐務使身心安定，意氣和平，徐徐以意收攝，回照本宮，使了然無物介於胸間，使一覺一焰集而為一，覺性不生不滅，自了自如，以此求玄，則水源清，自能為結丹之本。故在恍惚之中，自然有象，以性攝情，情性合而生真精。以

虛靈之性，能招實有之情，一陽萌動，腎間微癢，有氤氲蓬勃生機。要知離非屬心，凝耳韻含眼光戒香味觸法，皆是神火主事，故曰屬離。坎非在腎也，無非是精，凡精所有，無非是氣，精氣所在，是屬坎也。以神入血中，火熱水裏，未必有氣機發動，務須抽添，攝起海底之波，上入丹田，久久烹煉而足，忽然天機發動，遍及十指全身，跳動不止，身如壁立，意若寒灰，丹田氣暖，此即血無老嫩而合中時，若無此效驗，尚是微嫩，不可行火，若久見此景而不知起火，則氣已散。若始行用火，是藥老而無用矣。

修者，須心安意適，氣息融和，可行子午河車。蓋人身形質之血，不經火煨，尚是污濁，用神火之炤，血中自生一點真氣，是佛所云於五濁惡世修而得成道果。又古謂鬼窟中取寶，黑山中求鉛，是濁精敗血內以神火煨出此一點真炁。炁動陽生，子進陽火，午退陰符，卯西沐浴，以此諸法，方能採得此真陽，運行流通，以驅除臟腑陰私，外以攝天地靈陽之真氣，久久用功，氣質自變，此河車法，有無窮妙義。

古云：氣明子午抽添，抽取水府之鉛，添離宮之汞，汞乃心中靈液，後天中先天，從色中濁精敗血中，以神火煨出而成甘露者，是鉛即血中之氣，是謂水中金，此為後天之先，只可以固凡體，不可以生法身，此是坎離交而生之藥物，猶不可以作神丹，必以性攝情，以情歸性初。性情和合，同煨於坤爐中，忽地真陽發動，乾坤交而結丹，煉神丹為真仙子。河車運轉，初關猶須勉強，中關河車，天人合發，到得上關河車，純自然之天，不失其時而已。至於卯西沐浴諸法，是初學者心煩火起，助其行工，若到純熟，不須法矣。眾眾神而明之可也。

## 第十二節……《畏威章第七十二》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一）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二）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三）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三）  
 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三）



一、王弼注：「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民，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是以有言：「太上所言並不虛，後人不聽不跟隨，民不畏威大威至，家滅國亡終盡傾。」又曰：「試問言者是為誰？始皇帝業萬千秋，威武虐民百姓匱，民不聊生就義起，不知不見而自貴，失道失德是自迷，短暫奢華福便絕，是以天道不可違。」

二、衣無所衣、食無所食、居無所居、行無所行，徭役勞苦，賦稅重斂，求生不得，求死為艱，百姓苦矣。何故？君上不見義理之全體，處事或膠於見小，而不察因時之

大用，知近而不知遠，見己而不見人，溺於安而不察於危也。能無狹其所居，是內體寬，而無理不週，外用圓而無事不宜，故言無狹其所居。厭者，棄也。厭棄所生，性為生我之理。昧於性者，是厭其所生之理也。命為生我之源，喪於命，是厭其所生之源也。凡立身不謹，制行不慎，輕言不訥，皆是厭其所生。若能無厭所生，內不以私欲害其心，外不因作為債（忿）其事，生生之理不違，生生之機不息，故言無厭其所生。

三、上不厭者，是不厭民而不棄於道，能若此，則下不厭而無所棄其君也。假若處心制行，不循於理，不合於義，是自己安於自棄，安有不至喪身敗行，而天人所棄乎！是以夫唯不厭，是以不厭也。「畏威、無狹、無厭。」此三者，皆自知，自見自愛之義也。聖人自知不自見，內照圓明，無遠不致，知之無不知，而真知者，是自知也。自知者，蘊於中而不以知顯於外，藏於己而不以知銜於人，潛德之光乃難於掩，然必自然之見，唯非自見，故言自知不自見也。是以聖人自愛不自貴：「盡性至命佑其身，審時察勢防其害，自愛視身為要裁，謙遜卑下以為用，下人為心是相同，道德高厚不自貶，自然是貴兩所通，是以抱一為我道，去彼取此唯一途。」

老子指歸、畏威章參證解 西漢、嚴遵

原文：道德之旨，神明之務，太和之心，天地之意，禍莫甚乎亡，福莫甚乎存。非獨天道，



人物亦然。故，存身之道莫急乎養神，養神之要莫甚乎素然。常體憂畏，慄慄震震。失神之術，本於縱恣；喪神之數，在於自專。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地，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昌衰吉兇，皆由己出，不畏於微，必畏於章，患大禍深，以至滅亡。憂畏元始，至於無形，運翔戒慎未兆（未兆而預謀），其道大光，動得所欲，靜得所安，福祿深微，淪於無方（無體無方）。

正言若反，明而若昏，遼遠潢洋，莫之能聞。伺命在我，何求於天？至福似禍，大吉若兇，天下醉飽（物欲障礙），莫之能明。是以，世俗見近聞淺，不識宵<sup>※</sup>（音：妖）冥之道；蔽於微妙之常，塞於神明之理；察於毫毛之利，不觀丘山之禍。肆情而行，無所畏忌，言順所然，行順所善，力能而取，心順妄與，僞奢恣睢，自專損己。忠信所愛，欺殆父母，侵凌天地，簡傲其主，將順情欲，以違天道！故，起巧立名，以代其身；施惠流恩，以獲大咎；遁福天外，追患四海，福德求之不能得矣，患奔禍馳無所逃矣，大威以至乃始為善（為時已晚）。當此之時，道德不能救，天地不能解。非天之罪也，樂高喜大，負威任勢，忘憂失畏，不求於己也。

故，憂於己者不恐於人，畏於己者不制於彼；順於小者不懼於大，誠於近者不悔於遠。是以，不小其位而居之以敏，不薄所處而厚修其禮，不苦卑微而革其大治，不厭困危而絕其所以。樂窮如達，安死如壽，雖欲且留，亦不得久。

### 韓非子 卷九 安危

原文：安術有七，危道有六。

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依法而行）。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公平處事）。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平等對待）。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依準則而無揣測）。七曰、有信而無詐（施政無朝令夕改）。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在範圍徇私枉法）。二曰、斷割於法之外（恣意廢法順己意）。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賢者親而不喜，佞人愛而狎之）。

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也。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尊重道德法制），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循規蹈矩）。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愛己身而不犯法），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國家久安。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

先王寄理於竹帛（典籍書於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責、育（孟賁，夏育，勇士也）不能行；廢自然，雖舜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君貪無厭盡刮民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忠言逆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之君，福以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不以堯為榜樣），而責人臣以子胥（不效法子胥之進忠言），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等若暴君望臣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不權衛臣力，齊、田成權臣弑齊簡公立平王而掌國政），而幸其身盡如比干（其人等若殷紂，希望人人忠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不發展長處以樂民），而憂所短（不補救其短處而害民）。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暴政統治民眾），不可行齊民（民不聽令）。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完危在是非（君之安危在治理），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國力之強弱），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也，而名實不稱（虛名也），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政權與官吏不相配，佞臣執政），故臣得奪主。殷，天子也，而無是非（不分是非曲直）；賞於無功，使諛諛以詐偽為貴，誅於無罪，使讎（曲背）以天性割背（破壞純真天性）。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喻小西周勝大邦之殷紂也）。

明主堅內（整飭朝政上軌道），故不外失。失之近（內政敗壞），而不亡於遠者，無有（外政不失者，無有也）。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如取如攜，如拾攜於門庭）。使殷不遺於朝（殷若無尾漏），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不敢窺視而憧憬帝位），而況敢易位乎？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治，去之而思（懷緬過去之德政）。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大

道歸於自然而無須契約），舜無置錐之地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 周文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原文：晉侯賞從亡者（晉文公、重耳，獎賞跟隨流亡國外者）；介之推不言祿（不談賞賜之事），祿亦弗及（未受賞賜）。

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晉惠公及懷公父子，無人親近支撐），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天命所及），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侍從以為己功），不亦誣乎（是欺騙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邀天之功而為己）？下議其罪（下議罪為是），上賞其奸（上賞以其奸），上下相蒙，難與處矣。」

其母曰：「盍亦求之（何不討賞）？以死（直至終老而死），誰懟（怨誰）？」

對曰：「尤而效之（批評而又效之），罪又甚焉（罪更重矣）！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能受其賞賜）。」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

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晉地、山西、介休縣、介山下）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

＃（音：升。解：宣揚）善人。」

賞析：表示介之推之廉潔，為國而不居功，功成而解釋是上天之任命，與其他從者以功居而自得。介之推其母，以言試探其子之操守廉節，以道隱無名為支持，據云：晉文公著人放火燒山，以迫介之推不能歸隱而出仕受賞，母子相擁燒焦而死在柳樹下。清明節之前一天稱為寒食節，不有煙火煮食，亦由此而起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韓非子 卷七 大體

原文：古之全大體者（天子治國執大體），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慧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天道自然之常，無造作，無行私，以純任自然）。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內外和同於正理）；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不因個人喜惡而偏差）；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清明純潔），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疼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

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舉繩墨，而正

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威，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各得其所，天下太平）。」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措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順，以道為舍。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無為而治而有為，各安其所安，至治之極也）。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淮南子 卷九 主術訓

原文：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舴舸（有窗屋之小船）而浮於江湖。伊尹（名摯，原為湯妻陪嫁之奴隸，後佐湯伐夏桀），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驢（馬十原：一字。駿馬、黃毛白腹）馬而服駒騾（野馬之類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叢林、叢深草。聚木為榛，深草為薄）出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於物也，淺矣。而欲以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遠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輅<sup>＃</sup>（音：格。拉斷

動物之角）伸鉤（拉），索鐵歛<sup>#</sup>（<sup>#</sup>音：吸）金（搓揉金鐵使互歛合）；推移、大犧（桀之勇士），水殺龍鼃<sup>#</sup>（<sup>#</sup>音：元駝），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山西、安邑縣北），擒之焦門（城樓，巢）。

由此觀之，勇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積聚群體之力），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龍鼃，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業，萬人之聚無廢功。

### 道德經精義、畏威章、第七十二之玄功聖解 清、黃裳元吉

所謂威者，綱常名教之大，天理所最難犯者，使知慎獨於衾影，畏天威之隱微，自然天錫純嘏<sup>#</sup>（<sup>#</sup>音：假。福也。），眉壽無疆，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若天威儼在咫尺，而戒慎弗懷旦明，致令倫常漸滅，禮義消忘，則天良無存，天罰不貸，而凶災不免，性命難全，是民之不畏威，而大威至矣。若是者，皆由不知仁為安宅，曠安宅而弗居，義以生氣，舍生氣而自喪也。嗚呼！彼民不幸，未生太古之世，以德威為畏，德明為懷，故愚昧多愆，天顯罔顧，而早乾水溢，癘疫災荒，種種禍患興矣。惟在上者導以天下之廣居，使游心於太和之宇，無狹隘為居，而日蹈於危亡也。引以浩然之正氣，使直養於清虛之天，無厭棄其生，而自罹於斷絕也。

夫惟自愛其生之理，自保其天之良，而不稍厭戮<sup>#</sup>（<sup>#</sup>音：亦。解：棄也）即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解：玩耍），敬天之渝（解：變也），無敢馳驅也。」「天監厥德，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sup>#</sup>（<sup>#</sup>音：莊。善也、好也）。」實有與天地同為悠久者焉。是以不厭，非聖人其孰能之。

古帝王恭己無為，懋昭大德，日就月將，洗心滌慮，精參造化之妙，洞晰本來之天，惟自知之耳。至若德業文章，外之所著，聖人絕不以表見於人，且朝乾夕惕，重道守身，一息不肯離乎仁，天下無有加於己，其自愛為何如哉！他如名位聲華，人之所尊者，聖人絕不以之足貴，雖聖人自知自愛之端，亦凡人共知共愛之端，特凡人知之而必見之，愛之必貴之。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其慎幽獨而不敢炫耀於人，重保養而不敢矜尚於世，豈凡人所可同日語乎！夫亦曰去欲取理，盡人合天、以至超凡入聖，絕類離群，而成億萬年不朽之神者，皆由此自知廣居之安，自愛長生之樂，一於此不二於彼，而民自遷善而不知為之耳，舍此烏能若是哉。

此言無狹所居，其所居者必大，無厭所生，其所生者必長。雖然，用工之際，元神識神，不可不知。夫人受氣之初，從父母媾精時，結成一點黍珠，此時絪縕縕縕，只有一團太和之氣，並無一點知識，然而至神至妙，極奇盡變，作出天下無窮事業出來，都由此一點含靈之氣之神，從無知無識而有知有識，從無作無為而有作有為，莫非由此而始，此時天人一理，物我同源，體用兼賅，顯微無間，故曰元神。此是天赋畀者，到得血肉軀既成，十月胎圓，圓哇地一聲，嬰兒落生，此時識神始具。

夫元神者先天之元氣，天地人物一樣，都藏於太虛中，一到人身，則隱伏於人身虛無窟子之內，此是天生所賦者。修行人欲成大道，夫豈可著空著色以求之哉。惟有一無所知一無所有，掃却一切塵氣，而個中消息自現，靈妙自生。至若識神乃人身精靈之鬼，却劫輪迴種子，必要五官具備，百骸毓成，將降生落地時，然後精靈之魂魄，方有依附，古人謂後天識神，因有形魄而生者此也。此元神識神之大分別處也。但有生以後，元識兩神，交合一處，有時元神用事，識神退聽，則後天之意氣雖動，要皆由仁義禮智信，而發為喜怒哀樂，識神亦化為元神者此也。有時識神用事，元神隱沒不見，雖仁義禮智之見端，亦皆變為私恩私愛私憎私嫌，元神亦化為識神者此也。

總之為口耳一身的起見者，皆是識神，一到識神用事，焉有光明正大。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之事業出來，惟混沌沌沌中，忽焉一感而動，此時天理純全，毫不挾後天識見，如能穩立腳根，端然行去，即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吾教人於無知無覺時，尋玄關一竅，良以此時與天地一體，與虛空一致，能從此處把握行將去，則天地之生生，不難自我而為生生，虛空之變化，不難自我而神變化，此時一覺，誠為天地人之根源，修士不從此下手，又從何處以為仙聖之階哉！要之無思無慮而出者，元神也，有作為見解，自色身而生者，識神也，元神無形，識神有跡。一身虛無中來，一從色身中出，二者大不相侔。既明得元神生於虛無，識神生於色身，我於是正本清源，務令內外三寶閉塞，不許一知一見，從有形有象有思有慮而出，如此操持，如此涵養，久久屍魄之靈，皆化為清淨元神，八萬四千毫毛，亦轉為護法靈神，所謂化識為元轉陰成陽者此也。此在人實力於虛無一邊，不要為色身起見著想得矣。

### 第十三節……《天網章第七十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一）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二）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

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三）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四）



一、敢者，堅強也。不敢者，柔弱也。殺者，猶死也，活者，即生也。此句言，勇於堅

強則死，勇於柔弱則生。能活身者，曰利，殺身者，曰害。此兩者，其勇雖同，然所得結果卻異也。

二、天之所惡者，言誰能知天下之所以為？聖人之明德，猶難於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三、天道無所爭奪，寬坦而博大，善謀慮於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而已。

四、天網宏大而疏，法網密而能逃，惟天網疏而不漏，報應到，則劫數難逃。



## 道德經聖解

此章所言：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是示人以天道，不可好勇鬥狠，剛愎尚敢，而代以柔弱自守，謙遜自持，恬淡為用，虛退自全。蓋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蓋老子常言：柔弱勝剛強，此為天之道也。若勇於敢，則人之有為矣，似為矣而實無所以為，反受其害。勇於不敢則自是無為，無為而自守清虛，寂然而無所動，似無為而實無不為也。

無為者，天道也，有為者，人道也：二者之於世間，其果所行，或利或害，則天道與人道，相去亦遠矣！勇於敢者是有為，有為則有所不為，所為好為天下先，災害隨之是所為。勇於不敢是無為，無為為用則無所不為，皆因不為天下先，避開災害利跟隨。天之所惡，在人造，在彼而不在此中；尚柔弱不尚剛強，尚不爭而尚退讓，尚守後而不尚先，尚眾所惡合自然，不尚眾人之所欲得，此孰知其故也哉！以正行之則失之，以反行之則得之，以正行之則害之，以反行之則利之，正反兩途何所依？天道行之法自然。

太上繼言天道之四大法則，曰：「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其意所指，天地之於萬物，何所爭哉？故此不爭之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故不爭而善勝也。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焉，而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此乃無言而善應也。天地不自生，而萬物卻自生，天地不召之，而萬物自歸之，此乃不召而自來者也。坦然而無物，則虛靈不昧，無思亦無慮，無謀而自謀，此坦然而善謀，發乎其自然而者也。故上述：無爭、無言、無召，無謀，為正言若反，且也，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成而無不成也，無勝而無不勝也，無有而無不有也；是

謂玄明，非天之道也哉乎？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故司馬光云：「聖人於天道，亦不敢易言之。任物自然，物莫能違。隨其順逆，應以吉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禍福相因，利害相伏，不應而應，不神而神，故豈可忽乎哉！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於一時，要於終勝之而已。四時運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ㄓㄨˋ音：趁。解：何況）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繹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人以耳目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觀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終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疏而不失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循天道而行，亦即法自然而行，豈其疏而有失哉！故不爭而自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謀以坦誠無思無慮而自謀：凡此皆非人力與智慮之所及。故曰：虛則無物，無物則誠，誠則明，明則神，神則天，天則浩浩巍巍乎，雖疏而不失矣。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 說苑 卷第十五 指武

原文：孝昭皇帝時（漢武帝子、名弗陵，在位十三年），北軍監御史（漢官名）為姦，穿北門垣以為賈區（穿壞北門作買賣場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挑選兵馬之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由。建亦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貿易在市場求利），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堡壘城垣築成），行不由路（穿城貿易），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味死以聞。」制曰（皇法定制）：「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國法平常法則不合於軍中），軍容不入國也（軍中法規不合於國家）。』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 說苑 卷第十五 指武

原文：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非本國之民），為之有道乎（有何辦法）？」太公對曰：「有道，王得眾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召周公而問焉，曰：「天下之圖事者，皆以殷為天子，以周為諸侯，以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有戰勝方法乎）？」周公對曰：「殷信天子（真天子），周信諸侯（真諸侯），則無勝之道矣，何可攻乎？」武王忿然曰：「汝言有說乎（汝有何道理）？」周公對曰：

「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失其民制為匹夫（丟失控制百姓者，為獨夫），王攻其失民者也，何攻天子乎（是獨夫，非天子也）？」武王曰：「善。」乃起眾舉師，與殷戰於牧之野，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也。」即取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也。」於是發巨橋之粟（又名鉅橋，穀倉名，今河北、曲周縣東北），散鹿臺（又名康臺，殷紂聚積財貨之所。河南、淇縣境）之財金錢以與士民，黜其戰車而不乘，弛其甲兵而弗用，縱馬華山（五嶽之一、陝西、華陰縣南），放牛桃林（寨名、河南、閿鄉縣西、閿<sub>音：民</sub>），示不復用。天下聞者，咸謂武王行義於天下，豈不大哉？

## 淮南子 卷十二 道應

原文：惠孟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蹀<sub>音：慶</sub>）欸（同：咳），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

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人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矣。

注釋：四累：一、刺不中，擊不中。二、弗敢刺，不敢擊。三、無其意。四、歡然愛利。然而，第四、歡然愛利最可貴，因其賢於勇有力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  
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呂氏春秋 卷十四 五曰、長攻

原文：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各一則不能合）。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亡國之主不聞賢。譬之曰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時雨；遇時雨，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

賞析：凡遇合者，時也，不合，必待合而後行。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

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是以，其意喻；遇必有合，時、地、人皆為條件之所需，一有不合，則雖修道立德，亦必待合而後行也。

### 說苑 卷第二十 反質

原文：秦始皇既兼天下，大修廡，即位三十五年猶不息，治大馳道（秦直道也），從九原抵雲陽（綏遠、五原縣至陝西、淳化縣西北），塹（音：佔。開山）山堙（音：欣。填谷）谷直通之。厭先王宮室之小，乃於豐鎬（音：浩）之間，文武之處（文王武王之地處），營作朝宮，渭南山林苑中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嶺以為闕（門觀），為複道（現所謂立體交叉也），自阿房渡渭水屬咸陽，以象天極（如天體之氣勢），閣道絕漢（天河），抵營室也（星宿名、室宿也）。又興驪山（陝西、臨潼縣東南）之役，鑿三泉之底（以金屬填充泉底），關中離宮三百所，關外四百所，皆有鐘磬（音：盤）帷帳，婦女倡優，立石闕東海上胸（音：渠。江蘇、東海縣南）山界中，以為秦東門。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居留勢危），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伏以慢欺而取容（奸臣爭而取寵），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為所害。」乃相與亡去。

始皇聞之大怒，曰：「吾異日厚盧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誹謗我，吾聞諸生多為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傳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盧生不得，而侯生後

得。始皇聞之，召而見之，升阿東之臺，臨四通之街，將數而車裂之。始皇望見侯生，大怒曰：「老虜不良，誹謗而主，廼敢復見我！」侯生至，仰臺而言曰：「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言之！」

侯生曰：「臣聞禹立誹謗之木，欲以知過也。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趨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錦繡文采，滿府有餘，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鍾鼓之樂，流漫無窮，酒食珍味，盤錯於前，衣服輕暖，輿馬文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力單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克下，下暗上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將亡耳。聞古之明王，食足以飽，衣足以暖，宮室足以處，輿馬足以行，故上不見棄於天，下不見棄於黔首。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階三等，而樂終生者，俗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丹朱傲虐好慢淫，不修理化，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朱丹而十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亡也，而曾不一存。」

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搖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舜乎？不然無冀也。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後三年始皇崩；二世即位，三年而秦亡。

###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 清、黃裳玄吉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贊歎辭：和也，美也，溫養也）「人盜天地之氣以為丹，即盜於穆不已之天命，此命在天即清虛一氣，在人即太和一氣，惟由平且直養，至於浩然充塞乎兩大，即反本復命，上下與天地同流矣。養之維何？一在於死妄心，死妄心貴於剛，廣則不屈於物，而令正氣常伸。一在於生真心，生真心貴於柔，柔則能悅諸心，而令浩氣常凝（至虛極，守靜篤。專氣至柔，能若嬰兒乎）。此兩者一往無前，奮其果敢之力者，死機也。逡巡不進，甘為懦弱之材者，生氣也。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進為退機，負為勝本（天門開闔，能無雌乎？守靜之謂也）。

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偕行，或利或害，往往與世相反，故人之所喜，天之所惡也。且夫天亦何所惡哉！好生者彼蒼之心，有時不用生而用殺，尚德者上帝之意，有時不以德而以刑，此蓋生中寓殺，殺中有生，其意深微，有非人所能測度者（天生天殺，道之理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耶？是以修道之聖人、知福為禍基，柔為剛體，酌經權而用其中，忘利純而守其正，不與凡人爭利害，惟於一己辨從違。至於降災錫福，惠吉迪凶，雖聖人猶難測其微矣，況下焉者乎！

夫聖之道，亦天之道也。聖人純任自然，而進退升降，自運轉於一身之中，天道無為自然，而生長收藏，常流行於太虛之表，所以不與萬物爭強，而修短頻臨，究無一夫之能傲，是不爭而善勝矣。不與下民言理，而禍福所及，卒無一地之或逃，是不言而善應矣。雖其中或遲或



速，或重或輕，暗中自有權衡，有不由人謀者在，故曰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任他才智過人，好巧絕世，而肺腑洞見，雖張皇掩飾，有何益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洵不誣也。

過欲貴果，不果則人心放縱，人欲纏綿，故勇於敢則殺，所以殺人心也。存理貴柔，不柔則凡氣躁暴，元氣動搖。故勇於不敢則活，所以活元神也。然心死所以活元神也。害中有利，或利或害，兩者相濟，人心易死，道心易生，顧其中有天道焉。天有好惡，刑與德並施，生與殺共用，人或知之矣，而具生機於殺機之中，伏活機於死機之內，世人未易窺測焉。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哉！聖人心同天地，知惡之正所以好之，且非惡無以成好。此中循環妙用，雖聖人猶難知之，然而聖之道亦即天之道也。

天不與凡人爭是非，而發育萬物，無有不荷其煦燠（和暖，撫育），而駕而上之者，不與凡民言感孚，而陰陽迭運，無有不相為默契，而悖而馳之者。蓋天人一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何神也，物我同源，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措何當歟！

至人以無思無慮之真，默運神功於生殺之舍，暗襲天機於造化之宮，入水府，造金鄉，雖希夷，絕視聽，殺者生之，初不知其何以相勝相應，如子母夫婦，不召自來，不謀而合，如此其感孚之捷而神耶！至災祥予奪，禍福貞淫，天網恢恢，誠無有逃而脫之者，以虛空即道，道即天，不能逃虛空，即不能逃天，人不違道即不違天，天休不於以滋至哉（天地道之道，陰陽相生相剋，此為造化玄玄之機也）！

#### 第十四節……《司殺章第七十四》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一）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二）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常有司殺者殺，（三）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者，

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四）



一、河上本注：「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民不知畏也。」又云：「人君不寬刑罰，教民去情欲，使民皆樂其生，斯善矣。」

二、管子白心篇注：「奇謂邪不正。」是奇即邪，故王注云：「詭異亂羣謂之奇也。」趙策：「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此乃言鄒魯無邪行也。孔子魯人，孟子鄒人，後世人言文教興盛之地，輒稱鄒魯。南史羊侃傳：鄒魯遺風，英賢不絕。韋



孟在鄒詩曰：「濟濟鄒魯，禮義惟恭。」

第二句之意謂：人君失無為之治，政煩刑重，故天下思亂而不畏死，奈何人君可專以刑罰懼之乎？蓋人君清靜為化，雖無刑罰，民亦自化。若間有少數不受感化者，則天必執而殺之，孰敢不服？河上注此句：「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

三、河上公注云：「司殺者，天也。居高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者也。」

四、河上注云：「天道至明，司殺者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sup>（音：標）</sup>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木，勞而無功也。」此乃言大自然之大道不可違也。代大匠斲，是代造化司殺也。

是章語譯：君上無道，民不聊生，自然民不畏死，倘若以死用而威脅之，何用？若民謀生有路，則不願去死，此時若有作奸犯科者，執而處以死刑，則民不敢犯矣。真正具永恒司殺責任者，如天道，始才能用殺。越俎<sup>（音：阻。砧板。古時盛祭品之器物）</sup>代庖作司殺者，猶代大匠作替工，豈有不傷其手者也。

#### 司殺章聖解

夫大道本無，故大道無道，大德無德，大政無政，大治無治；大謀無謀，大為無為，大刑

無刑，大殺無殺。故以暴易暴，以刑止刑，以兵止兵，以殺止殺；皆非善之上善也。

夫民不畏威，則大威至，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治民之大道曰仁，唯仁以存於心，即唯生以存心也。仁心愛民愛物，與民物同一體，擴而謂之，天地與我一體，而萬物與我不二，又何形何相之有哉？又有差別之分哉？為政之道，唯在於仁唯在於生而已矣！故利物濟人，使天下人皆可用，而格物致知，物可用而利於民，兩者結合自得其所也。道經有云：「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盡天之利，盡地之宜，盡人之才，盡物之用，盡時之適：不違天時地利，人文物用，皆盡用之，斯為善之上善也。故民得其利而無所害，有若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斯為至道之所行也。上居高位而下不知有，而民皆懷其無為之德之不暇，則何畏死之有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儒家孔子論語有云：「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者以嚴刑峻法作管治，則苛政猛如虎也，常使民畏死者，是下策之下下也。太上言以道治國若烹小鮮，小心翼翼而慎之，首重道治，而德治次之，仁義又次之，禮法更次之，若以兵刑之用，斯為下下，不可以為治，尤不可以為道矣。蓋以兵刑加諸於民，「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若敢，則生大變矣。以刑罰使民生畏，以死使民懼，非天道也。司生殺者，乃是自然之真宰也。故太上曰：「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哉！」代大匠斲而司殺，是人心之判斷，非天道之至公，偶有出錯，其患無窮，傷身傷命，豈只傷其手歟！

蘇軾、子由云：「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民安於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群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詭異亂羣之人，恣行於其間，則天之所棄也；而吾殺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殺，則及其身矣。」司殺者，蓋言造化也，亦即天也；惟造化主為能司生殺之權。君人者，為政任刑，不可徒以死畏之。以殺止亂，以殺止殺，均非善政。太上所喻，在教人宜法天之道，順天之法則，純任自然，使各安其性命之情，則無須代大匠斲矣！

陳景元（字太初，號碧虛子，北宋著名道士）云：不畏死有二義，曰：『達者得其常理而不畏死，愚者失其常理而不畏死。』夫人生而靜，天之性樂生惡死，人之常，耕而食，織而衣，安其居，樂其業，養生葬死，此世之常禮也。夫民存養性，官守常法，而無枉濫，皆得其死而生死得常，則何畏之有？建德下衰，不能無為：禁網繁密，民不聊生，盜竊為非，欺給生亂。小孔惴惴<sup>（音：最）</sup>而懷驚，大恐緩變而忘死；如何刑法滋深，主司暴酷，更以大辟誅之令，而恐懼於良民哉？

畏死亦有二義：養生謹慎之人，畏其天死而脩德也。造惡偷安之人，畏其刑死而矯法也。人之自然也，則含哺而喜乎淡泊，鼓腹而游乎混茫，雖百年之殂<sup>（音：曹。解：死亡）</sup>，而不知老之將至，此順化之民也。今乃法令滋彰，動入死地，是使民常畏死。夫民畏死則偷安其生，偷安其生者，未有不先興奇變奸詐之心而矯其法也；姦詐生而禍亂作，則吾主司者得專執而殺戮之，其姦詐絕蹤，而誰敢犯之者。

綜上諸說，其旨在教君人之為治，宜政簡刑清，無事無為，而民自治：不可作威作福，嚴刑峻法，使民畏死，以期其治。以多殺戮為治，而不以道治，是違天道，而為大匠斲矣，可不慎乎！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淮南子 卷一八 人間

原文：事或為之（欲事情辦得好），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欲防患於先，足禍害致之）。何以知其然也？

秦皇披錄圖（張開圖書），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始皇猜胡虜亡秦，卻是胡亥始為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內史、蒙恬大將），楊翁子將，築脩城。西屬流沙，北繫遼水，東（遼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拉車送軍糧）。又利越（要奪取南越之珍物）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饜城（湖南、黔陽）之嶺，一軍守九疑（湖南、寧遠）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江西、南康），一軍結餘干（江西、信江下游）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御史監史祿運軍糧），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鑿通靈渠運河送糧，湘灘二水，廣西興安縣），以與越人戰，殺西嘯君譚吁宋（越地之君）。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草木叢生之處），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

置架駿以為將（互相挑選英傑為將領），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發派謫罰邊戍士卒回防）。

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剝麻考纆（不得剝取麻皮及搓成麻錢），羸弱服格於道（瘦弱者匍匐於途），大夫實會於衢（大夫苛徵民之財物於通衢大道），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安徽地），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陝西、臨潼縣、戲水一帶、有戲亭、周幽王、褒姒、烽火戲諸侯）。劉、項興義（劉項（叔）、劉邦、項羽），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枯枝斷，葉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通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烏鵲（烏鴉、喜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顰，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常有司殺者殺。

淮南子 卷十四 詮言（事物之規律道理）

原文：聖人不為可非之行（守道），不憎人之非己也（接受批評）；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所為無為己之私，非為名利）。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所為正直而信不

至也）；不能使福不來，信己之不攘也（來而不拒）。禍之至也，非其求所生（非是己所聞之禍），故窮而不憂（困窮雖有而無所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非其所為之所祈求），故通而弗矜（福至而不驕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有德之謂），不求其所未得（不祈求所未得之名利），求其所未得（強求名利因未有所得），則所有者亡矣（德、道亡有）；脩其所以有（脩德），則所欲者至（事成）。故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為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

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不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固於不亂（治國要政治不混亂則固），而事為治者（致力處理事務使太平），必危（政理混亂則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倒（同：鏗）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無喪失則利），動之為物，不益則損，不成則毀，不利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用由餘之計滅戎。秦穆公伐鄭，未成，回國，被晉敗於崤山。河南、洛寧縣北），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戰勝數個華夏諸侯，卻在柏舉、楚地、湖北、麻城，被吳國所敗）。故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

賞析：君上須守德而國治，貪名、利、及所欲得，則德、道俱亡，則福何由降？而禍之將至，得能不亡乎？

阿房宮賦

作者：唐、杜牧、字牧之。陝西、臨潼縣人。官至中書舍人，詩與李商隱齊名，人稱「李杜」。

原文：六王畢（齊、楚、燕、韓、趙、魏，六國之君滅亡），四海一（天下統一）；蜀山兀（光禿），阿房出（陝西、西安市鄠縣嶺有土臺遺址）。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蜿蜒向西），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涇、渭二水），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絲互曲折走廊，如迴環繒帛），簷牙高啄（像鳥喙向高處啄食）；各抱地勢，鉤心鬥角（對峙）。盤盤焉（盤迴曲折）：困困<sup>#</sup>焉（<sup>#</sup>音：坤）焉（一座座），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多院落也）。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橋如長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複道如彩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深宮庭院之景象），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有各種之氣溫，冷暖不同）。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六國貴族離開其國赴秦），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妝鏡閃閃如星光），開妝鏡也；綠雲擾擾（雲鬟梳理），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燒香料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以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嬋立遠視（久立眺望），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剽掠其人（民間財富掠奪），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迴迴（隨便棄置）。秦人視

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鎔錙<sup>#</sup>（<sup>#</sup>音：殊），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穀倉）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嘯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為君，誰得而滅族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賞析：天道循環不息；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周而復始，故聖人教人持盈保泰，苦口良藥。惟世人乃凡夫俗子，名利物欲薰心，難脫窠臼，縱使是英雄豪傑，皆多重蹈覆轍，自取滅亡。唐太宗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此之謂也。

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者，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 說苑 卷第十八 辨物

原文：扁鵲過趙王（扁鵲拜見趙王。扁鵲本黃帝時良醫，後戰國有鄭人姓秦名越者，醫術神妙，故以扁鵲稱，又因家於盧，故亦稱盧醫），王太子暴疾而死，鵲造宮門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埋葬之喪事），得無有急乎（是否出乎突然）？」中庶子之好方（好方技醫術）者應之曰：「然，王太子暴疾而死。」扁鵲曰：「人言鄭醫秦越人（自薦之謂：應鄭人，非鄭人也。）能活太子。」

中庶子難之曰：「吾聞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上古神醫，醫病用符咒），苗父之為醫也，以管<sup>ㄅㄢˋ</sup>（<sup>ㄅㄢˋ</sup>：奸）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發十言耳，諸扶而來者（挾扶而來），舉而來者（抬而進者），皆平復如故（霍然而愈）。子之方能如此乎？」扁鵲曰：「不能。」

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黃帝時大將，能醫），俞柎之為醫也，搦（取）腦髓，束肓<sup>ㄅㄢˋ</sup>（<sup>ㄅㄢˋ</sup>：方）。莫（育，人體腔中，心之上焉之下之部份。莫：通瘳），炊灼九竅（耳目口鼻，前、後陰）。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子之方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

中庶子曰：「子之方如此，譬若以管窺天，以錐利地；所窺者甚大，所見者甚少。鈞若（全依照）子之方，豈足以變駭童子哉（不足以嚇唬小孩）？」扁鵲曰：「不然。物故有味揅

（暗黑以象牙頭飾擲中蛟龍頭部）而中蛟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太子之疾，所謂屍厥者也，以為不然（若然不信），入診之，太子股陰當溫，耳中焦焦如有嘯者聾然者，皆可治也。」

中庶子入報趙王，趙王跳而趨出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有之（得先生調治），則冀土之息（危亡之中），得蒙天履地而長為人矣（起死回生）。先生不有之，則先犬馬填溝壑矣（犬馬死於溝壑矣）。」言未已，涕泣沾襟，扁鵲遂為診之，先造軒光之竈（寬亮之灶），八成之湯，砥針礪石，取三陽五輸（黃帝內經，素問篇：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五輸當作五會：百會、胸會、聽會、氣會、臑<sup>ㄋㄠˊ</sup>（<sup>ㄋㄠˊ</sup>：聞）會肩至肘前側近腋隆起肌肉）；子容搗（同：搗）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還魂），子越扶形（扶身體），子游矯摩（按摩）（此五子皆扁鵲學生也）。太子遂得復生。

天下聞之，皆曰：「扁鵲能生死人。」鵲辭曰：「予非能生死人也，特使夫當生者活耳，夫死者猶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sup>ㄏㄟˊ</sup>（<sup>ㄏㄟˊ</sup>：確。火勢熾熱），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賞析：古云：「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又云：「善惡當有報，如影之隨形。」故「為官當為父母官，為君無為濟世人，善惡到頭終有報，若然不仁誤己身。」

### 莊子 第十三篇 天道

原文：世之所貴道者（道者，言說），書也（書者，文字），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道也），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道不可以言傳；非聲、非色），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夫目之所見莫過於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喻世人不達至理，以為盡達彼之情。聖人以絕學去知，知道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輒俗愚迷，不得而悟，唯聖人乃達者，方體之也。故周易繫辭傳、第十二章、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道之神妙，豈能以書及言而喻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斲輪人名扁）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粕：酒滓也）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有理則可），無說則死（無理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寬鬆），則甘（鬆）而不固（裝入軸中則不固）；疾（緊），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得心應手之謂道），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妙理存於心中），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莫能言傳其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子不能克紹箕裘），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賞析：喻為君者，須明至道，以之治國，則國之福，若以智而治國，乃國之賊，不能長安

久治，更且危及己身，故有若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也。

###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 清、黃裳元吉

古之治天下者，必因乎民情之所易動，而預為之防，不因人君之喜憂，惟視民情之好惡，順其勢而利導之，所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煩而治。若民之滅紀敗倫，干名犯分，而毫無畏死之心，我以五刑（荆、墨、劓（音：義）、宮、大辟《死刑也》）之設，懸於象魏（宮門外，憲法之所）。讀之月吉（每月朔日。正月吉旦，月朔稱吉月，取令善之義。始月始日，皆言吉以名之）。是徒勞其設施，而無補於國計民生也。豈不枉費心力哉！

惟因民之貪生而懼死，有敢為奸邪奇詭者，吾乃從而殺之，正所謂制一以警百，少懲而多誠，斯民自父訓其子，兄勉其弟，不敢職為亂階，以自戕生而就死，然殺之雖在乎上，而所以殺之，亦視乎其人。惟至仁殺至不仁，則民自殺之而不怨，死之而亦甘。孟子謂惟天吏則可以殺之是。夫天吏乃可以殺人，是常有司殺人者矣。

若非天吏而以暴誅暴，是以亂治亂，不惟民亂益甚，而且代司殺者殺，猶之代工匠而運斤成風；揮斧斲輪，其身不能大匠，而代大匠斲者，奚有不傷其手耶？彼民不幸，不獲生於有道之世，是以寇賊奸宄（音：鬼），殊無忌憚，又不幸不遇司殺之人，則啟沃無從，反還奚自，以至薄者愈薄，而厚者亦薄矣，不亦大可傷乎！

以畏死喻慎獨，人惟慎獨功深，則天人辨白，理欲分明，欲寡過而未能，思免愆而不得、

於此兢兢業業，汲汲皇皇，省察幾微，克治其偽妄，不難欲淨理純，立見本來真面，若於不睹不聞之地，平日無操存涵養之功，而於欲動情勝時，思拔除惡孽，頓見性天，勢必不除惡而惡多，愈洗心而心亂。太上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理勢乃相因也。」

惟能慎幾於幽獨，既有以知欲念之非，乃克遏欲於臨時，庶可以還天心之正，一念掃除，一念清靜，自不萌芽再生於其際，此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顛越不恭，敗壞倫常。蓋以有道驅無道，猶人君撫綏萬姓，統馭羣黎，以至仁殺不仁，以大義誅不義，自然沒者順而存者安，近者悅而遠者來，不至有倒戈相，反戟相攻，而為仇為害也。修者欲去偽存誠，反本歸根，其必杜之以漸，守之以恆，庶一竅通而竅竅俱靈，元神安而神神聽命，所謂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又曰：「人能一正其神，則諸邪自不敢犯，此與司殺者從而殺之，死之亦安，同一自然之道，希有之效焉。」

第十五節……《貴生章第七十五》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一)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二)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三)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四)



- 一、河上注：「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
- 二、蘇註：「上有為導民，民亦有為應之，故事多而難治。」若政簡刑清，則無事而易治也。
- 三、張載注引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蔣錫昌云：「上養生太厚，則民亦務為爭競，見利忘生，故輕死也。」
- 四、河上注：「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則利不入於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使。則賢於貴生也。」此句與太上所言：「貴大患若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其意同。

貴生章之微言大意 清、龍淵子、宋常星

人君為治，有自然之大法，君子養身，有自然之大道，不重一己之嗜欲，不任一己之機智，此治民之大法也。大法立而民必無饑，必無難治者矣。不縱外物以為生，篤厚內養以為生，此養身之大道也，大道明而生不必貴，生自無不厚矣。為民上者，能會此義，則治國無難。修道者，能會此義，則養生無難，此二者事雖異而理相同，故此章合而發之。此章經旨，以上者，為治之不善，以興起求生太厚，自入死地之義。

貴生章聖解

太上舉三段治國之論證：民莫不欲自多其利，民莫不欲自大其有為，民莫不欲自厚其生也。故此，人君無為而不為己之私，賦稅輕而負擔不重，使得其利而得溫飽，則何饑之有？若處上者有為而欲壑難填，苛徵賦稅，則民彌貧，貧則思變，鋌而走險，作奸犯科，紛亂陡生，則難於治矣。民之輕死而不貴其身者，皆因走投無路，饑寒交迫，為求生之厚，拼命以求活身，是以輕死。善於為上者，能為天下而無我，善利於民而予之，因其利而利之，因其為而為之，因其生而生之，民既然有，得其利，心所安，樂其生，則天下之至治，易如反掌，則豈有難治與輕死哉！

王弼注：「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其上，不由其下也；民從上也。」道經、治國章五十七云：「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

自樸。」故去彼取此。

至若以簡易之說用諸於內養者，淮南子、道應訓所載，其中可以資之為養生貴生之本。其言曰：「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地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生生之厚。夫唯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故太上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焉。」若人不自厚其生，人人不自益其生，而不以所養者，自戕自賊；則大之可以治天下國家，小之可以正身心性命！要皆無生為生之聖義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呂氏春秋 卷二十 恃君覽 一曰恃君

註：恃君是言人類羣居，要能互生存，有恃人君之領導，所以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

荀子思想、大略篇云：「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人強則勝物。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

不能勝物。君者善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是以社會進化之定律，認為人類進化以互助為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違此原則則亡。

原文：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趨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參贊天地之化育，裁成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人之智慧羣策羣力，事物可防備矣）。

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利民而勿勿自利之意也）。

#### 史記、第一百二十二卷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司馬遷

原文：孔子曰：「導之以政（政治法令引導人民），齊之以刑（以刑法之約束使民免於犯罪），民免而無恥（民無羞恥之心）；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有格（以德以禮，疏導約束，民知羞恥之心而更改自新）。」老氏稱：「上德不德，是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

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上下各走極端，各為己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負薪救火，揚湯止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喪失其職責）。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訴訟為佳）。」「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音：孤』而為圓（有棱角酒器改為圓形），斲雕而為朴（不雕斲而簡朴，不妨桑農之事），網漏於吞舟之魚法律寬，而吏治烝烝（法治清明），不至於姦，黎民艾安（太平）。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寬仁行大道，酷刑法糊塗，唯仁德寬厚，去彼此為高）。

#### 過秦論上 西漢、賈誼

作者：賈誼（西元前二〇〇至前一六八年）西漢洛陽（今河南省洛陽縣）人，年少時通曉諸子百家，二十多歲，文帝召為博士，一年多，又超升為太中大夫。於是上書朝廷，主張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興禮樂。文帝很想破格重用，卻遭大臣周勃、灌嬰等反對。文帝四年，被外放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懷念屈原之賢能被逐，觸境生情，著《弔屈原賦》。居長沙一年多，文帝召回，任命為梁懷王太傅。後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自慚失職，常悲傷哭泣，因憂鬱成疾而亡。

原文：秦孝公（任用商鞅強秦）據殽函（殽山、今河南、洛寧縣北。函谷關、河南、靈寶縣東北）之固，擁雍州之地（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甘肅、青海之一部），君臣固守，而窺周

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志，並吞八荒（八方遠地）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鬥諸侯（連橫策略，使諸侯互鬥）。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陝西南及湖北西北部），西舉巴蜀，東割膏腴（肥沃）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並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逡述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因利成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

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六世功業），振長策而禦宇內（揚長鞭駕御天下），吞二周（東、西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登帝位）而制六合（天下也），執捶（杖）拊（音：付。刀柄）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低頭以繩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同墜，音：揮。解毀壞）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池。通：鎬。箭尖。句解：銷熔兵器），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登華山、西嶽為城郭、陝西華陰縣），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指黃河）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何人敢與為敵）？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固若金湯），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族。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以甕為窗，以繩繫門樞，貧苦之民眾也），叱隸之人（農夫、奴隸），而遷徙之徒也（謫於邊戍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音：敵。名也。音：宅。姓也）之賢，陶朱、猗頓（春秋、魯人，學致富於陶朱公）之富；躡（音：聶。參與行軍之中）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十夫長，百夫長，低下官兵）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擔糧，如影隨形），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秦非弱國），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依然如昔）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秦、衛、中山君也；鉏耰（音：鋤）擾棘矜（鋤柄戟柄），非銛（音：恬）於鉤戟長鑕（比不上鉤戟長矛之鋒利）也；謫戍之眾（烏合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差異），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量度長短比較），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



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合併天下為一），徵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一夫攘臂而起，而宗廟毀），身死人手（君王死），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賞析：窮兵黷武國家強，我武唯揚揚囂囂張，以強凌弱欺國小，攻防守備是強梁，千秋帝業似無雙，徭役萬民築城長，直道開闢苦經是，阿房宮殿虛耗狂，兵馬備募窮偉大，焚書坑儒弱愚民，強徵賦稅不聊生，上食稅多輕死民，民不畏威大威至，揭竿而起是農人，一呼百應誅無道，宮內腐敗蠱自生，自古國破由內起，果實變壞內裏因，苛政有道猛如虎，仁義不施生路斷，民不畏死勇士出，桀紂之道獨夫享，禍害跟隨改換朝，漢生秦滅是所為。

### 論貴粟疏 西漢·鼂<sup>#</sup>（同：晁。<sup>#</sup>音：潮）錯

作者：鼂錯（西元？：前一五四年）西漢潁川（今河南省禹縣）人。文帝時，博士，常上書陳述時務，文帝愛其才，拜太子家令，頗受太子（景帝）寵任，時號為「智囊」。景帝即位時，匈奴時犯邊，帝詔賢良文學對策，鼂錯列高第，遷御史大夫。後因建議削奪侯封地，引發吳、楚七國叛變，要求誅殺鼂錯，景帝受情勢所迫，於三年正月殺之。

原文：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非君王所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非君王所織而衣之），為開其資財之道也（為百姓開闢資源糧食之道路）。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民無因飢而相棄或病瘦），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早有防備）。

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遑湯禹（不下於商湯），加以亡（無有）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人不皆治而疏懶）。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弗能定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只求能暖體而不求奢華美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不著重美食而求裹腹）；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其民哉（安能有其民眾者乎）？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誘因也），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除草），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修理官舍），給繇（同：徭。又同：由）役（勞役及兵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

息。又私自送往迎來（私事忙碌），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晨下令，晚備妥）。有者，半賣而賣（有糧者，半價出售）；亡者，取倍稱之息（無者，加倍息借貸）。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小資本經營店鋪），操其奇贏（謀取利潤），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上急用則加倍其價）。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無也）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坐享田地收益之成效）。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俗世社會）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相違背），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音：屑。解：散也。銷路）。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減少賦稅），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獻馬一匹），復卒三人（免服役）。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無糧草），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矣（才免一人之役），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比獻馬之功更甚）。

爵者，上之所擅（專有），出於口而亡窮（無盡）；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年也），塞下之粟必多矣。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作者：路溫舒，字長君。漢、鉅鹿（今河北、平鄉縣）人，少家貧，放羊為生，讀書至勤，常編蒲習字。既長，學習律令，又研究《春秋》，著有成積。昭帝時，為廷尉史。宣帝時，官臨淮太守。

原文：昭帝崩（漢武帝子，無嗣），昌邑王賀廢（昌邑王賀行淫，霍光大將軍率群臣白太后廢之），宣帝（武帝子戾太子之孫）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重仁義，寬刑罰）。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春秋時齊襄公被公子無知所殺，雍康殺無知，齊大亂，襄公弟入齊，是為桓公），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春秋時，晉獻公信驪姬讒，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立驪姬子奚齊。後秦人納重耳，殺懷公而立，是為文公），而文公用伯（伯者霸也，稱霸諸侯）。近世趙王不終（戚夫人所生，呂后所害，不得善終），諸呂作難（內戚作亂），而孝文為太宗（孝文皇帝尊為太宗）。絳（同：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故桓、文扶微興壞（壞：弱者），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惠及）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之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霍光受武帝遺命）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糾正過失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儒士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勸（音：祿。同：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不合常法）。』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相競），以刻為明（刻薄為明察），深者（酷吏）獲公名，平者（公正官吏）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死罪）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

「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鞭打）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不能忍痛便招偽供）；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引用法律以證其罪）；上奏畏卻（怕被批駁），則鍛鍊而周內之（斟酌文字）。蓋奏當之成，雖咎繇（皋陶，古之清明獄吏）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壞無止境），媮（同：偷。解：苟且，妄作）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也不肯對質）。』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苛政也）。」

「臣聞鳥鳶（音：冤。解：老鷹）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音：守）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美玉藏斑點），國君含詬（受辱罵）。』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納忠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同：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無窮無盡），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 淮南子 卷七 精神

原文：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血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

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屬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為生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 清、黃裳元吉

從來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國無民則國誰與輔，民無食則民何以生。是在為人上者，有以開田闢土，濬<sup>（#音：進。解：疏通、挖深）</sup>其源於未食之先，制禮謹度，節其流於已食之後，而復省耕以補不足，省斂以助不給，民自家給人足，而無庚癸<sup>（軍糧之隱語；乞糧。後指向人借錢）</sup>之呼，饑饉之嘆矣。即乾旱不一，饑饉薦臻，而倉箱有蓄，自凶荒無憂。無如世人之主，驕淫不靖，靡費日繁，或珍奇玩好以為娛，或瓊宮瑤室縱其欲，往往倉廩一空，而用度不減，正供尚缺，又加以重徵，始而添租益稅，猶胥畏乎民嚴，繼則暴斂橫征，並不顧乎天命，聲色是尚，奢華並臻，取萬民之脂膏，縱一己之淫蕩，即至國帑空虛，而誅求不稍食焉。夫天地生財，祇有此數，若此苛求不已，取民無度，即有大有頻書，豐年屢慶，而欲其不飢也得乎？

郅<sup>（#音：姪。解：極）</sup>隆之世，衣衣食食，宅宅田田，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其君子無

禮義之防，而自居仁由義，其小人無忠厚之好，而自樂業安居。蓋上以無為為治，下以無為為自化，俗不期淳而自淳，風不求古而自古，懿欒休哉，何其盛歟！迨其後科條愈設，而風俗愈偷，法令頻彰，而盜賊彌熾，其在暴虐之君無論矣。甚至英睿之主，奮發有為，勵精圖治，政愈繁而偽愈多，法愈嚴而奸愈出，是豈氣數之難回，天心之莫易乎？抑以不知窮源固本，而徒求之於末流，不惟無補於民生，反有累於世道焉。蓋民心本無事也，而上以政令擾之。民情本無欲也，而上以章程亂之。朝廷多一政令，百姓多一好欺，朝廷多一章程，百姓多一奇巧，無怪乎世道之大非，民情之日變，而愈治愈難也。惟在上者，端拱垂裳，斯在下者自安分守命，上與下相安於無為之天，不亦樂乎！

且民以謀衣謀食，多欲多累，為求生之計，不知逐末即以忘本，重外乃致輕內，其勞心也日繁，其損精也愈甚，而神氣因之消亡，身命因之殞滅，愈貪生愈速死矣！是以求生之厚，反輕死也，惟不以生為榮，且不求生為重，衣食隨緣自奉，用度與物無爭，則心安而身泰，自性復而命延，永享無疆之福也。養其太和，自邀天眷，較之以為為貴者，不賢於萬萬倍耶！

神喻君也，民喻精也，順行常道，以神為主，而精隨之行，故神一馳，精即洩，精之消耗，由神之飛揚。喻民之飢，由上食稅之多，其事不同，其理則一。心為身主，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天君不寧，則一身精氣耗矣。豈但下田傾倒已哉！

是以神仙有返還之術，以氣為主，而神聽其號令，猶君從人欲順民情，庶氣足神完，而民安國泰，此以上奉下，以上之有餘補下之不足者。即以一人事天下，不以天下事一人之意也。



丹道雖曰有為，亦要從無為而有為，有為仍還無為，方是先天之神氣，可以入聖超凡，若一概有為，則神不靜而氣亦弱，勢必不煉而氣不聚，愈煉而氣愈紛，惟因其勢而利導之，順其時而措施之。修身治民，皆作如是觀，若恐貨財不足，身命難存，於是竭精疲神，希圖養後天之命，非人所欲，吾恐求生者不惟無以幸生，且促其生於死地，惟不貴後天有限之生，而隱以持先天無窮之命，庶性全而命固，身形亦足貴矣！

至理明言：

聖人不以兵強天下，而以「道化天下」為要法。

一、抱道以為行。

二、守樸以為真。

三、全性以為本。

四、知止以為用。

蓋道之玄妙精微，在乎「天地相合」與「知止」，此六字上，其一動一靜，一闢一闔，其中啟發無窮無盡之生機，萬物化生由此起；能知止，則內外定焉；能知合，則萬事和焉。以此處事，以此修仙，外王內聖之功，以心合道，則天人合一，萬事畢矣。

故玉樞經曰：「入道知止，守道之謹，用道知微。知微則慧光生，知謹則聖知全，知止則泰安定。」為道者應知之。

## 第十六節……《柔弱章第七十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拱。

堅強居下，柔弱處上。



道德經講義 清、龍淵子、宋常星

天地以柔和生萬物，以嚴肅殺萬物。柔和者，生氣也，不惟萬物得，是氣者能生，即萬物之能自存是氣者，亦無不長久。嚴肅者，死氣也，不惟萬物得是氣者必死，即萬物之自造是氣者，亦無不夭折。會此義者，知萬物之理同，則知所以修身者，宜先調性情，和氣質，使我身常處於生之徒，不入於死之徒，始不負此章經意也，此章總是即人物草木同然之理，示人以柔用道之義。

柔弱者，春夏之氣也。人得之則生，性情和平，行事寬恕，不自是於己，不爭強於人，以



大公之心，養天地之和，培植其所生之氣，而其氣自然長久，故曰生也柔弱。堅強者，秋冬之氣也，人得之則死，性情乖張，行事剛愎，好自是於己，爭強勝於人，以暴戾之氣，傷天地之和，滅絕其所生之氣，而其氣自然夭折，故其死也堅強。

不但人之為然也，萬物皆然，草木皆然，萬物之質不一，草木之形雖殊，然非柔脆不可生，氣至而滋息，故柔脆。柔脆者，生氣也，凡物之初生，必柔弱必脆嫩，枯槁者必死，氣反而遊散，故枯槁。枯槁者，死氣也，凡物之衰老者，必枯竭，必乾槁，萬物草木之生死皆然，則人之柔弱必生，堅強必死，益信然矣。由人與萬物，與草木來看，其理皆同，生之死之，無不同矣。故凡堅而不柔，強而不弱者，必至過剛易折，其氣易散，皆是死之徒也。徒猶類也，皆死之類也。凡柔而能和，弱而不猛者，必能持久不壞，其氣不散，皆是生之徒也。人能悟生之徒，即當自致其柔弱，又何致以堅強，自蹈於死之徒乎！又不但驗之用兵不可強，如木強亦然，木之強者則共，共者拱也。兩手攀而即折之意。木當未強，樹幹柔輭，必耐攀折，既已強矣，枝葉乾槁，必易攀易折，木強則拱，亦勢所必然，驗於木，堅強為死之徒，不愈信乎！

下者墜也，墜而愈下，入於死之徒也。堅強者，過剛則易折，生氣已盡，故墜於下。而居下者，自然之理也。上者，升也，升而在上，入於生之徒也。柔弱者，軟嫩滋息，生氣方旺，故升於上，而居上者，亦自然之理也。是故驗之木，驗之用兵，驗之萬物，驗之人之生，則生之徒，死之徒，無一不然，人奈何恃剛以入死，不用柔以生乎！

# 道學名家闡釋簡錄

陳景元曰：「人之生也，含元和之氣，抱真一之精，形全神主，故其百骸柔弱也。及其死也，元和之氣散，而真一之氣竭，形虧神亡，故其百骸堅強也。無情者以氣聚散為榮枯，有識者以道存亡為生死。」唐玄宗謂：「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者，亡身失性。」故太上原旨，皆在借物以喻道，舉事以，使人易曉也。自守柔弱，則必務於無為，無為則近道；自逞剛強，則務於有為，有為則遠道矣。

嚴復曰：「老之道貴因，貴不凝滯，惟柔弱者能之。」又曰：「柔弱者方死方生，故常生；堅強者不死不生，故全死。」至若言乎兵，蘇子由謂：「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兵而以器勝，以物質勝，以力勝，皆以有形勝，恃強必敗；即幸而勝，仍勝猶敗也。若以義勝，以道勝，以精神勝，甚且不戰而勝人之兵，乃勝於無形者也。有形者有限，無形者無窮，有形之強不可恃。王弼謂：「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則雖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況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而敵國之所謀也；我驕而敵謀，所以不勝也。木強則伐，伐之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君以無為畜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勝剛強，可知矣。」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西漢·嚴君平曰：「人始生也，骨弱根柔，血氣流行，心意專一，神氣和平，面有榮華，身體潤光，動作和悅，百節堅精，時日生息，旬月聰明，何則？神居之也。及其老也，骨枯筋急，髮白肌羸，食飲無味，聽視不靈，氣力日消，動作日衰，思慮迷惑，取舍相違。其死也，形槁容枯，舌縮體伸，何則？神去也。草木之始生，枝條潤澤，華華青青，豐茂暢美，柔弱以和，何則？陽氣存也。其衰也，華葉黃悴，物色焦殃；及其死，根莖枯槁，枝條堅剛，何則？陽氣去之也。故神明所居，危者可安，死者可活也；神明所去，寧者可危，而壯者可柔也。陽氣之所居，木可卷而草可結也；陽氣之所以去，氣可凝而冰可結也。故神明，陽氣生物之根也，而柔弱，物之義也，柔弱，和順長生之具，而神明陽氣之所託也。萬物隨陽氣以柔弱也；故堅強實滿，死之形象也，柔弱滑潤，生之區宅也。」道家丹宗之所以重「聖功神化」，重「修養神」者以此。夫虛則神，神則靈，靈則明，明則通，通則化；化則不有而有，無為而成，不行而至，無生而生，陰陽設位，而性成乎其中矣！而神存乎其中矣！

## 道德經精義、玄功聖解 清、黃裳元吉

人稟陽和之氣則生，陰寒之氣則死，一當陽和之氣聚，則四體柔順，一身蘇綿，而生機不息矣。一當陰寒氣結，則肌膚燥煖。<sup>（音：漢）</sup>，皮毛槁落，而死氣將臨矣。試觀釜甑<sup>（音：贈）</sup>之間，蒸蒸日上，則陽氣氤氳，物融而化，到寒冷時候，物冷而堅。又觀天地春夏之交，陽氣熾而萬物暢茂，無不榮滋長。迨至秋冬之會，陰氣盛而萬物飄零，無不枯槁難榮，

是知人之生也。

逢陽氣之溫和則柔，人之死也，遇陰寒之凝固則剛，其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人物一源，無分彼此，是知天下萬事萬物，無不以堅強為死之徒。柔弱為生之徒也，譬諸用兵，往往強者取敗，弱者取勝，如子玉遇剛敗績，伯比羸師勝木。木至堅也，陰氣盛而陽氣衰，宜其大止拱把，而無由滋育焉。夫強大者生氣盡而死氣臨，誠物之至下者也。柔弱者陰氣消而陽氣盛，乃物之至上者也，人奈何不自弱而自強，不處上而處下哉！

修煉之道，最重玄關一竅，是為天地人物生生之始氣，此氣至柔至剛，至弱而強，且剛柔強弱俱無所見，惟恍惚杳冥中，忽焉陰裏含陽，殺裏寓生，似有似無，若虛若實，此真無聲無臭，上天之載之始機也。人能盜此虛無元始之氣，則先天生生之本已得，而位證天仙不難矣。既盜得元關始氣：以為金丹之寶，然二候（日夜）採藥，亦當專氣至柔，如稚子骨柔體弱而握固，始得初氣以為丹本，四候（春夏秋冬）行火，又要知一身蘇軟而綿，美快無比，方是先天細縕蓬勃之機，沖和活潑之象。有此陽氣，可煉仙丹，再於退符之後，歸爐封固，入鼎溫烹，猶當綿綿密密，了了如如，無意無荒，如痴如醉，神懶於思，口懶於語，所謂：「天上春泥如我懶，誰知我更懶於春。」如此之柔之弱，方是先天陽氣，可以長存而不散。總之十月懷胎，三年乳哺，九載面壁，無非先天柔弱之氣，為之丹成而仙就矣。修士當尋此柔脆之氣，始不空燒空煉，枉勞精神也。

## 第十七節……《天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

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其欲不見賢邪。



微言大義：夫天之道，盈虛消息，盛衰生滅，循環不息，周行而不殆。是以損益均衡，有無等量，此為大自然相制之原理；萬物相對相生，相生相剋，相殺相成，相根相因。是以天道均衡平等，得其中和，故「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太上是章喻天之道，以張弓而言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此

在乎萬事萬物，可得平等均衡與和諧之原理。繼曰天心與人心之別；「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能之。」蓋有道之士者，明乎天心，而天心者，實道心也，是以知人世間，高者愈高，下者愈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故率人道以法天道，均有無而一小大，平高下而齊多少，以己之有餘，而奉天下之不足；若此，道者予人以財富、物質，固遠不若予人以法、德、及道，以道德救人者，乃法天道之無為自然，使人人自為自化自然自成也。

道不遠人，而在乎己之一心，自求自得，聖人者，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乃其不欲見賢邪？至人無我，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道者不欲見知於人，有名於世，故曰：「道隱無名」也。聖人立功、立名、立德，以昭天下，以及萬世，此非聖人之本旨也，而小人者，自限於天地之內，自囿於功利主義之中，自拘於人我障之域，豈能超然卓立，況且更不能與宇宙精神合流也。

唐·陸希聲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則主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章（古曆十九年）七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其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法天之道，以為人道；損己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乎？在易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以下為本也。是以聖人能為之而不恃其事，能成功而不居其所，以其不欲見賢於人。故天下謂之似不肖，皆損有餘奉不足之旨也。」

若此者，其唯聖人歟？損上以益下，損己以益人，深深了解太上所云：「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能無我者，而我自任在其中矣。

太上本旨示人，天之道之平等、均衡、和諧以為天下之法。夫天下之所以不治而爭，所以亂而不平等，患於不均衡，故不和諧也。為治之道，是使之平等、均衡、及和諧，此為社會國家之序，亦為宇宙天地維持運行不息之序也。

損益之道，互為其根，損諸於此而益諸於彼，益諸於此而損諸於彼，若能皆有所益而無損，則皆大歡喜矣。易經有損、益之卦，擇而論之：

損卦：損為「節用」之卦。兌下艮上。

卦序：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卦象：山下有澤。讀曰：山澤損。五行：屬土。

卦義：損者，減損也。損下剛卦，益上柔卦，此損之義也。澤深山高，損其深而增其高，亦損之義也。

綜述：失也。失於此者得於彼。失於彼者得於此。祇求其得，不免於失。不患失者，或轉得之。失得無常，損益所以互見其義也。損者，損其不善而存其善也。人之不善，為其物蔽。祛而止之，而善自見。故曰：為道日損，不損無以見道也。

益卦：益為「生產」之卦。震下巽上。

卦序：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

卦象：風雷。讀曰：風雷益。五行：屬木。

卦義：益者增也，助也。富裕也。損之艮下而為震，則損上而益下。損益盛衰循環之道，損極必益：又一益也。

綜述：益之為義，在於重農。民不賤農則國安，民多游食則國殆。集民於市則為富不均，勸民於野則為治甚易。彼舍本逐末，攘攘然，擾擾然，雖有一日之繁榮，然吾知其不可久矣。益者增益其所不能也。人有不能，宜自勉之。能勤能儉，致富之原。能博能約，求學之道。而其要在於用力。用力之薄，而期獲報之厚者，未之有也。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

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

淮南子 卷九 主術

原文：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sup>※</sup>（<sup>※</sup>音：淡）而耕（蹠翻土工具以畋），不過十畝，中田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依靠）而食之。時有滂旱（滂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還要負擔徵稅），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滂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尚能應付不出外流）。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憊急；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天地（民能承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受天地產物而生），而不離飢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擾民），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地德之所產無由以養民之生矣）。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君人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牛、馬、羊、豬、雞），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塿<sup>（音：敲；解瘦田）</sup>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山坡高巖）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sup>（音：裸。解果實，無核者）</sup>，秋畜疏食（秋收而積），冬伐薪蒸（柴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蒸者，柴草也），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無棄置之屍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趕盡殺絕），不取驪<sup>（音：迷。解：小鹿）</sup>。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在豺狼未殺獸擺祭前），罝<sup>（音：遮）</sup>罟<sup>（音：浮）</sup>。『解捕鳥之網』不得布於野；獮<sup>（音：察）</sup>未祭魚（孟春之月，取鯉四面陳之水邊拜祭），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未動殺機以擒抓鳥獸前），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未成長也），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在洞穴藏，未驚蟄也），不得以火田。孕育不得殺，鰥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麋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生長迅速，蒸蒸日上），禽獸之歸若流泉（雲水流行，往來來來），飛鳥之歸若煙雲（蔽天之貌），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因應天時），蝦蟆鳴，燕降而達路除道（大地回春之際），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觀天時而種植），大火中（火星當位）則種黍菽<sup>（音：淑）</sup>，虛中（虛星當位）則種宿麥（種植明年收割之麥），昴中（昴星當位）則收斂

畜積（秋收備糧），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倉庫實而遠者來），其道備矣（治國之道）。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為君之官能所及之也）。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為善而眾善至矣，桀為非而眾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

## 呂氏春秋 卷十九 離俗覽

原文：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sup>（音：隻。燒也）</sup>，雞，則相與爭矣，或折其胫，或絕其筋，爭術存也。

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無所可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採取爭術而希望使不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爭取行合於法理之義），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爭取所做為不宜，背法理而為），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樂於為國捐軀），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不願為國家服務）。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禍與福關鍵所在），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與天地之道相違背也）。

賞析：荀子、禮亂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可知爭亦天性，故曰爭術存因爭。爭之結果，影響國家社會動亂敗壞，國際紛爭，國家人民之安危，戰爭之爭，家國破壞成頽垣敗瓦，人亡家破，難民四散逃竄，皆為利之所爭歟！古人為正本清源，多主張節欲，重己、貴生，兼行教化，德風遍及，令民爭行



義，可知聖王明主治國之良策，為民生禍福互相有所關連之要也。

### 秦文 馮諼<sup>#</sup>（音：喧）客孟嘗君

原文：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姓田名文，齊國靖國君田嬰之子），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粗劣食物）。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sup>#</sup>（音：夾。鋏：解是劍柄。在此是為劍以代之也）歸來乎（回去罷）！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一般同也）。」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高舉）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後孟嘗君出記（通告），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債也）於薛者乎？」馮諼署（簽名）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憤<sup>#</sup>（音：潰。心中煩亂）於憂，而性憊（同：懦。弱也）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不在意），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

「責畢收，以何市而反（收債後，將用以回購何物為利）？」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欠債者），悉來合券（核對契據）。券偏合，起矯命（假借孟嘗君之令），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後宮多美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撫慰）愛子民，因而賈（圖利於民）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不悅也），曰：「諾，先生休矣（回去休息罷）。」

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回封地去）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矣，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魏國），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虛位以待），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攜帶）黃金千斤，文（彩繪）車二駟、服劍一，封書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之錯），被宗廟之祟<sup>#</sup>（音：瑞），沈於諂諛（沉浸於讒言）之臣，開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姑且免為其難，回而治國）！」馮謨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謨之計也。

賞析：馮謨，有能而深藏不露，伺機而動。孟嘗君、田文，好客而有容人之量，無得失人，故得人也。馮謨所行之計，非短期而可知之，非有高瞻遠矚之智謀，時到方知其大用也。行義者，得民心則受民之愛戴，有其能，得賢士助之，誘使外邦愛其才，齊王聞而復召重其用。馮謨復獻計立宗廟於薛地，使其位更固，自此以後，便無纖介之禍。故兩者之配合，相得益彰矣。

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

其欲不見賢邪。

貞觀政要 卷六 論奢縱二十五

原文：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官職掌彈劾及糾察百官之政職）上疏陳時政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周及漢氏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結於人心，豈無僻王（昏庸之君），賴前哲以免爾（先聖王之德而免禍）。自魏晉已還，降及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廣施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無德留後人所思念）。故傳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

下土崩（瓦解）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崇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欲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且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以節儉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國祚能長且久），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指人口而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每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工作政制未有廢棄），自然須人徒行（徵調民力），文書役之如故（空有文書而策未變）。臣每訪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養之（無休養生息）。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粗衣薄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復可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書包之材料），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綦組（編織錦繡布帛）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因文景二帝之遺德，故使國祚長，否則武帝立即繼之，則難保矣）。此於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並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且不顯（前君王功業顯赫），後世猶怠（後來者懈怠），作法於理其弊猶亂（施政而更弊亂）。陛下少處人間（年少時閱歷艱苦），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未識世情），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

全者（惟時已晚，難以策安全）。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失諸己之失德）。是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紂之滅。隋帝大業之初，又笑周齊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周齊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往者貞觀之初，率土霜儉（全國歉收），一匹絹纔得粟一斗，而天下怡然（安定）。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無毀謗及怨言），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sup>※</sup>（音：康），一匹絹得十餘石粟，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無關顧愛護之心），咸有怨言，又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所為不急之事）。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京積布帛，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尚未用完），洛口東都無粟帛，即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未能招攬大眾），但貯積者固是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民眾猶有餘力），而後收之（始可徵召）。若人勞而彊斂之，竟以資寇（結果形成為盜寇作準備），積之無益也。然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已躬為之，故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高興而載歌載舞）。若人既勞矣，而用之不息，儼（倘）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警（戰爭之發生），狂狡（妄為之徒）因之竊發（鬧事），則有不可測之事，非徒聖躬旰食晏寢而已（廢寢忘餐）。若以陛下之聖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之術，但及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太宗曰：「近令造小隨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則朕之過誤。」乃命停之。

### 淮南子 卷九 主術

原文：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不朝令夕改）；因循而任下（襲規成矩，下隨而効），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論道（君王交太師太傅宣示規劃正法），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行人為官職名，發佈消息），足能行而相者先導（司儀贊禮者引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謀。是故慮無失策，舉無過事（行事而無錯誤生）；言為文章，行為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怒喜；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絕無私見存其間）。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垂下之玉串），所以蔽明也；黻<sup>※</sup>（音：倫上）纁<sup>※</sup>（音：礦）塞耳（黃色絲棉絮球形），所以掩聰明，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貪色也），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掩蓋其真，是害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玄默，無容無則（道無形象及變化準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人之智慧所不能夠求得）。

### 玄功聖解 道德經精義 清、黃裳元吉

天道流行，發育萬物，無非一陰一陽，往來迭運，大中至正，無黨無偏而已。故陰極生陽，陽極生陰，陰盛陽衰，則抑陰扶陽。陽盛陰衰，則抑陽扶陰，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庶生生

第十七節……《天道章第七十七》

教化，以成自在無為，萬年不敝之天，何異張弓者然：持弓審固，內志既正，外體復直，務令前後手臂，平正通達。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然後順手而發，隨幾自中，不患其或失，況天之道，虧盈而益謙，損有餘以補不足。人則多奸多詐，不若天道之自然，取民脂膏，飽其囊橐，往往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君上之有餘，而奉天下之不足哉！惟有道之聖人，法天道而順人情，損者損之，補者補之，不使小民有怨咨之嘆也。雖為者自為，亦順承天道而已，絕不矜所為焉。成者自成，亦至誠盡性而已，絕不居其功焉。斯人也，殆（大概）與天道無為而化成，同歸自然運度，不欲見有為之迹，成物之功，赫赫照人耳目，非賢而不欲以賢見耶！此所以為天無極，惟聖合天也。

人生之初，原是純陰純陽，至平至正，無有勝負參差，故日征月邁，骨弱體柔而滋長焉。迨有生後，火常居上，水常居下，水火不交，是以陰常有餘，陽常不足，陽水每為陰火所灼，故人心益多，凡氣愈熾，而天心所以日汨，真氣所以漸亡，生生之機，無有存焉者矣。惟天之道，火居上而必剋下，水居下而必潤上，如張弓者之高者抑，下者舉，則水火平矣。使陰火之有餘，下補陽水之不足，既補陽水之不足，仍制陰火之有餘，如張弓者然，有餘者損，不足者補，則陰陽正矣。

此皆水火自運，陰陽自交，而天亦不知其為之也。夫人道以有為而累，天道以無為而尊，修煉豈有他陽，流行不息，自在無為得矣。

第十八節……《水德章第七十八》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故弱勝強，柔勝剛，

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一）

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二）

正言若反。



注：

一、愛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傳曰：「山澤納污，國君含垢。」是喻為人君者，忍辱負重，為國為民，承擔重任也。「以明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其意所謂教化未能普及，己之罪過也。

第十八節……《水德章第七十八》



二、愛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河上注：「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反言。」

范應元注云：「夫謙下柔弱，本是法道，而人以為垢污之行；孤寡不穀，本以喻一喻虛，而人以為不祥之稱，故正言似與俗反也。」蘇東坡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為辱，受不祥為殃，故也。」

微言大義 是章道德經講義 清、龍淵子、宋常星

人心天道，本自平坦，本無剛柔，本無強弱，惟人心自生多欲，乃有較柔剛，論強弱者，由是剛必欲勝柔，強必欲勝弱。不知凡剛強者，皆不可以取勝，惟弱者乃能勝也。驗之於水，有以知理，觀之聖言，以伸其義。人奈何不肖水德，不法聖言乎！此章經旨，以世人止知剛尅柔，強凌弱，不能相忘於無為自然之道，故取喻於水，發明其義。

天一生水，其質最微，其次生火，其質始著，其次生木，其質始成，其次生金，其質始堅，其次生土，其質始大。四行皆堅強於水，惟水質最微。最強弱，是天下柔弱，莫過於水，水以柔弱為質，若不能攻堅強，不知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以火之烈，遇水則滅，以木之強，遇水則浮，以金之重，遇水則沉，以土之厚，遇水則輒。以至凡物之堅強，潤之無不透，泡之無不開，即石磁鋼鐵之器，俱能穿過，是攻堅強者，莫有勝於水者。假令欲易之，火木金土，俱不能攻水，水之柔弱能攻，雖欲易之，其無以易之，是知水之至柔，乃藏天下之至剛，至弱為天下之至強，則凡持其剛強者，必不能剛強，必柔弱者，

乃能剛強也。

柔勝剛，弱勝強，其理固然，驗之於水，益信其必然。天下之人，若無不知者：人無不知，則宜乎以柔自克，而不處於剛，以弱自牧，而不恃於強。奈何宜柔者，一為物觸，則變而為剛矣，宜弱者，一為事激，則變而為強矣，孰是能行於柔弱者，故曰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

聖人之言，以明上文之義，國之垢，如外奸內宄<sup>※</sup>（<sup>※</sup>音：鬼）寇賊攘奪，以至不尊王法，不忠不孝之事，皆國之垢也。雖下民自作之惡，不曰民之不德，則曰實予之辜，不歸罪於民，而必引責於己者，受國之垢也。受國之垢，乃能守能社稷，而為社稷主，故曰是謂社稷主。國之不祥，如過乎早、過乎滂、蠱蝗夭折、以至饑饉流離，草木為妖，禽魚為孽之事，皆國之不祥也。雖或氣數所致，或人心使然，不曰氣數民心，必曰予一人之不善，不歸罪於氣數民心，而無不引責於己者，受國之不祥也。

受國之不祥，乃能為天下之所往，王者，天下之所往，是以謂之王，故曰是謂天下王。聖人之言如此，乃真正言也。社稷主，天下王，宜乎至尊至貴，乃曰受國之垢。受國之不祥，是正言若反也。惟正言若反，乃知聖人之言，大有利於天下後世，而愈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而奚用以剛強自處乎。故此章，首以水取喻，終以聖言卒其意，皆所以教誡於人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

故弱勝強，柔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淮南子 原道 卷一

原文：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蛟<sup>ㄉ</sup>（<sup>ㄉ</sup>音：其）蛟，而不求報，富瞻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弱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芒之上，迴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稟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繆，與萬物終始。是謂至德。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蹇有，自有蹇無，而以衰賤矣。

南淮子 道應 卷十二

原文：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浙江、紹興、會稽山上）。忿心張膽，氣如湧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王先馬，果禽之於干遂。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

說苑 卷十七 雜言

原文：子貢問：「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譬喻道德）。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偃<sup>ㄉ</sup>（<sup>ㄉ</sup>音：勾。猶言曲直），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遵循慢慢到達），似察；受惡不讓（接受污水），似包蒙（包容）；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化育）；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溢出），似度（度量也）；其萬折必東，似意（意志堅決）。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

晏子春秋 卷四 內篇問下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一）

原文：景公問晏子曰：「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

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無不雩」（音：如）途（在水之流程中，不傷於清而能去垢），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同：逮）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固執行事）！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

### 史記 六十七 子貢列傳（節仲尼弟子傳）

原文：田常（左傳作陳恆，弑簡公而立平公）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懼怕此四子：高昭子、國惠子、鮑牧、晏圉」（音：語），故移其兵欲以伐魯（轉移注意力）。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顓孫、名師也）、子石（公孫龍，孔子弟子）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是錯過也）。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低矮），其地狹以泄（狹小），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厭戰），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

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內者，朝臣紛亂不和），憂在外者攻弱（外者，百姓有怨恨，出攻弱國，以移注意力），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

以破魯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勞而無功，為他人作嫁衣裳），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勝則主驕），下恣羣臣（朝臣肆意），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與主疏遠），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民效死於外），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

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王者有道義，不使弱國滅亡），霸者無彊敵（稱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因些微事而影響其尊位），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江蘇、安徽、山東、泗水一帶之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震攝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無人質疑）。」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先伐越，然後聽汝言而為）。」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仁者使弱者不受約束），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親自駕車到旅舍）：「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

臨之（鄭重屈駕以臨）。」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心有所欲而畏越來進侵），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之之志（無叛心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有復恥之心），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未籌劃而讓人知），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狂暴，羣臣不堪，國家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獻重寶），卑辭以尊其禮（卑恭作揖行其臣服之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年少失孤），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空虛紛亂），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豈有異心所想）。』」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修書派遣下官），問於左右（各人問好致意），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越王身先士卒），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甲二十領（珍藏鎧甲二十套），缺屈盧之矛（斧鉞、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

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

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謀慮以應對突發），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兵不先訓練不能制勝）。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圍城駐紮）。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主。

正言若反。

呂氏春秋 卷九 季秋紀 順民

原文：昔者湯克夏而正（治理）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歉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

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磨其手（以木桺十指而縛之；歷指是也），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感動），雨乃大至。則湯雉乎鬼神之化（通曉鬼神變化），人事之傳也（人事轉移）。

原文：文王處岐事紂（文王在岐，謹慎侍紂）：冤侮雅遜（受冤屈侮，而文雅謙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請辭賜地），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

### 說苑 卷第一 君道

原文：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不修道而失其行），故使然焉（是以犯難），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 淮南子 卷十二 道應

原文：宋景公之時（春秋時，宋君王，在位六十五年），熒惑在心（非火星，妖星，怪異之星宿，又名商星）。公懼，召子韋（太史之次，司星宿者）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

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為君者當受其禍害）。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年景收成）。」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星宿停留之所，曰舍，是謂三遷），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星（經過七星宿），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移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在宮外台階以待星之遷移）。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 水德章玄功聖解、道德經精義 清、黃裳元吉

太上所言：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是以柔弱處上，堅強處下，可知至柔而至剛，至弱而至強。人當日夜行習，在在以柔弱為重，而不以剛強自用矣。不知人身，試觀諸水，夫水至柔而至弱，善利萬物而不爭，常處汙下而不厭，雖一滴之微人得侮之，一勺之多人得輕之，及其積而為淵，匯而為海，則汪洋浩瀚，能載舟亦能覆舟，能成物亦能戕物，不惟天下無以勝之，即善攻堅強者，無堅不破，無強不摧，亦莫與之抗衡，是知天下之至柔，能御天下之至剛，天下之至弱，能驅天下之至強，水哉水哉，何其柔弱如此而剛強如彼哉！

且乎天下之事，無有易於攻水者，而堅強卒莫能勝，人何以不居柔而居剛，不為弱而為強者，隨在皆是也。豈不知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乎。蓋以天良之動，莫不有知，而一動之後，頓為情欲所染，習俗所移，故悻悻自雄、不肯安於柔弱，是以機巧熟而義理生，嗜好偏而天真沒，致令道心離人心起，客氣盛正氣消，生理無存，生機已滅，欲其生生不息也難矣。

聖人云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如成湯言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退步即進步，所以受天命於無窮也。受國之不祥，是為天下王。如武王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自後即為自前，所以荷天休於勿替也（天道之美，所慶莫能代替），豈同後世之臥薪嘗胆，蒙垢納污者，所得而擬議哉，此真常不易之理，萬古不磨之經，是為天下正言，而聖人則反求諸己，又何嘗以此苛求於人耶！

水喻一陽初動，真精始生，其機至弱，其勢至柔，而漸採漸結，日益月增，以至於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兩大，統乎萬為，而無堅不入，無強不破者焉。

悟真云：「白虎首經至寶，華池神水真經，上善若水利源深，不比尋常藥品。」

顧氣之柔弱，有似於水，至柔而寓至剛，至弱而兼至強，實有擎天頂地，捧日舉月，呼風喚雨，驅雷掣電之威，是天下之至堅強者，雖曰浩氣，其實真精，須以至柔至弱之神養之，而無為為，無功為功，庶幾得矣。

其曰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受國之不祥為天下王者何？即古人反躬自責，朕實不德，民何辜之意也。學者求之於人，何若反修諸身之為得耶！

### 第十九節……《左契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一）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二）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三）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四）



一、文子微明篇引作：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為人處世，小善不為，則大善不立；小怨不去，大怨必生。待大怨已生而欲修善以和立，則怨終不已，而有餘怨，此安可以為善乎？此在教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微旨也。

二、契：馬敘倫曰：契當作契。說文曰：刻木也。今通用「契」。古者「契」亦名「券」，其性質猶今之合同文字。說文：契，券也。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注：券契義同。並其証。

易繫辭注：鄭玄曰：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夸（喻作為券據之



證)。根據上說，可知刻木為契，剖為左右，以便分執，至日後再相合為信。孟嘗君列傳所謂「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是也。王注云：左契，防怨之所由生也。此蓋古之契法如此。故此句乃言：聖人執人所交左契，而不索其報也。如此，怨且無由生，復何和之有乎！

三、廣雅釋詁三：「司，主也。」釋詁二：「徵，稅也。」

論語顏淵篇：「盍徹乎？」鄭注云：「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孟子滕文公篇：「夏氏五十而貢（耕五十畝而貢五畝），殷人七十而助（耕七十畝而以七畝為助公家），周人百畝而徹（耕百畝而抽取十畝為賦），其實皆什一也。」是「徹」乃周之稅法。

此言：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無德之君背其契言司人所失。

四、善與人同；「待人以寬，責己以嚴」。相反者：「責人以嚴，待己以寬。」怨之所由起，大怨之所由生。故「為善勿怠，去惡勿疑。」例：秦大將，白起坑四十多萬趙降兵將，作孽之重，終不得好死，臨終慨歎。

#### 道德經聖解 文山遯叟蕭天石

恩怨兩忘，聖人之所以存心也；善惡相泯，聖人之所以復性也。天地靜觀皆自化，心無一物性始空。齊萬物於一字以養神，同萬行於一度以養德。與天地相合神乃通，與宇宙同流道乃

大。死生先後如環之無端，恩怨是非，如影之無迹；莫知其所自起，莫知其所自終；反覆生滅，有形無，莫知端倪。萬德萬行，萬品萬物，莫究其所以然，莫窮其所以不然，此造物者之大玄微也。

惟人生天地間，常受一大自然原理所支配，亦即造化原理所孕育，雖歷萬千劫而不變不移；此不變不移之定律，應用之於家國社會人事，即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儒釋道三家聖人，常以教人之：「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之一大聖教，亦即由此一定律而來。人心之善，人性之善，莫不根由於此「天道之善」而來也！此為基本。本立道而生，本立而合於道。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性之所以善，所以為善，與所以為道也。

既已為「善」矣，豈得有「惡」乎？故有怨莫若使其無怨，進而莫若恩怨兩忘，善惡相泯！所以老子所以「報怨以德」之教也。本章「和大道，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旨在教人行善，以德澤施於萬世，如「水之善利萬物而不爭」，與「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功成而弗居。」又何怨之有哉？此蓋「既已為人己愈有，既已與人己愈多。」利而不害，施而不德，又何怨之有哉？

故老子又曰：「是以聖人執左契，而又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讀老子者，須知全章主旨，全在教人「行善復性」功夫。而「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即為全章畫龍點睛之神髓所在。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呂吉甫註：「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忮心（懊惱之心），不怨飄瓦（逆來順受）。」是以天下平均，不由此道，則怨之所生也。而人欲和之不可勝解矣。故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不善者吾亦善之，乃所以為德善。和大怨，而不免於有餘怨，安可以為善哉？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是乃使復讎者，不折鎡干；雖有忮心，不怨飄瓦，而天下平均之道也。

蓋古之獻車馬執右契：右契所以取，左契所以與；則左契者常以與人，而不為物主者也。聖人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每以有餘奉天下。至於殺人，則有司殺者殺，而未嘗屍之。則是執左契以與人，而不為物主，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責己而不責人，自求而不求人，與心為符，而不與物為符；與神為契，而不與世為契！以其能忘己忘人忘物，復相忘於恩怨敵我，而共入於天也。

吳幼清解此有曰：「執左契者不責於人，無心待物也。契者，刻木為券，中分之，各執其一，而合之以表信。取財物於人曰責，契有左右，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王元澤曰：史記云：操右契以責事。

禮記云：獻田宅者操右契。則知左契為受責者之所執。乃謂執左契者，己不責於人，待人來責於己，有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善否。和怨者，有心於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靜中觀物而任其自然也。有德無心待物，無德有心待物。徹，通也。古者助法，周改助為徹法，恐八家私田所收之不均，故八家私田，亦令通力合作，而均收之。八家所得均平，而無多寡之異。司左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其人，故曰有德。司徹法

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和怨者，恐善人受害，有心為之；亦如司徹者，心於為力弱之家，恐其所得者寡矣。

幼清於此中拈提出「有德無心待物，無德者有心待物」一大要旨；而教人不但宜無心待物，尤宜無計較心。夫人之大病，在其不能無利害心，無得失心，無恩怨心，無憂樂心，無計較心，無比量心，無毀譽心，無人我心！我無一切心，則自無一切求，我無求於天地，而天地自備於吾心！則自即心即道，即道即心矣！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息小怨之所起，以防大怨之所生。若大怨已成，欲和大怨，亦必有餘怨也。此餘怨者，為禍患之由來，安可以為善哉！常人之通病：「責人以嚴，待己以寬。」有德者，則「待人以寬，責己以嚴。」解小怨而大怨莫能生，「和」之道在以德服人，可以為善焉！

史記 酷吏列傳序 漢、司馬遷

孔子曰：「道之以政（導而使之正），齊之以刑（矯正而用刑罰），民免而無恥（民避開刑罰，不以犯法為恥），道之以德（導之以道而感化之，以養其德行），齊之以禮（行動舉止合於禮教），有恥有格（知禮義廉恥而趨於至善）。」

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又謂：「法令滋章（一法立而一弊生），盜賊多有（以法而犯禁，有牌與無牌之賊）。」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圓，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賞析：唐、武則天年代，任用酷吏、周興、及來俊臣，不少忠臣冤死於嚴刑之下，苦打成招，誣陷忠良，不得好報。

詩曰：人前施禮扮蝦公 轉步拉弦搭上弓

一心把人拉下馬 夕夕朝朝練箭功

#### 古文觀止 子產論政寬猛過過自新

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鄭之大夫）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

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sup>（音：桓）</sup>符之澤<sup>（盧筆水澤）</sup>。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sup>（步兵）</sup>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

「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sup>（解：其、庶、幾）</sup>可小康<sup>（安康）</sup>。』惠此中國，以綏<sup>（安撫）</sup>四方。』施之以寬也。『毋放詭隨<sup>（毋放縱用詭計之徒）</sup>，以謹無良<sup>（約束壞人）</sup>。』式遏寇虐<sup>（制止侵奪殘暴）</sup>，慘不畏明<sup>（曾不畏正道之惡徒）</sup>。』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sup>（以定我王）</sup>。』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sup>（不急不緩）</sup>，不剛不柔。布政優優<sup>（溫和貌）</sup>，百祿是遒<sup>（強而有也）</sup>。』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勑，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刑賞忠厚之至論 宋、蘇軾

原文：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sup>（音：虛）</sup>俞之聲，歡忻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

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候，而告之以祥刑<sup>（審慎用刑）</sup>。其言憂而不傷，感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sup>（尚有可取之處）</sup>。（傳）曰：「賞疑從與<sup>（獎賞可疑而予之）</sup>，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sup>（懲罰可疑而釋之）</sup>，所以

謹刑也。」

當堯之時，皋陶為士（掌刑獄之官），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堯臣、羲和氏四子，分掌四方諸侯）曰：「鯀（夏禹之父，居於崇，號崇伯，奉堯命治水，九年而不成，終處死）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音：鄙）族（抗命及毀其同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予以機會，改過自新），蓋亦可見矣。

「書」（尚書也，出自《大禹謨》）曰：「罪疑惟輕（若罪有可疑，從輕發落），功疑惟重（功有可疑，當從重獎賞）。與其殺不辜（妄殺無罪），寧失不經（寧受失刑之責）。」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太過嚴厲），則流而入於忍人（淪為性情殘忍者）。故仁可過也，義（嚴厲不宜）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獎賞是合於範圍之內，非漫無止境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用刀鋸之刑，適當以威之，若變成殘酷刑法，為法理之外矣）。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詩經、小雅。巧言）曰：「君子如祉（在位君子，接納賢者之見），亂庶遄已（禍亂迅速停止），君子如怒（在位者怒斥佞臣），亂庶遄沮（禍亂之事迅速而滅）。」「夫君子之已亂（在位者能治亂），豈有異術哉？制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故孔子撰春秋曰：「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也。」），亦忠厚之至也。

### 淮南子 原道

泰古二皇（上古伏羲、神農二帝皇，本應三皇，因文中言道，指說陰陽，故不言三），得道之柄（掌握道之根本原則），立於中央，神與化游（精神與造化同在），以撫四方（覆蓋天下）。是故能天運地滯（天地運轉），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停，與萬物始終。風興雲蒸（風起雲湧），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神入，龍興鸞集（神龍躍起，鸞鳥雲集），鈞旋轂轉（喻陶器之輪及車軸運行），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之總（總括安逸愉快）。其德無矜（不驕矜誇大）而得於和，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萬物純任天然之性）。神託於秋毫之末（其神寄於小），而大於宇宙覆天地而和陰陽（廓而大若陰陽二炁之廣大無邊），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育（溫養覆育），萬物群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觝（#音：格）生也（鹿為角、麋鹿角為觝）；獸胎不贖（#音：讀。解：獸胎壞死不能成獸），鳥卵不贖（#音：段。解：卵敗壞不



能孵鳥)；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二皇懷德所造成也)。

### 玄功聖解 道德經精義 清、黃常元吉

修身之道，惟善為寶。為善之道，自治為先。蓋道在內而不在外，修在己而不在人，惟事內觀，時時返照，過則改之，善則加勉，庶明善誠身，永為天地之肖子，聖賢之完人，而不至有所缺矣。足見為善者只問己之修省，不問人之從違，如責人不自責，觀外而不觀內，雖一時小忿，積而至大怨，縱能十分解散，而不至於成仇，然內無返躬自責之道，慙忿窒慾之功，雖能解之於外，而不能釋之於隱微，安能清靜無塵，瀟灑自樂，而復乎本然至善之天也哉！

故和大怨必有多餘怨，安可以為善。惟聖人持身接物，處已待人，一以修己為主，而人之是非好惡，概不計較。譬如合同約契，分左右而執之，永以為憑，明爾無我虞我無爾詐之意。聖人執德如執左契，只修諸己不責諸人，此所以與天地同其大也。是謂有德司契。

無德之人，重外輕內，常以察察為明，而人之恩怨必較，此為無德者司徹。夫司徹者，以考過為事，全不自省而民弗從。何若司契者責己重責人輕，而人無不相孚以信。可知責人者輕己，己之善難完。責己者輕人，己之善克復也，人底於至善，而天心眷顧，自億萬年而不朽，書曰：「皇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謂歟！

聖人之學，惟洗心退藏於密，以外之善惡好醜，是非從違，一概不計，所以汰慮沉思，凝

神默照，以至於心明性見，欲淨理純，上與天合德，歷萬古而不磨，其功始於守中，其成由於胎息，人亦知之乎！古人言胎息，學人莫看是外氣，的是凡息停時，那丹田中真陰真陽，元神元氣融會一團，混成一氣，氤氲氤氲，蓬蓬勃勃，若開若闔，若有若無，視不見聽不聞，想像之而有迹，恍惚之而有形者，此殆人生之始氣，心得之而有體，性得之而有用，人非此氣不能生，欲成上品之仙，亦離不開此氣為主。古云：人生之始，因理有氣，因氣有形，此天地生人之順道也。返還逆修者，實從形形色色中，慢慢的運起陽火陰符，收歸五明宮內，而以太乙祖氣，天然神火烹之，即可化形而為一氣，又由此氣一煉，即可化氣成神，於此固守虛無，保養靈陽，即還於無極之初，可以出則成形，入則無迹，道有何異於人哉！

總之此個胎息，即返到父母媾精一團氣血之候，人能養此胎息，日夜以無為為無思有思之真意保之團聚之，即結成靈胎而為元神，迨至十月形全，脫殼而出，上透頂門，直冲霄漢，可以驂鸞鶴上雲霄，遨遊天外，飛昇玉京，直頃刻之事矣。

然此胎息，雖從凡人色身中煉出，卻又不是凡精凡氣凡神結成。煉丹者雖離不得後天有形有色之精氣以為之本，卻亦不全仗於此也。蓋後天精氣，皆有形質，便有氣數，生死輪迴，勢所不免，又況粗精粗氣，盡屬蠢鈍之物，烏能有靈，要不過借此凡色身中所有之頑物，千燒萬煉，取出那一點清淨無塵至神之精氣神，以為真一之氣，而返之於我，以成仙胎神丹耳。

所謂抽鉛添汞之說，不過而此，其餘著形著色，皆非道之正宗。古人云：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是知欲結神丹，成就不老之軀，非養胎息不能。欲得胎息，凝聚虛無丹田中，非



結得有胎，他亦不肯歸來，而純純乎動靜與俱，若有一點凡氣夾雜，凡神外馳，則神必外遊，氣必外洩，不能如子母夫婦，聚而不散也。知否？

### 道德經第七十九章之玄功聖解

濟一子曰：天地二炁搏成，人身二炁結成，金丹二炁煉成，真種子炁，長生只是伏此一炁，成仙只是煉成此一炁矣。蓋萬古不傳就此炁，成仙成聖無非亦是此炁者也。傳祖深得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義，無非天道之所親者親此一炁，常與者與此一炁也。

曰和大怨必有餘怨，天道必要相戰而後得藥，戰則豈不怨乎！和亦因有相爭而後得和，爭則亦有怨乎！蓋所戰所爭者何？無非二炁相持，各欲戰勝，敗亦不知敗，反為之樂也，其樂在陰陽調和，陰柔本居下而反居上，本主靜而反主動，盡得其快意，雖敗無怨，且大怨之和不得其法者，則必有餘怨之憂，其法不明，取剛而不取柔，所以必敗，縱然以剛強勝之亦不武也。是以有餘怨之事，陰不怨於陽，則陽必怨於陰，可謂兩敗俱傷，此餘怨之由，實在不善法矣。

曰安可以為善，如此之和不得其法，故有餘怨，有餘怨即不善之稱，安非真訣者也。曰是以，修煉有何怨，其入室行功之時，陰欲取勝於陽，指牝戶欲勝玄門也。聖真知此，是以反求諸己，寧不為主而為賓，使牝戶之陰與玄門之陽盟訂符契，分存締約，各守境隅，果陽若勝陰，不可窮追以逞其龍勢，陰若勝陽，亦不可窮追以逞其虎威，是以必各自恪守其道義之契約，然後進火行符，一俟陽生，即進火龍頭之上，一遇陰生，即退符於虎尾之中。古云：可止則止，無敗無

怨，是以知訣者必操其左券之勝，戒之哉！

金逢望遠不堪嘗意蓋如此。故聖人貴左不貴右也，既執玄門左券之契約，必得其牝戶右券之契約，心心相印，符合無差而後行，是以責諸己之妄動為修道之第一約法矣。

曰不責於人，人操持其右券之符契，必依時依信而後肯來，時至信足，不招自來，必與陽為匹配，以通其內外消息，故責諸己而不得責諸人者，即此義也。曰故有德司契，有知德者必守其契約，安處左之境隅，不敢越於右，若非其時越右而戰，則喪其至寶，此乃真知守契之嚴訓矣。曰無德司徹，此種不知德者不守其契，不責己而責人，時時動武以逞戰，欲司事其道之察察，亟以妄為，終成凶咎也。蓋符契者以牝戶之人，夫之孚信應玄門之盟約也。夫誰深會其意，非明胎息之真旨，則不易知真孚真信矣。

黃元吉祖云：「然此胎息雖從凡人色身中煉出，卻又不是凡精凡氣凡神結成。」此真代太上寫出本節神中之神矣。曰天道無親，蓋無上金丹大道，本屬無私，不得親而親，不得疎而疎，所以使之大眾皆可以親之者焉。曰常與善人，道本尋常日用之事，其所與者，惟有不死之人親與善知其法之人。故道法在於守中，無非各守其左右之契而已矣。劉一明祖曰：「內伴侶者，乃西南坤方不死雙修之至法，人人親近，只為醉生夢死之場，喪卻其實。噫未遇真師，誰真悟之乎！」

## 第二十節……《不徒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一）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二）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三）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四）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一、什伯：俞樾（清、樸學大師）曰：「什伯之器乃兵器也。」後漢書宣秉傳注曰：「軍法，五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共其器物。」其兼言「伯」者，古軍法以百人為伯。周書、武順篇曰：「軍旅什伍。」彼言什伍，此言「什伯」，所稱有大小，而無異義。徐鍇<sup>①</sup>（<sup>②</sup>音：楷）、南唐文學家、說文繫傳於人部「伯」下，引老子曰：

「有什伯之器，每什伯共用器謂兵革之屬。」得其解矣。文子、符言篇：「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是以文子明以「什伯之器」為兵器，可為證也。

二、河上注云：「無怨惡於天下。」范應元（南宋道教學者）解：「動甲兵者莫非仇讎，既不致仇讎，則雖有而不陳也。」

三、此言事簡民淳，書契無用，故結繩可復。喻言而有信，千金之諾，故不假書契以作證明之根據也。

四、此數句莊子胠篋篇作：「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史記貨殖傳：「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乃太上自言其理想國之治績也。

微言大義 道德經講義 清、龍淵子、宋常星

細看此章，皆是設言之想，非真有之事也。老君當周末之時，列國分爭，人心擾攘，滔滔然日流下而不可及，故設言「太古之氣象，想像一無為之治，以寄其傷今思古之意。蓋身實隱而不見。西至函谷關：因關令尹喜，求強為著書。五千言至此，極力描寫一極樂世界，以為若此，則可以託身而遠世俗之塵囂，不如此，則不得不隱而去耳。此章經旨，重在不遠徙，故各安

於自然，各享其無事，太古之風，可想像於今日，不可復見於今日也。

註：國小民寡，易於安靜，而不囂亂也。器至有什伯，什即十，伯即百，言器之多也，器多至於什伯，宜乎用之者，爭勝鬥奇，日入於奢。然以國小民寡，設使有之，能以不用，而各安於儉樸，共處於清靜，故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民既各安於儉樸，共處於清靜，想像其民必重死。凡人視身外物為重者，必輕生以求之，遠涉山川而不為勞，多歷年所而不為倦，不安其居，而遠徙者有矣。

若民知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可水行，車可陸行，不遠徙之民，無須乘舟車也。甲以護身，兵以敵人，凡遇寇盜，與人相爭，須陳甲兵，不遠徙之民，出入相友，老幼相恤，身無須甲護，人無用兵敵，故曰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結繩者，上古之時，文字未有，書契未造，結繩為政，而民自化，可謂樸素之至也。後世文漸開，民心亦漸入於薄，故想像其使民復還結繩之樸，而用之以樂無為，而安自然。將必耕而食，鑿而飲，不見異物，自不遠徙以求異物之味，則甘其食矣。裘以禦寒，葛以禦暑，不睹錦繡，自不遠徙以華鬻之飾，則美其服矣。鑿戶牖以為室，可安身而已，不聞鳥革羣<sup>（音：輝。解：具五彩之雉）</sup>飛，自不遠徙以求宮室之美，則安其居矣。父老敦龐，子弟醇謹，相安無事，自不遠徙以趨世俗之好，則樂其俗矣。

我國在此，鄰國在彼，可相望也，言至最近也，是非無可徙之地也，雞鳴狗吠，至其聲相聞，人之多也，非無可徙而相聚之民也，然而民之各安於無事，共處於清靜，至老至死，不相往

來者。不以遠徙為樂也。此所謂無懷之世，葛天之民，熙熙皞皞，處斯世者，孰肯遠徙以適異國。老君之不得已而設為此言者，一是傷今以思古，一是想像夢遊其間，以隱示出關之意耳。

### 道德經聖解 文山遯叟、蕭天石

世人多以「小國寡民」為老子「理想國」之政治主張，以返於太古「小國寡民」之治，實則非也！其誤在泥文解字，執字滯義，如膠柱鼓瑟，永不通其義而得其旨矣。夫小國寡民者，一在「均大小，等眾寡」之義。一在識分合之理，而變眾寡之數，易小大之形，而翻強弱之勢；則自能治大國如治小國，治萬民如治一人矣。得其道，治天下有如反掌折枝之易；不得其道，即數口之家，什伯人之鄉，亦難以為治也。老子於六十章云：「治大國，若烹小鮮。」此乃治大如治小，治眾如治寡之微傳也。老子於六十三章云：「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千古來鮮有能徹通其聖義者！夫大其所小則小者大矣，小其所大則大者小矣；多其所少則少者多矣，少其所多則多者少矣。此所以匹夫而能小天下，輕王侯，而賤爵祿者，以另有其自足自貴自尊者在也。

至若報怨以德：所以止怨也；視仇如己，所以化敵也。能視泰山如毫芒，復能視天下如一人；玄同萬不同而一之，齊萬不齊而均之，則幾道矣！何差別之有？何分相之有？一合相不可見，能悟一合相者，其唯聖人乎！

葉夢得、宋詞人，曰：「國之不能治，以大視之也；民之不能安，以眾視之也。夫孰知有大為小，以多為少之道乎？是故國大而以大治之，民眾而以眾為之，則有終身不能勝者。聖人

之道無他，亦曰小國寡民而已。普天之下不為不廣，率土之濱不為不多，而吾未嘗知其廣且多也。是故治萬國如治一國，使三軍如使一人，要能知分合之術而已。故老子之「小國寡民」為其理想國也！否則不但適用於今日，且亦不能適用於當時矣。」

老子於小國寡民下繼曰：「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此在言使人能自足於內，自安其性命之情，自樂於淳樸之風，自重其死生之真；故雖有一切外物，而無所用之；什伯之器無所用之；舟輿無所用之；甲兵無所用之，雖有天下無所用之；又何患不均？何患不足？自有其有，而不貪人之有；自足其足，而不貪人之足，又有何欲？又有何爭？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者，喻言也！非真欲使天下返於太古之世，結繩而以為治；而在使人毋外殉於物，喪於欲，而內喪其醇樸之性真也。安內而和中，離形去知，離物去欲，寂然無為，同於大通，自得全真，而不失其性矣。夫外殉於物，內殉於知，皆所以失性也。故莊子曰：「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鏖」（音：削。解：銷毀）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此皆能自固其內，自藏其心，而不失其性者也。

老子本章最後結之以理想治道之條目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莊子於肱篋篇引此結語：「若此之時，則至治矣。」蓋人皆能自足其足，自安其安，自適其適，自樂其樂；不待外求，亦無所與爭矣！無求無爭，則自無盜賊相侵奪之事矣。至此之時，雖予之不取，賞之不欲，授之以天下而不為！乃有道者，自

貴其貴，自尊其尊，而其心量與性份中，另有「內在天地」在也。夫老子非復古者也，其復古非復古之制，而在舉此以為喻，教人「返樸還醇」、「全真合道」，以復太古時人之性真也。」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  
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國語、魯語上。里革斷罟匡君

原文：宣公夏濫於泗淵，（魯宣公，在位十八年，夏天在山東泗水深處，下網捕魚）

里革斷其罟（音：古。魚網也）而棄之，（里革，魯大夫，將網割斷，網破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音：姑、柳），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古時大寒，驚蟄土中蟲類等開始活動，水虞，官名，掌川澤禁令，策畫用魚網竹籠以捕大魚，取鼈蛤水產以供宗廟祭祀）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罟（音：遼）。羅，罝（音：挂）魚鼈，以為夏槁（音：稿：解：枯乾，製魚乾也），助生阜也（民間同步行之，以助陽氣上升之宣泄也。惟是當鳥音：獸懷孕，魚類滋長，獸虞之官禁獵禁網，惟准許刺取魚鼈，製成魚乾供夏天用，不太濫殺讓繁衍也）。

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罟罟四鹿（音：遼。注鹿。解：小魚網），設罝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當雖鳥及魚懷孕漸生育，漁農官禁止用小魚網，但准許設陷阱捕鳥獸，以供

宗廟祭祀，是積蓄作備用之將來）。

且夫山不槎<sup>#</sup>（<sup>#</sup>音：查。砍也）斲<sup>#</sup>（<sup>#</sup>音：頁。樹木砍後所生之新枝），澤不伐<sup>#</sup>（初生草木），魚禁鰓<sup>#</sup>（小魚、魚卵），獸長麇<sup>#</sup>（小鹿和小麋鹿），鳥翼毳<sup>#</sup>（雜鳥）卵，蟲舍蚺<sup>#</sup>（<sup>#</sup>音：遲緣。解：蟻子、小蝗蟲），蕃庶物也。（繁殖萬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山上不砍新生嫩枝，水澤不砍初生之草，禁捕小魚取卵，讓小鹿麋鹿成長。保護幼鳥及鳥蛋，放過蟻卵，小蝗蟲，讓萬物繁殖。古人明訓。魚在孕育小魚，竟不讓產卵成長，且網捕之，貪無止境）

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糾正、扶助）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真有意義之良網），為我得法（得古人之明訓）。使有司（主事官員）藏之，使吾無忘諗（忠告）。」師存待，曰：「藏罟，不如實里革於側之不忘也（珍惜物件不若貴乎賢人）。」

賞析：本文出自「國語」魯語上，記述魯國大夫、里革破網諫君之故事。蓋為臣者，應以行動及言辭直諫，使君上能納諫而從善，而里革所為值得借鏡。古人對大自然萬物資源，皆本乎道，不得濫於採取及殺生，自絕其源，此章諫諍之言辭，警醒後人之意識，務使資源得以繁衍不絕也。

使人復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史記 貨殖列傳序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以此為準則），輒近世（當今之世），塗民耳目（堵塞百姓耳目），則幾無行耳（難於實行也）。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夫山西饒材、竹、穀、繡、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sup>#</sup>（<sup>#</sup>音：楠）、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碭石北多馬、牛、羊、旃<sup>#</sup>（<sup>#</sup>音：煎。解：毛織物）、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某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



## 道德經 講義卷四

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望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sup>（#音：謎）</sup>而往朝焉。

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其不樂，夷狄益甚。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賞析：若人逢亂世，戰爭頻繁，生靈塗炭，飢荒瘟疫，家園盡毀，民不聊生，則心有夢想，若能置身於世外桃源，則三生有幸矣。故處身春秋戰國時代之老聃，出函谷關時，關令尹留之而著道德五千言，於有八十章之說，言及理想無為治國之境況。而外國、英、謨耳所著之小說，敘述烏托邦（UTOPIA）為一理想中之小島，乃世人所夢寐以求也。晉、陶淵明心有所感，

著桃花源記以表其情，與道德經是章，相映成趣也。

故以詩辭記其想，如今錄下眾參詳：

漁人問津入桃源，沿溪舟行忘路遠，芳草桃花兩岸邊，欲窮其林盡水泉，忽睹小口在山巔，棄舟而入循光線，豁然開朗出洞天，屋舍儼然良田現，阡陌交錯桑竹池，雞犬相聞農耕作，農畝田夫怡自然，驚愕忽見漁稀客，叩問何來到此間，誠邀回家殷勤待，剖雞殺鴨開酒筵，村中鄰里皆雲集，互通款曲訴衷情，自言先世避秦亂，邑人移居入桃源，此處與世能隔絕，安居樂業無困擾，融洽太平不復出，不知漢魏晉變遷，得聞漁人說外事，慨然歎惜樂目前，鄰里互相爭款待，轉瞬數日離別哀，感覺桃源逍遙樂，不足形容道外來，此中人語樂陶陶，漁人得船舊路出，處處誌記在回途，郡下太守作回報，洞天福地興緻高，著其帶領來尋覓，人人前往皆迷途。

### 玄功聖解 道德經精義 清、黃裳玄吉

小國寡民，地僻人稀，欲成豐大之邦，敦上禮之俗，似亦難矣，然能省其虛費，裁其繁文，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則糜費少而器物多，國家之富可致也。且不縱欲而輕生，營私而罹死，遠遊他鄉，貿居人國，而惟父子相依，弟兄是戀，重死而不遠徙，則康樂和親之世可臻也。以故媚我君王，念茲土宇，雖有舟輿，不肯遠適異國以離父母邦焉。朝廷深仁厚澤，淪肌浹

■（音：劫）髓，恩同父子，誼若弟昆，是以畔亂頑徒，悉化為良善，雖有甲兵，亦無所陳之矣。

如此上恬下熙，民安國泰，使復行結繩之政，樂太和之風，親親長長，宅宅田田，甘其飲食，美其衣服，於以安居而樂俗，敦厚以成風，又何患國小民寡，難以惇■（音：敦）大成裕，仁厚可風也哉！第見民愛君如父母，君親民如子弟，中心耿耿，繫念殷殷，縱傾刻之別離，亦不忍也，雖鄰國在即，舉目能窺，雞犬相聞，頃耳可聽，而民自少至壯，自生及死，不與鄰國一相往來，此蓋民之感恩戴德沐浴涵情於君上，者深矣。是以安無為之治，享有道之天，而不肯一步稍離，如此則國豈猶患小！民豈猶患寡哉！勢必聲教四訖，風聲遠播，而天下歸仁，萬國來同也。

此喻年老精衰者修煉之法，夫人到老來精氣耗散，鉛汞減少，欲修金丹大道，亦似難乎其難。不知金丹一事，非屬後天精氣，乃是先天鉛汞，得其至一之道，採而取之，餌而服之，不論年老年少，皆可得藥於一時半刻，成功於十年三月。特患不聞先天真一之氣，徒取服於後天有形之精，不惟老大無成，即少壯之士，亦終無得也。惟下手之初，勉強支持，使手不妄動，足不輕行，目不外視，耳不他聽，口絕閒言，心無妄想，自朝至暮，滌慮洗心，制外養中，退藏於密，不使一絲之事，不令半毫之累，積之久久，誠至明生，自然目光內炤，耳靈內凝，舌神內蘊，心靈內存，四肢舒徐，頭頭合道。此喻什伯人之器而不用，然後用之無不足也。民比身也，人到老來，莫不畏死情極，好生心深，然畏死而不知求生，徒畏亦無益矣。惟謹慎幽獨，時時內確觀，

刻刻返炤，不離方寸之中，久則致中致和，雖天地可位，萬物可育矣。何況近在一身，而有不位不育者乎！此立玄牝養谷神，綿綿若存，用之不動，惺惺常在，守之不敗，寂而常炤，炤而常寂，即常應常靜，無文無武，所謂動靜自在，靜養中和者，此也。

固不事河車轉運，斗柄推遷，亦無須戡亂以武，野戰則宜，守城以文，沐浴為尚，取喻於臨爐進火用師克敵也。此清靜而修之法，非陰陽補益之工，不但老人行持，可以得藥還丹，即少年照此修持，亦可緜緜密密，不二不息，上合夫於穆之天。第躁進無近功，急成非大器。惟優游■（音：厭）■（音：于。高去），如水之浸潤，火之薰蒸，久則義精仁熟而道有成矣。

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也。且夫進退升降，朝屯暮蒙之法，太上前已喻言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足見臨爐採藥行火，特為後天氣拘物蔽之深者，立一法程。倘不如此，凡氣無由化，真金不可還也。若能靜養為功，不施烹煎之術，惟守虛靜之中，則不知不覺，無為無施，自然渾渾淪淪，純乎以正，默然合天，不待思擬議，而與天地流行無間，此即使民復結繩而用之，不立文字，不假言詮，而善記不用籌策也。

甘其食美其服，即精貫於中，氣環於外，內甘而外美，有不可名言者。安其居樂其俗，即中心安仁，隨其所之，無不宜也。用修煉至此，了了常明，如如自在，對境可以無心，遇物何能相染，雖有見聞，亦若無見無聞，絕不因色聲而生其心，故曰鄰國相望不相往來，此無上上乘，無下下乘，玄之又玄，妙而又妙之功。嗚呼！學至於此，與道大適矣。

若論修道，古人有兩等修法，有清淨而修，即煉虛一著，不必煉精煉炁為也。然非上等根器，不能語此，若果根蒂不凡，從此一步做去，即是順天地自然之道，不似吾師今日之教，尚多作為也。蓋人身之中；原有陰陽坎離，乾坤闔闢，日月水火，升降進退之機，猶天之運行，皆自然而然，無須為之推遷，但只一正其元神，使之不知不覺，無思無慮，那清空一炁，浩浩蕩蕩，自然一呼一吸，上下往來，如乾坤之闔闢，日月之往來，水火之升降，陰陽之否泰，進退而此而已矣。

雖有火候，不過清心寡欲，主靜內觀，使真炁運行不息而已。雖有進退升降；不過以真水常升，真火常降而已。縱道沐浴，亦不過慾忿窒慾，滌慮洗心，令太和在抱南而已。雖有得藥成丹，亦不過以神為父以炁為母、兩兩扭結一團，融通無間，生出天地生我之初一點真靈，即所謂離宮之真精，又謂人身之真汞，以我神炁煉此一個真汞，結胎成嬰，日後生出陽神，官骸血脈，五臟六腑，毛髮肌膚，靈明知覺，無一件不與人肖，分之可化為萬身，合之仍歸於一氣，要皆自神父炁母，兩兩交媾，而煅出者個真汞之精，以為陽神者也。

然此真汞須有生發之候，蓋心為五臟之中炁，中炁一升，五臟之氣隨升，中炁一降，五臟之炁隨降，其生也由於真汞之動，其息也，由於真汞之靜，要之動靜升降，皆屬自然之道，惟順其自然之運用可矣。但此步功法，自古神仙少有從此一著下手者，蓋以情靜之道，聽其自然，順之不逆，非上等根器不能，且亦見效最遲，不若陰陽兩補為較易也。何謂陰陽兩補，必先識得太極開基，先天一陽發生，然後將我者一點真陽之炁，投入丹田之中，猶父母交媾，精血合作一

團，入於胞胎之內，此為先天真種，種在乾家交感宮，日運鉛汞，漸生漸長，他日出胎，方成脫壳神仙，若無此個真種，是空煉也。雖有所得，亦不過保固色身，不能生出法象也，知之否？有此一點真陽之炁，入於胞胎，然後加神光下照，久之真陽有動機，不妨將坎中之水，引之上升，離宮之火，導之下降，直將色身所有陰滓屍炁煉化，只取一味真炁，配我靈陽，合而為丹，養之為神，可以飛昇變化，然此亦自然之道也。

凡人落在後天，神炁多耗，年華又老，猶走路之人，離家已遠，不得不從遠處回來，所以必要費力也。夫以神炁兩分，不能合而為一，日間打坐，必用一點意思，幾分炁力，將我神炁兩兩入於丹田之中，不許一絲外走，一息出一息入，我惟順其呼吸之息，自一而十，自十而百，而千而萬，在所不拘，如此緊閉六門，存神丹田，作一陣，然後外息暫停，真息始動，我於此又溫養一陣，然後真陽之炁，蓬蓬勃勃，真如風湧雲騰一般，我急忙開關引之上升，其升也以神不以炁，但須凝神了炤尾闕一路之上足矣。到得真炁沖沖，溫養片刻，然後下降，總之真陽初動，必須用點炁力，然後可升可降。蓋以凡身濁炁太重，必十分鼓盪，乃能祛其塵垢，而後有清清白白之神炁，為我煉就丹本。所以古人云：「始而採藥，非用武火猛烹急煉，則真金不能出礦，此武火所以名為野戰也。」至於升降已畢，丹田炁滿心神安泰，然後以煉虛之法，順其炁機而為之足矣。此雖勉強，亦是自然當如此勉強者，生須照此行持可也。

## 第二十一節……《不積章第八十一》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一）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二）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三）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四）  
 既以與人已愈多。  
 天之道，利而不害，（五）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 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詩云：「平鋪直述此言真，花言巧語想騙人，甜言蜜語墮陷阱，皆因說話全非真。」又云：「言而有徵此事真，句句樸實無飾文，巧言令色逢迎作，虛偽表情說假心。」
- 二、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詩云：「行善積德是本根，道隱無名無私求，樂善好施行善力，不用炫耀順水流。」又云：「施濟之心有所求，連本帶利想豐收，名利雙全心

太狠，一朝暴露羞見人，解釋多多辯不善，錯認入獄是自困。」

- 三、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詩云：「博學多才未全知，學海無涯無盡時，孔聖自謙吾未知，叩其兩端取其是。」又云：「沽名釣譽世間人，博士名銜多得恨，有無真材與實料，言語行事可瞭然。」

- 四、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詩云：「囤積居奇大問題，獲利豐盈財源歸，貧富懸殊生大弊，有無相生爭奪為，自古雙爭生慘劇，若然不積平安棲。」又云：「聖人不積效天道，天道不積是無為，萬物生長造化功，消息盈虛循環來。」又云：「天地無私是覆載，生長萬物道培栽，天生天殺道之理，明白不積知利害。」

- 五、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詩云：「天道無為萬物生，生而不有利不求，聖人心善行不爭，損餘補缺要利群，天之道是損有餘，以補不足使平均，人效法夫不爭，世界和平大道行。」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者不博，博者不知。

宋、蘇子由曰：「信則為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為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為主，則不

求辯；以辯為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為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為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為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為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為萬物宗者也。」故老子之所以為書，與其所以為道之大略也。而全書八十一章，無不相貫通；亦可以獨立而論之；聖人之道，與天之道，要亦一之而已矣。故曰：「既得其一，而萬事畢矣。」迄乎一亦不立，而返歸於無，無亦不可見，且亦不可言，其唯反求之於心乎？反求之於天乎？

### 韓詩外傳八

原文：齊景公問子貢曰：「子誰師？」對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若何？」對曰：「不知也！」

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賢若何乎？」

對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師仲尼譬猶渴操壺杓

（音：標）就江海，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景公曰：「子所響，得無太甚乎？」

對曰：「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譬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太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譬仲尼，譬猶兩手把太山無損，亦明矣。」

公曰：「善，豈其然。」

### 說苑 卷十八 辨物

原文：顏淵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譯文：顏淵問仲尼說：「有成德之人其作為是如何者？」孔子說：「有成德之人，其作為是：透徹了解情性之道理，了知物類之變化，知悉陰陽、有形無形之現象，知曉目睹浮遊雲氣之源流，能夠如此，可謂是有成德之人。既知天道之理，就要依從實踐仁義，整飭禮樂，因為仁義禮樂是有成德之人之表現，窮極神妙，知其化育，是最為上上之德行。」

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於心，則聖智之府。

譯文：易經說「仰望著觀審天上星辰之布列，俯瞰著查勘土地山川之形勢。」因此知道有形無形之現象道理。因為天文地理以及人情事故之效驗，將之存諸心內，便是聰明睿智之庫藏。是故古者聖王既臨天下，必變四時，定律歷，考天文，揆時變，登靈臺以望氣氛，故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

譯文：所以，古之聖王在即位後，一定要交替四時之節候，重新製定音律、曆數，考究天



文氣象，揆度時節之推移，在靈臺上觀察天象。所以堯說：「舜呵，（咨，嗟嘆聲，爾，汝，你也），上天曆數運行之道理，在你身上（古時授民時為王者大事），你必須篤誠地執行守著精微之天道。（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原文見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所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允，篤厚之意。」

### 晏子春秋 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

原文：景公使圉<sup>（音：語）</sup>人養所愛馬，暴病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問公曰：「古者堯舜支解人，從何驅始？」公懼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

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屬之獄。」公曰：「可。」

晏子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愛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

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 晏子春秋 晏子出使楚國

原文：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國，不當從此門。」債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人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二十五家為一），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

原文：晏子將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

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

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

晏子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以熙（戲弄）也，寡人反取病焉。」

## 戰國策 樂毅報燕王書

原文：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

注釋：樂毅、戰國中山靈壽人（今河北、靈壽縣），魏文侯名將樂羊後裔，中山於趙武靈王時併入於趙，樂毅初由趙入魏，聞燕昭王禮賢下士，任用之，率五國軍隊大破齊國，下七十餘城，功封昌國（今山東淄川縣）號昌國君。燕昭王卒，子惠王即位，與樂毅不睦，又中齊反間計，改用騎劫為將，樂毅恐回燕受誅，逃奔趙國，受封於觀津（今河北、武邑縣）號望諸君，卒於趙。

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燕之敝（疲乏）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責備）樂毅，且謝（謝罪）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去世）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使騎劫代將軍者，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回國議事）。將軍過聽（誤聽讒言），以與寡人有隙（過節），遂捐（拋棄）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以，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何以報答先王待將軍之厚意）？」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順應君王近臣）之心，恐抵斧質之罪（觸犯死罪），以傷先生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賊害君上道義之名），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回來辯白）。今王使使

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君上近臣）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不知臣下之忠心，故敢以書對（回應）。」

「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其親（私私相授），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有德行者錄用），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破格而用），有高世（超越世俗）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利用持魏國節使之機會），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提拔）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並無與宗室大臣商議），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

「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不理會國家是否強弱），而欲以齊為事（向齊復仇）。』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稱霸之道，常勝之餘威）。閑於兵甲（嫻熟軍事），習於戰攻（擅於戰爭）。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

「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來覆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聖明），河北之地（黃河以北），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水西岸），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都），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鐘名）陳於元英（宮名），故鼎反於曆室（從前被奪之鼎回歸曆室

## 道德經 講義 卷四

宮），齊器設（陳列）於寧臺；薊丘之植（植物），植於汶篁（種植在汶水之竹田）。自五伯（五霸也）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於其志（遂其所願），以臣為不顧命（不辱使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名留青史）；蚤知（遠見）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平定）萬乘之強國，收入八百歲之畜積（沒收齊國八百年之積蓄），及至棄群臣之日（臨終時），遺令詔後嗣之餘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妾所生之庶子），施及萌隸（平民與奴隸），皆可以教於後世。」

「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創者未必能善於完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善於開端未能善於結果）。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闔閭接納子胥之勸言），故吳王遠迹至於郢（足迹到楚之郢都）。夫差弗是也，賜之鴟（音：雌）。夷（皮革裹屍袋）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先見之明）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不知夫差之量度於先），故入江而不改（直至投入江中尚未悔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遭受詆毀屈辱），墮先王之名者（敗壞先王名聲），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無可預測之罪名），以幸為利者（以僥倖圖謀私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理義上絕不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無庸辯白）。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俟臣讒言之入耳）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而不信臣之所以遠行至趙），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賞析：樂毅奔趙，燕惠王遣使解釋無傷害之心，責備樂毅辜負先王知遇之恩。樂毅回信，所言，甚為得體，深明大義，往趙惟恐回燕被誅，傷昭王知人之明，陷惠王殺功臣之不義。表明昭王任用賢能因才德授官而無私，並向昭王獻破齊之策，而昭王臨終時之遺教。所作所為皆為先王以示忠，其忠心可昭於日月也。忠而見疑，賢而受貶斥，是以為全身而遠離赴趙，回信以明心志，並曰：「古之君子遺教，交絕不出惡聲。」故惠王有所感動，後封其子樂閒襲爵，而樂毅得以往返於燕趙，為兩國之客卿焉。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  
既以與人已愈多。

淮南子 卷一八 人間

原文：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黃河、雍州之間）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且死，謂其子曰：「吾且死，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地，楚越之間有侵丘者，其地確而名醜，荊人鬼，越人機（吉凶徵兆），人莫之利也（不祥無利之地）。」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侵之丘。楚國之法，功臣二世而爵祿（封賞規定兩代而止），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

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無挫敗），威服四方而無所詘（從未被人屈服），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假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身死亡國。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

夫孫叔敖之請有侵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

趙宣孟（晉卿、趙盾）活飢人於委桑（枯死桑樹）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欽非犯江中之難（以寶劍殺兩蛟，救舟中之人），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

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羸弱軍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武王蔭囑（中暑）人於櫬下（楚

樹、葉多陰），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錯判殺無罪者），援龍淵（取寶劍）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必死（盡忠死戰）。感於恩也。

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優劣次第）而勞佚齊（勞苦安逸賞罰所得為標準），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淮南子 卷一 原道

原文：所謂天者（大自然也，道也），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揉者也（無參雜也）。所謂人者，偶差智故（心智變化多端），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在世俗間以詭計周旋於人群）。故牛歧蹠而戴角（牛蹄分岔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馬披毛而全足、無分岔也），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依據自然之法則），與道游者也。隨人者（人道也），與俗交者也（世俗之交往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海，拘於隘也（困於狹小之拘限也）；夏蟲不可與語寒雪，篤於時也（夏蟲不可語冰，早亡也）。曲士（土包子也）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人為之行動而擾其自身之天道），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自然而為之洽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用思慮巧智而



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心靈相通），與造化者為人（與能化生萬物之大自然為伴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好事者而受傷害），爭利者未嘗不窮也（爭利反而受困苦）。昔共工（古之天神、水神）之力，觸不周之山（頭撞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地傾東南）。與高辛（古、部落首領帝嚳之號、黃帝曾孫，堯之父）。爭為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太子翳不願為帝王）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

昔舜耕於歷山，耨年，而田者爭處境<sup>ㄖ</sup>（<sup>ㄖ</sup>音：敲）塿（貧瘠之地），以封畔肥饒相讓（讓出肥沃土地）；釣於河濱，耨年，而漁者爭處湍瀨（水流湍急處，魚兒少也），以曲隈深潭相予（水岸曲折、深潭，魚兒多也）。當此之時，口不設言（不以言教），手不指麾（不以令教），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以道神化）。使舜無其志（若舜無此德），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以道化天下），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隨物之性質而行之）。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不迷惑也），響應而不乏（自然快速反應而不窮），此之謂天解（自然而化也）。

第二部……《禮記》





# 第一節……《禮記》之《學記》全文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行事謀畫用心思慮，尋求品德善良的人士輔佐自己，可以得到小小的聲譽，不能夠感動群衆；接近賢明的人，親近和自己疏遠的人，可以感動群衆，但不能起到教化百姓的作用。君子想要教化百姓，並形成好的風俗，就一定要重視設學施教啊！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此之謂乎！

玉石不經雕琢，就不能變成好的器物；人不經過學習，就不會明白道理。所以古代的君王，建立國家，統治人民，首先要設學施教。《尚書·兌命》篇中說：「意念自始至終常在於設學施教」，就是談的這個道理啊！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

半。」其此之謂乎！

儘管有美味可口的菜餚，不吃是不會知道它的美味的；儘管有高深完善的道理，不學習也不會瞭解它的好處。所以，通過學習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通過教人才會感到困惑。知道自己學業的不足，才能反過來嚴格要求自己；感到困惑，然後才能不倦的鑽研。所以說，教與學是互相長進的。《尚書·兌命》篇說：「教人可以增進自己學識的一半。」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古代設學施教，每二十五家的「閭」設有學校叫「塾」，每五百家的「黨」有自己的學校叫「庠」，每一萬二千五百家的「術」有自己的學校叫「序」，在天子或諸侯的都城設有大學。學校每年招收學生入學，每隔一年對學生考查一次。第一年考查學生斷句分章的能力以及辨別志向，第三年考查學生是否專心學習和樂於與同學相處，第五年考查學生是否能夠廣博學習和親近老師，第七年考查學生討論學業是非和識別朋友的能力，如果能做到，就叫做「小成」。第九年學生能舉一反三，推論事理，並有堅強的信念，不違背老師的教誨，就叫做「大成」。唯其這樣，才能教化百姓，改善風俗，周圍的人能心悅誠服，遠方的人也會來歸順他，

這就是大學教人的宗旨。古書上說：「小螞蟻常常學銜土而成土堆，然後才能做成大窩。」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大學開學的時候，（天子或官吏）穿著禮服，用芹菜水藻祭拜先聖先師，表示尊師重道；學生要學習《詩經·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敘述君臣和睦的詩，誘導他們為國家服務的感受；要學生按鼓聲開箱取出書籍，是要他們虛心學習；有教鞭，行體罰，是要他們有所戒懼，能遵守禮節；（學生春季入學）天子諸侯沒有行過夏祭，不去考查學生，讓學生有充裕的時間按自己的志願從容去學習。教師隨時觀察學生，而不要反覆指示，以便讓他們用心思考；（年長的學生請教教師），年少的學生要注意聽，而不要插問，因為學習應循序漸進，不能超越等級。這七項是施教順序的大條理。古書上說：「在教學活動中，學為官的人先教以任官的職事，學為士的人要先培養高尚的心志。」就是這個道理啊！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

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大學的教學活動，按四時節令進行，各有正式課業；休息的時候，也有課外作業。不學調弦雜弄，琴瑟就彈不好；不學習各種譬喻，就不能學好詩經；不瞭解各種禮服，就學不好禮儀。可見，不學習各種雜藝，就不可能喜好所學的知識。所以，君子對待學習，心裡常常思考、受業時要學好正課，連休息、遊戲，都要學習。唯其這樣，才能安心學習，親近師長，喜歡朋友，深信所學的道理，儘管離開師長輔導，也不會違背老師的教導。《尚書·兗命》篇中說：「只有專心致志，謙遜恭敬，時時刻刻敏捷地求學，學業才能有所成就。」就是這個道理啊！

今之教者，呻其占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現在的教師，只吟誦課文，大量灌輸，一味趕進度，而不顧學生徹底了解了沒有，致使他們不能安下心來求學。指使人不是出於誠意，不能使學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教學的方法違背了教學的原則，對學生的要求不合實際。這樣，學生就會痛惡他的學業，並怨恨他的老師，苦於學業的艱難，而不懂得它的好處。雖然學習結業，他所學的東西必然忘得快，教育不能成功，原因就在這裏啊！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學。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大學施教的方法，在學生的錯誤沒有發生時就加以防止，叫做預防；在適當的時機進行教育，叫做及時；不超越受教育者的年齡和程度而進行教育，叫做合乎順序；選擇好的互相觀看，叫做觀摩。這四項是教學成功的原因。錯誤出現了再去禁止，就有堅固不易攻破的趨勢；錯過了學習時機，事後補救，儘管勤苦努力，仍然難於成功；教師雜亂無章而不按程度順序去施教，學生就會支離破碎而沒有學習到完整體系；獨自學習，沒有朋友討論，就會形成學識淺薄，見聞不廣；結交不正派的朋友，就會違逆老師的教導；從事不正經的行為，計會荒廢學業。這六項是教學失敗的原因。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君子不但懂得教學成功的經驗，又懂得教學失敗的原因，就可以當好教師了。所以君子的教學是要啟發學生，誘導他而不牽拉逼迫，勸勉他而不強制壓抑；提綱挈領而瑣碎說明。誘導而不牽拉，學生才會覺得溫和；勸勉而不強制，學生才能感到學習容易；啟發而不瑣碎說明，學生才會鑽研思考。能使學生感到溫和，覺得學習容易，並能獨立思考，可以說是做到了善於

啟發誘導了。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學生在學習上有四種過失，是施教的人必須要瞭解的：人們學習失敗的原因，或者是因為貪多，或者是知識面偏窄，或者是見異思遷，或者是畏難中止。這四項是由於學生的不同心態所引起的。教師懂得受教育者的不同心態，才能幫助學生克服缺點。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受教育者能發揮其優點並克服其缺點。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會唱歌的人，不僅聲音悅耳，動人心弦，還要使人情不自禁地跟著唱；會教人的人，不僅給人以知識，還要誘導學生自覺地跟著他學。教師講課，要簡單明確，精練而完善，舉例不多，但能說明問題。這樣，才可以達到使學生自覺地跟著他學的目的。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

其師。」此之謂乎！

君子要根據學生學習時感到難易不同，從而看出學生的資才的好壞，然後能做到分別情況，對學生多方面的啟發誘導。能夠多方面啟發誘導，才能當好教師。能當好教師才能做首長，能做首長才能當人君。所以說，當教師的，就是學習做領袖。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選擇教師不可不慎重。古書上說：「三代開國，四代治理人民，都是尊重老師的」。就是說的這個意思啊！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屍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大凡學習的過程，尊敬教師是很困難的。尊敬教師，才能重視他傳授的道理；能看重道理，然後百姓才能專心求學。所以君王在兩種情形之下不把臣子當做下屬看待：當臣子當做屬下看待，不把臣子當做屬下看待；當臣子當做屬下看待，當臣子當君王老師的時候，不把臣子當做屬下看待。根據大學的禮制，雖被天子召見，可以免去面向北方行臣子的禮節，這就是為了表示尊敬教師的緣故。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會學習的人，能使教師很省事，卻收到加倍的效果，並且稱頌老師的功勞；不會學習的人，即使老師很勤苦，只收到一半的成效，還要埋怨教師。會提問的人，像木匠砍堅硬的木頭，先從容易的地方著手，再砍枝幹連結的地方，等到時間一久，木頭就脫落分解了（先問容易的問題，再問難題，問題就容易解決，師生因了瞭解義理而喜悅）；不會提問題的人卻與此相反。會對待提問的人，要回答得有針對性，像撞鐘一樣，輕輕地敲，鐘聲就小，重重地敲，鐘聲就大，要有相當的時間，然後各種聲音才能從容地響（讓別人把問題說完再慢慢回答）；不會回答問題的恰巧與此相反。這些都是進修學業的方法。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單靠死記一些零碎的知識，不能作個好教師，一定要（有淵博的知識）隨時準備根據學生的提問，並給以圓滿的回答才行。如果學生提不出問題，然後告訴他是可以的；告訴了他以後，仍不能理解，就不要再講下去了。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始駕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高明的冶金匠的兒子，一定要先去學縫皮襖；高明的弓匠的兒子，一定要先去學編籜箕；用來學拉車的小馬，剛好相反，要放在車後跟著走。君子懂得了這三例子（了解先易後難、由淺

# 道德經

講

義

卷

四

入深、反復練習、循序漸進的方法」的道理，就可以有志於學了。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為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古代的學生，能夠對同類事物進行比較研究。鼓不是五聲的一種，而五聲中沒有鼓音，就不和諧；水不是五色中的一種，但五色沒有水調和，就不能鮮明悅目；學習不是五官中的一種，但五官不經過學習訓練就不會有良好的運用；教師不是五服之親的一種，但沒有教師的教導，人們不可能懂得五服的親密關係而相親相愛。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學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君子說，德行很高的人，不限於只擔任某種官職；普遍的道理規律，不僅僅適用於一件器物；有大信實的人，用不著立誓約而後才相信他；天時有四季變化，無須整齊劃一。懂得這四項道理，就可以有志於掌握根本的道理了。古代的三王祭祀江河的時候，都是先祭河而後祭海，這是因為河是海的本源，而海是河的歸宿。分別源委，這才叫掌握了根本！

道



# 華玉講堂 義書

## 廣視道家思想哲理 弘揚玄道千秋智慧

### 免費義書贈閱



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2431 8688  
email: kerbykuek@gmail.com

YouTube f Daoism Metaphysic  
web: www.kerbykuek.com | web: www.daohk.com

1. 歡迎各人士親身到「華玉講堂」索取  
2. 選擇「郵寄」索取義書者可Whatsapp  
6898 9989  
選「郵寄」人士請提供收件人下列資料  
1. 收件人地址 2. 收件人全名

#### 「華玉講堂·愚徒·宏泓道者」出版書目

1. 《The One Minute Feng Shui》ISBN 978-141-209-178-7
2.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ISBN 978-141-208-281-5
3. 《Power of Feng Shui》ISBN 978-962-899-482-3
4. 《尋龍記·堪輿與考道》ISBN 978-988-813-468-7
5. 《訪宅記·福德與富貴風水之用事》ISBN 978-988-813-495-3
6. 《香港龍脈新論》ISBN 978-988-808-195-0
7. 《神州風水》ISBN 978-988-820-612-4
8. 《堪輿道·與仙的對話》ISBN 978-988-813-430-4
9. 《丹法攝華發微》ISBN 978-988-121-285-6
10. 《香港風水與堪輿玄理》ISBN 978-988-132-940-0
11. \*道 THE GREAT MASTER OF DAO-LU-JU
12. \*呂祖顯化集
13. \*道之傳，盛於呂祖
14. \*人仙言談 ISBN 978-988-121-299-3
15. \*老子\* ISBN 978-988-121-298-6
16. \*玄道合壹\* ISBN 978-988-132-932-5
17. \*人仙言談（第二部）\* ISBN 978-988-132-948-6
18. \*三教之師·呂祖\* ISBN 978-988-144-892-7
19. \*呂祖全書-上卷\* ISBN 978-988-144-891-0
20. \*人仙言談（第三部）\* ISBN 978-988-144-896-5
21. \*呂祖全書-下卷\* ISBN 978-988-144-898-9
22. \*道之傳，盛於呂祖（第三版·簡體修訂版）\*
23. \*醫道還元-上卷\* ISBN 978-988-144-901-6
24. \*醫道還元-下卷\* ISBN 978-988-144-902-3
25. \*道家故事《卷一》\* ISBN 978-988-144-899-6
26. \*渡盡凡夫\* ISBN 978-988-144-903-0
27. \*玄道合壹\*（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28. \*道家故事《卷二》\* ISBN 978-988-144-905-4
29. \*三教之師·呂祖（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0. \*FENG SHUI - Daoism Metaphysic ISBN 978-988-144-908-5
31. \*人仙言談（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2. \*人仙言談（第三部）（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3. \*人仙言談（第四部）\* ISBN 978-988-144-904-7
34. \*小冊子（跟隨：「頭條日報」派發）\*
35. \*道家故事《卷一》（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6. \*道家故事《卷二》（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7. \*渡盡凡夫《卷二》（第二版·簡體修訂版）\*
38. \*康莊大道\* ISBN 978-988-777-814-1
39. \*道德經講義《卷一》\* ISBN 978-988-777-829-5
40. \*人仙言談（第五部）\* ISBN 978-988-786-562-9
41. \*道德經講義《卷二》\* ISBN 978-988-786-564-3
42. \*道德經講義《卷三》\* ISBN 978-988-786-567-4
43. \*人仙言談（第六部）\* ISBN 978-988-786-568-1
44. \*道德經講義《卷四》\* ISBN 978-988-786-572-8



鄧家宙博士

新亞研究所博士，香港史學會董事兼執行總監，兼任大學講師、專欄作者、新城電台嘉賓主持等。專注中國近現代史、香港史、佛教史研究及整理金石文獻。現致力推廣歷史文化，定期主辦專題講座及導賞活動，並編有《香港佛教史》、《香港歷史探究》、《香港華籍名人墓銘集》等著作十餘種。



葉錦明博士

博士現任教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主要教授語言哲學、思考方法學、道家與道教哲學。著作包括《禪宗教引方法析論——評鈴木大拙的分類架構》、《圖靈機功能主義與道教全真派的心靈觀》，以及《邏輯方法與名辯哲學》等。



朱冠華博士

嶺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大學中文系哲學碩士，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文學碩士及博士。師承陳湛銓、蘇文耀、唐君毅、單周堯等教授習經史哲學與文字學。著有《風詩序與左傳史實關係之研究》、《劉師培春秋左氏傳答問研究》。現任香港道教學院及學海書樓講師。



何文匯博士

何文匯，香港大學文學士及哲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哲學博士。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並曾任香港中文大學教務長。學術研究範圍包括粵音、詩詞及《周易》。編著有《粵讀》、《廣粵讀》、《雜體詩釋例》、《詩詞四論》、《周易知行》等中英文專書二十餘種。

華玉講堂

免費課程

精讀 國學班  
風水、道經、書法

重量級導師主講 \*排名不分先後

何文匯博士  
郭翹峰老師 Kerby Kuek  
鄧家宙博士  
黃成益博士  
葉天發道長  
馮冠禎老師  
涂國彬老師 Mark TO  
黃江海副教授

葉錦明博士  
朱冠華博士  
陳沛然博士  
葉長清道長  
禰世聰道長  
黃業雲老師  
劉成湘老師  
徐尚智老師



華玉講堂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852-2431 8688

web：www.daohk.com / www.kerbykuek.com

email：kerbykuek@gmail.com

Facebook search：Daoism Metaphysic





**葉長清道長**

青松觀執行董事，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文化及宣傳小組主席，廿多年來在國內、香港、澳門及東南亞等地之道教團體、宮廟及大專院校等講授弘道，十多年來分別在香港、廣州及東南亞籌劃多起大型廟會及科儀法事活動。



**褶世聰道長**

呂純陽仙師信善門下弟子，多年活躍宏道，曾為紫闕玄觀多職務。鑽研多本道丹經典。玉虛派之講者。《道海和衷》之著作。道德經演講多年。



**葉天發道長**

著作多本三教義書派發達十萬本。道祖《道德經》專題講座，在道堂宣道廿十多年，道教聯合總會講座達十二年，宣道講學，不論金錢報酬，誠望人人，明理歸真。



**黃業雲教授**

黃業雲教授，自幼研究食療養生與中醫養生，今已是鮐背之年，健康長壽之道經驗豐富，仍努力不懈地追求更高層次的養生之道，常走訪香港各大院校演講，進修健康飲食之道。健康之道，關鍵在於做到生活、工作、飲食、運動，以至任何事都保持平衡！



**陳沛然博士**

學歷：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博士、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

經歷：曾任新亞研究所助理教授、論文指導教授。現任香港佛學研究所所長。

著作：佛家哲理通析、竺生道、情之探索與神鵬俠侶、禪到橋頭自然直、刁禪：破解刁鑽禪公案等，與黎耀祖博士合著佛家邏輯通析：圖解因明學》等書。



**黃成益博士**

黃成益博士早於1969年便開始積極投身國際貨運物流業，並先後獲得英國候城大學工商管理學碩士學位（MBA）、英國市場學學會及英國管理學學會之會員資格、林肯大學榮譽管理博士學位。作為國際物流領域的精英，黃成益博士亦熱心於服務慈善團體及弘揚道法，更於中國廣東省協辦興建學校、醫院等設施。



徐尚智老師

古賢聚協會 主席・  
中和 (2009) 慈善基  
金 教練・國際圍棋道  
場主席・香港兒棋院  
老師・圍棋社老師・  
創穎中心教練・關永  
生陳式太極會徒弟・  
中國禪密功香港總會  
會員・韓秉乾氣功教  
室會員・第一城楊式  
太極學會會員・葉式  
太極・武當五形功  
(袁理敏)・振藩國  
術館 (胡鎮南) 徒弟



馮冠禎老師

1942年生於北京，  
是宮廷先天養生秘法  
傳人及先天養生之道  
的創始人；他突破秘  
法的局限和融合西方  
文化特徵，形成獨特  
完整的養生系統。  
並且是藝術家和  
武術家，精通書畫、  
太極、拳術及劍法；  
融會儒釋道三家之學  
問。  
八十年初發現人體  
生命先天本能奧秘，  
研究這寶貴的生命潛  
能。



郭翹峰老師  
Kerby Kuek

研習風水命理超過  
廿年時間，陰陽宅、  
八字、紫微斗數、姓  
名學、面相、易經、  
各門派的風水、鐵板  
神數等等。  
英文虎報風水專欄  
作家，曾接受多間媒  
體訪問，包括CNN、  
BBC、New York  
Times、Malay Mail  
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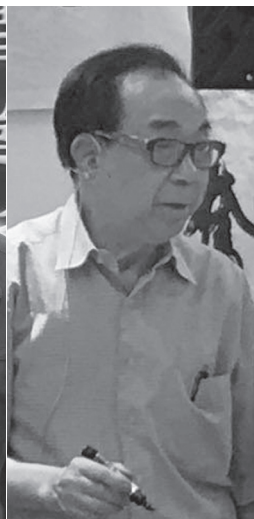
涂國彬老師

香港著名財經評  
論員，熟悉投資者心  
理，分析股匯樓債商  
品不同資產之間的互  
動。在2014年獲中金  
在線選為「最佳港股  
策略分析師」。  
年幼已開始涉獵的  
宗教和哲學思想，並  
以筆名「麥稻」為信  
報文化版撰寫文化評  
論，並透過評論財經  
以闡釋哲理」。



黃江海副教授

文學碩工 (主修傳  
播學)。  
粵語與普通話即時  
傳譯。  
香港道教學院 (兼  
任副教授)。  
曾任職多年香港教  
育學院一持續專業教  
育學院助理講師。  
曾獲推選為香港浸  
會大學校友會董事、  
任教於道慈佛社楊正  
培學校。



劉成湘老師

幼承父兄濡染，  
酷愛中國古代科學及  
文學。青少年起，喜  
讀儒、釋、道、醫之  
經典：易經、道德  
經、論語、黃帝內經  
等。並幸獲輝源、沈  
尹默、陳海鷹、黃君  
璧、馮康侯、趙少  
昂、孫立人諸師啟  
導。從事中國文學、  
氣功、書法教學逾  
四十年。





華玉講堂

名師課程  
免費足本重溫

YouTube

瀏覽視頻

nasisayang

道

華玉講堂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電話：(852) 24318688  
網址：www.daohk.com  
電郵：kerbykuek@gmail.com

f Daoism Metaphysic

華玉講堂

免費課程

足本重溫

欲重溫瀏覽 daohk.com

請在YouTube訂閱我們頻道

重溫課程導師

|                  |       |
|------------------|-------|
| 何文匯博士            | 葉錦明博士 |
| 郭翹峰老師 Kerby Kuek | 朱冠華博士 |
| 鄧家宙博士            | 陳沛然博士 |
| 黃成益博士            | 葉長清道長 |
| 葉天發道長            | 楊世聰道長 |
| 馮冠禎老師            | 黃業雲老師 |
| 涂國彬老師 Mark TO    | 劉成湘老師 |
| 黃江海副教授           | 徐尚智老師 |

道

華玉講堂

Daoism Auditorium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24318688  
web: www.kerbykuek.com  
web: www.daohk.com

YouTube nasisayang

Daohk

f Daoism Metaphysic



# 道德經講義《卷四》 WP157

想了解華玉講堂  
課程及服務，  
歡迎掃描二維碼



系 列／華玉講堂道家叢書——44  
web : www.daohk.com  
web : www.kerbykuek.com

編 著／禰世聰道長

倡印者／愚徒  
太乙純陽派 Tai -Yi Daoist

資料提供／宏泓道者【道法術】研究所——玄道合壹  
Kerby Kuek Chinese Daoism Metaphysic Research Center  
web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出 版／華玉講堂  
地址：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 852-2431 8688 Fax : 852-2486 4866  
web : www.daohk.com web : www.kerbykue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 facebook : Daoism Metaphysic

製 作／才藝館  
地址：新界葵涌大連排道144號金豐工業大廈2期14樓L室  
Tel : 852-2428 0910 / 852-9430 6306 《Roy HO》  
https://www.wisdompub.com.hk email : info@wisdompub.com.hk

版 次／2019年9月初版

定 價／免費贈閱

國際書號／ISBN 978-988-78657-2-8

圖書類別／1.道教/宗教 2.哲學

圖書類別／copyright ©華玉講堂

此書免費贈閱：佛曆二五六三年（西曆二〇一九）歲次己亥年敬印壹千本，讀後如不保存，請轉送親友，廣結善緣，或可再覆印弘揚，讓此書輾轉流通，功德無量。

免責聲明：本書刊的資料只為一般資訊及參考用途，雖然編者致力確保此書內所有資料及內容之準確性，但本書不保證或擔保該等資料均準確無誤。本書不會對任何因使用或涉及使用此書資料的任何因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負上任何責任。

此外，編者有絕對酌情權隨時刪除、暫時停載或編輯本書上的各項資料而無須給予任何理由或另行通知。

本書以盡力保留文章、標貼符號及段落之全部及完整，如有錯漏，請用電郵告知。

# 華玉講堂

志為宏道與振玄  
顯玄道合壹義理



# 學與悟

服 務 宗 旨

弘揚玄學、儒釋道國學等理義。

義書贈有緣學生，

開設各式各樣免費班，

談經論道宣揚呂祖之九美；

道祖之道德；

孔聖之大仁及佛祖之慈悲！

望世人能早覺悟！



WP157



華玉講堂

DAOISM AUDITORIUM

地址：香港上環文咸東街6號順發樓5樓1室

Tel : 852-2431 8688 Fax : 852-2486 4866

web : [www.kerbykuek.com](http://www.kerbykuek.com) & [www.daohk.com](http://www.daohk.com)

email : [kerbykuek@gmail.com](mailto:kerbykuek@gmail.com)



Daoism Metaphysic

特別鳴謝：

華玉講堂——林氏  
紫柏觀——何生何太  
《愚徒》

觀看【證道】短片 掃一掃免費閱讀



ISBN9789887865728



9 789887 865728